

兩兒第

譯文叢書

莫泊桑著

黎烈文譯

兩兄弟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版一渝月四年四十三國民華中
版二滬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鹿 鉅 海 上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書 叢 文 譯
弟 兄 兩

著 桑 泊 莫
譯 文 烈 黎

元 十 價 定

再版記

「兩兄弟」原名 *Pierre et Jean*，是莫泊桑所著少數長篇小說中最有研究價值的一部；尤其是原書前面的一篇代序——「論小說」，可以看出莫氏對於文藝，特別是對於小說的見解，任何時代的文藝學習者，都能從這裏得到許多寶貴的啓示，的確算得近代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外賦。

這譯稿最初在申報連載，爲使讀者易於接受起見，用了一個意譯的名稱：「兩兄弟」。後來編入文學研究會世界文學名著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時，便改照原名音譯爲「筆爾和哲安」。

無論從內容方面說，或從技巧方面說，這樣一部名著是應當獲得相當多的讀者的；然而事實却不然。這，推究起來一定有着很多的原因，但我想一般讀者對於「筆爾和哲安」這兩個外國人名的音譯不能感到興味，當也是原因之一。這次承商務印書館同意，讓我收回版權另印，我便趁着再版的機會，仍舊恢復這譯本最初在報上發表時的名稱「兩兄弟」。我希望這次會有

較好的命運！

譯者三十二年五月一日於永安

論小說

我毫不想在這裏給後面那短短的小說辯護。正巧相反，我要使人了解的意見，還會引起我在兩兄弟（Pierre et Jean）一書中所企圖的心理研究的體裁的批評。

我想一般地論一論小說。

每次出了一本新書，受到同一的批評家的同樣的責備的，並不祇是我一人。

在許多讚揚的辭句裏，我定規找到這出於同一手筆的非難；

「這作品的最大的缺點是：嚴格說來，它不是一本小說。」

人家可以用着同樣的論法回答道：

「那位批評我的文士的最大的缺點是：他不是一個批評家。」

批評家的主要性格實際是些什麼呢？

他得虛心平氣，沒有臆見，沒有派別的念頭，不偏重任何一派的藝術家，他了解。區別：

說明一切最相反的傾向，最矛盾的性質，並容許最歧異的藝術探討。

然而，在有了瑪儂·勒絲哥（註一），保羅和威爾吉尼（註二），吉訶德先生傳，危險的交際（註三），維特，選拔姻緣（註四），克拉立·薩哈羅（註五），愛爾爾（註六），岡底德（註七），珊瑪（註八），勒雷（註九），三個火鎗手（註十），莫勃拉（註十一），哥立沃參（註十二），表妹柏志（註十三），哥俞巴（註十四），紅與黑（註十五），莫班小姐（註十六），巴黎聖母院（註十七），沙郎波（註十八），波娃荔夫人，亞多爾華（註十九），加莫斯先生（註二十），小酒店（註二十一），沙浮（註二十二）等書之後，批評家還敢寫出：『這是一部小說而那卻不是，』在我看來，是有着一種酷似無能的辨識力的。

這類批評家大都以為小說是一件多少像是真的偶然之事，這偶然之事和一個戲曲一樣被人排作三幕：第一幕包含着陳述，第二幕動作，第三幕結局。

這種構造方法是絕對可以容許的，但以別人同樣接受其他一切方法為條件。

真的有着一些做小說的規則，而在那些規則以外寫就的故事便該得着另一個名稱嗎？

如果吉訶德先生傳是一部小說，紅與黑是另一種東西嗎？如果蒙特克利斯多（註二十三）是一部小說，小酒店也是一部小說嗎？人們能够在歌德的選拔姻緣，杜瑪的三個火鎗手，佛羅貝爾的波娃荔夫人，斐耶的加莫斯先生，左拉的萌芽等書中成立一種比較嗎？這些著作裏面那

一種是一部小說呢？這類寶貝規則是些什麼呢？它們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它們是誰人設立的呢？根據着什麼原則，什麼權力和什麼理由呢？

然而這些批評家卻像知道一種構成一部小說並使這小說和另一種不能算是小說的作品有所不同的，確定，不易的方法一樣。這事不過很簡單地表明不是作家的他們，都隸屬一個派別，並且他們像小說家本身一樣，摒棄一切在他們的美學範圍以外想出並寫下的作品。

一個聰明的批評家，反之，應當搜尋一切和既成的小說最不相似的東西，並盡力鼓勵青年開闢嶄新的道路。

所有的著作家，威克安·雨果和左拉一樣，都會固執地要求絕對的，不容有所爭辯的創作的權力，換言之，即是照着他們各人對於藝術的見解，想像或觀察的權力。才能是由獨創性來的，而獨創性乃是一種特殊的，思想，觀看，理解和判斷的方法。可是，那想照着從自己愛護的小說得來的思想去給小說下定義，並設立若干不變的創作的規則的批評家，始終和帶來一種新的方法的藝術家的氣質鬥爭着。一個絕對地名實相符的批評家，祇當是一個沒日傾向，沒有偏愛，沒有熱情的分析者，並且像一個繪畫的鑑定人一樣，祇當品評人家請他鑑定的藝術品的藝術價值。他那什麼都能接受的理解力，應當把他的個性完全消去，使得他甚至能夠發現並讚

揚那些站在常人的地位他所不喜的，而在評判者的地位他得理解的書籍。

可是大致說來，大部分批評家都祇是一些讀者，因此他們幾乎一直不是錯責了我們，便是發情地，沒有分寸地恭維着我們。

單是想在一本書裏使得自己的精神的自然傾向得着滿足的讀者，要求作家適應他的主要的嗜好，並且他始終把那適合他的理想的，愉快的，淫靡的，淒惻的，空想的，或現實的想像力的作品或章節，稱作可以注意的或寫得好的東西。

總而言之，公衆是由許多集團組成的，這些集團對我們叫喊道：

「安慰我罷。」

「使我覺得有趣罷。」

「使我覺得悲楚罷。」

「感動我罷。」

「使我空想罷。」

「使我笑罷。」

「使我顫慄罷。」

「使我哭罷。」

「使我思考罷。」

祇有寥寥幾個出類拔萃的人，才會要求藝術家：

「請照着你的性質，用着最適於你的形式，作點漂亮的東西罷。」

藝術家嘗試着，或是成功，或是失敗。

批評家祇當評斷那由努力的性質所生的結果；他卻沒有權力管到傾向。

這事早已寫過些數次了。卻非永遠重說着不行。

那麼，在那些想要給我們一個畸形，超卓，饒有詩意，使人感動，嬌麗或是壯美的人生幻形的文學流派以後，便來了一個想把真實，——單是真實並且是全部的真實——指給我們看的寫實主義派或自然主義派。

我們必需以同等的興味承認這些非常歧異的藝術理論，而對於這些理論所產生的作品，則需一面演繹地接受孕育這些作品的一般概念，一面單從它們的藝術價值的見地去加以批判。

否認一個作家製作一部詩的著作或寫實主義的著作的權力，即是想要逼迫他改變他的性質，排斥他的獨創性，不許他使用自然給予他的眼睛與智慧。

資備他把事物看得美或醜，渺小或偉大，優雅或兇惡，即是資備他合於某個或某個方法，而沒有一個和我們一致的視覺。

祇要他是一個藝術家，讓他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自己理解，觀察，並構思罷。當我們批判一個理想主義者時，我們先得置身於詩的熱狂的境地，然後證明他的夢是平庸的，凡俗的，還不够瘋狂或壯麗。可是如果我們評判一個自然主義者時，我們便得給他指出在那一宗事上，人生的真實和他書裏的真實不同。

許多那樣不同的派別，不得不使用一些絕對相反的著作方法，這是顯明的事情。

那將永恆的，粗笨的，使人不快的真實變形起來，以便從那裏面取得一件例外的，動人的事變的小說家，應當摒去對於「逼真」的過分的疑慮，隨意所欲地操縱，準備，並安排那些事件，使得讀者看來津津有味，受到刺激或是得着感動。他的小說的計劃祇是一串巧妙地引往結局的匠心的配合。那些事變都向最高點和末尾的效果——即是一串重大的，決定的變故——排列着。漸進着，滿足着當初引起的一切好奇心，使興味得着一個界限，並將所說的故事那樣完全地收束着，以至人們再不想要知道那些最使人癡戀的人物以後會變得怎樣。

反之，那想把人生的真相給予我們的小說家，應當留心避去一切顯得例外的事變的連繫。

他的目的絕不是向我們述說一個故事，使得我們高興或使得我們感動，而是強逼我們去思索，去理解事變的深刻而又隱微的意義。因為充分看過並想過，他以一種特有的，從那些深思熟慮的觀察的全體得來的的方法，瞧着宇宙，萬物，事實與人。他想再現在書裏，傳達給我們的，便是這種個人的世界觀。爲着使我們像他自己一樣被人生的光景所感動，他得憑着一種精密的類似，把它再現在我們的眼前。所以他要有一種那樣巧妙，那樣矯飾，而外表那樣簡單的方法構成他的作品，使人無從窺測並指出它的計劃，無從發見他的意向才行。

他不會悄悄地製造一宗偶然之事，並用著一種使人從頭到尾感覺興趣的方法，把它開展起來，而會在他的人物或人物們的生涯的某個時期裏抓着他們，憑着一些自然轉移法，把他們引到下一個時期。他可以用着這種方法時而指出精神怎樣受着周圍的情況的影響而起變化，時而指出感情和愛慾怎樣發展起來，在社會的一切階層裏，人們怎樣相愛，怎樣相恨，怎樣相鬥，布爾喬亞的利益，金錢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政治的利益，怎樣相爭。

所以，他的計劃的巧妙絕不在乎感動和魅惑，絕不在乎一個使人神往的開端，或是一個使人心動的結局，而在那顯出作品的定義的，亙古不變的小事的巧妙的集合。假使他想把一個人的十年的生活容納在三百面書裏，在包圍那生活的一切人物裏面，指出其特別和獨有的意義，

他便得知道在無數日常瑣事之間，除去對他無用的一切，而以一種特殊的方法表出淺識的觀察者所見不到的，而給予他的著作以效力，以全體的價值的一切。

人們懂得這樣一種任何人都能看出和舊法迥乎不同的創作手腕，常是使得批評家迷了道路，他們不能覺見一部分現代藝術家常用來代替那叫做「情節」(Intrigue) 的唯一策略的一切那麼纖細，那麼隱秘，幾乎看不到的線索。

總而言之，如果過去的小說家選擇並述說人生的危機，靈魂和心的急激狀態，現在的小說家便寫着在平常狀態裏的心，靈魂和智慧的故事。爲着產生他所追求的效果——即是單純的現實的感動——和爲着顯出他所要取出的藝術的教訓——即是現代人在他眼前的真實的啓示，——他祇能使用一些含有一種永恆的，不能拒絕的真實的事實。

可是即使站在這些寫實主義的藝術家的見地，人們也當討論並爭辯他們那像是可用這幾個字歸結起來的理論；「單是真實並且是全部的真實。」

他們的意旨既在表現一部分恆久的，通行的事實的哲理，他們便得常常爲着逼真而害及實際地修改事變，因爲：

「真實是有時可以不像真的。」

寫實主義者，倘是一個藝術家的話，他不會企圖把人生的平凡的照相示給我們，而會把比現實還要完全，還要動人，還要可據的幻影給予我們。

述說一切是不可能的，因為那樣便每天至少要有一卷書來列舉充滿我們生命的無數沒有意義的事變才行。

因此不能不有選擇，——這你是加於「全部的真實」的理論的第一個打擊。

並且人生是由最歧異，最出人意外，最相反，最不調和的事物組成的；它是粗野，沒有次序，沒有聯絡，充滿着不可解說的，沒有條理的，矛盾的，應當歸在「各種事實」一類裏的災難的。

所以藝術家既選定了他的主題，便祇能在這充塞着偶然和無聊之事的人生裏，採取對於他的題材有用的特殊的事情，而把其餘一切拋在一邊。

在無數例證裏隨便舉出一個罷：

世上每天死於不測之禍的人的數目是很多的。可是我們能够在一篇故事中間，藉口要加入不測之禍，而使一片瓦落在一個主要人物的頭上，或是將他投在車輪底下嗎？

並且生活對於一切無所軒輊，它使得事實急轉下去，或是任其無限際地遷延着。反之，藝

術卻在使用預防和準備，處理一些巧妙而又矯飾的轉變，憑着唯一的結構的手腕，顯示主要的事件，而對於其餘的事件則按照它們的重要程度，給以和它們相合的浮彫，以便產生作者想要指出的特殊的真實的深刻的感覺。

所以「寫實」在乎隨着事實的通常的邏輯，給人以真實的完全的幻覺，而不在照着事實層出不窮的混亂情形，把它們拘泥地膽錄起來。

我對於這事的結論是：有才能的寫實主義者更當稱作幻想家。

並且，相信真實是怎樣幼稚的事啊！既然我們每人在我們的思想裏和我們的官能裏都有着我們的真實。我們的眼睛，我們的耳朵，我們的嗅覺，我們的種種趣味，造出和世上所有的人的數目相等的真實。而那從這些受着種種不同的印象的官能得到教訓的我們的頭腦，理解，分析，判斷，正如我們每人屬於另一個種族一樣。

因此我們每人不過做了一個世界的幻覺，詩的，感傷的，愉快的，憂鬱的，污穢的或悲哀的幻覺，隨着各人的性格而定。而作家除掉憑着他所學來的而又能够運用自如的一切藝術的手腕，忠實地將這幻覺再現之外，沒有旁的使命。

美的幻覺，那是人類的同意！醜的幻覺，那是可以更改的意見！真的幻覺，它決不是恆久

不變的！卑劣的幻覺，它吸引着那樣多的人們！大藝術家乃是那些強迫人類接受他們的特殊幻覺的人。

既然每一種理論都祇是一種自己分析的性質的普遍化的表現，那麼我們不要對於任何理論懷抱不滿。

有兩種理論，尤其時常被討論，人們不將它們兼收並蓄，卻使它們彼此對立着。這即是純粹分析小說的理論和客觀小說的理論。分析派的人要求作家致力於指出心靈的最微的發展，和決定我們的行爲的一切最隱秘的動機，對於事實則僅祇給以相差頗遠的次要的地位，事實是到着點，是一塊單純的路碑，是小說的託詞。依照他們的意見，我們便得像一個哲學家編纂一本心理學書一樣，寫作這些精確而又富於空想的，想像和觀察混在一塊的作品才行，便得從最遠的起源開始；陳述着原因才行，便得說出一切意志的一切理由，並鑑別一切在利益，愛慾或本能的刺激之下動作着的潛神的反動才行。

反之，客觀派（怎樣可厭的字眼啊！）的人，却主張把人生一切事實的精確的表現給予我們，留心避去一切複雜的說明，一切關於動機的議論，而祇限於使人物和事變通過我們的眼底。

對於他們，心理學應當隱藏在書裏，正如它實際藉着事實隱藏在生活裏面一樣。

是這樣胚胎起來的小說，可以得着興味，可以使故事發生波瀾，可以得着色彩，得着活動的人生。

所以，客觀的作家，不嘵嘵於解釋一個人物的精神狀態，而尋求着這心靈狀態在一定的情況底下，必需使這人完成的行爲或姿勢。他們使他在本書裏從頭到尾採取着某種律身行己的方法，以致他所有的行爲，所有的動作，都是他的本性，他的一切思想，一切意志，一切遲疑的反映。然則他們不顯露心理，而隱藏心理，他們將它作爲作品的骨組，正如看不見的骨骼是人身的骨組一樣。給我們寫照的畫師是不會把我們的骨骼描繪出來的。

我並沒覺得用這種方法寫作的小說，在真摯一點上也有所得。第一它比較逼真，因爲我們所見到的在我們周圍活動着的人們，是絕不把他們的行爲的動機告訴我們的。

其次我們要顧到的是：假使因爲充分觀察人們的結果，我們能夠頗爲確當地決定他們的性質，因而可以預料到他們在一切環境裏的生存方法，假使我們能夠明確地說：「有着某種性質的某人，在某種場合會作這事，」但我們決不會由此便能一個一個地決定那非我們所有的他的思想的一切祕密的發展，那和我們的本能不同的他的本能的一切神密的要求，那官能，神經，

血，肉，都和我們殊異的他的天性的一切模糊的慈憑。

一個孱弱的，溫和的，沒有熱情的，單是愛好科學和工作的人的天才，無論怎樣偉大，他決不能將他自己完全投入一個健壯的，淫蕩的，猛烈的，被一切欲望或甚至一切惡習所煽動的壯漢的心和身體裏面，以便理解並描出那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的最內在的衝動和感覺，即使那時他預料並說出他的生涯的一切行動。

總而言之，從事純粹心理的人，祇能在他安置他的人物種種境地，去代替他的一切人物，原因是他不能改變他的器官，——它是外部生活和我們之間的唯一仲介者，它強制我們接受它的知覺，決定我們的感受性，在我們身上創造一種和我們周圍的一切靈魂完全不同的靈魂。我們的幻想，我們憑着官能的幫助得來的對於世界的認識，我們關於生活的思想，我們祇能將它的一部分移入我們想要發露那內在的，沒人認識的人來的一切人物裏面。因此我們在一個國王，一個殺人犯，一個強盜或是一個正人，一個婊子，一個尼姑，一個少女或是一個小菜場的女商人的身體內所表現的始終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是不能不同樣向自己發問的：「假使我是國王，殺人犯，強盜，婊子，尼姑，少女或小菜場的女商人，我會做什麼，我會想什麼，我將怎樣行動？」所以我們只能在改變着年齡，性別，社會地位。和被自然圍上了一道不能超越的

器官的柵欄的我們的「自我」的一切生活狀況時，才能使得我們的人物各各不同。

能够不讓讀者認出藏在那供我們隱藏「自我」之用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假面底下的這「自我」，才算手腕。

可是單從完全精確的見地說，純粹心理分析雖然有着可以論駁的地方，它却能給予我們以和其他一切工作方法同樣美麗的藝術作品。

眼前的例子，現今有着象徵主義者，爲什麼不能拿他們作例呢？他們的藝術家的夢想是值得尊重的；並且他們有着這特別有趣的事實，他們知道而他們擁護着藝術的極端的難點。

實際，在現今還會寫作，是要非常瘋狂，非常大膽，非常傲慢或非常愚蠢才行。在出過那樣多的具有如此不同的性質，如此複雜的天才的大家以後，還有什麼不會作過的東西可作，不會說過的事情可說呢？在我們裏面，誰能自負寫過在旁的書中不早就有着的約略相似的一頁一句呢？當我們念書的時候，我們，那樣裝飽了法蘭西的文字，以至我們全身使我們覺得像是一種文字做成的麵團一樣的我們，曾經遇到不是我們所熟悉的，至少我們不會有過模糊的預感的一行一句嗎？

那僅想憑着一些已知的方法使得自己的讀者高興的人，一面暴露着自己的平庸，一面安心

地寫着一些供給無知和懶惰的羣衆閱讀的作品。可是那些身上有着過去若十世紀所有的文學的重負的人們，那些因爲夢想較高，什麼都不能滿足，什麼都覺可厭，什麼都像已經陳腐，自己的作品始終給予自己一種無用而又平凡的工作之感的人們，終至判定文藝是我們在最偉大的作家的著作裏發見不到幾頁的一種不可捉摸的，神祕的東西。

若干韻語，若干文句，突然念來，彷彿一種驚人的天啓似的，使得我們一直戰慄到心底；可是底下的韻語便和一切韻語相似，接在後面的散文便和所有的散文相同。

有天才的人們，因爲自己身上有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創造力，無疑的他們是絕沒有這類變煩和這類痛苦的。他們並不自己判斷他們自己。其餘的人們，單是一些自知和有恆的工作者的我們其餘的人，我們除非憑着不斷的努力，是不能和那難以克服的失望戰鬥的。

有兩個人，憑着他們的簡單而又明瞭的教訓，給了我以這種始終嘗試的力：這兩人即是路易·布耶（註二十四）和鳩斯達塢·佛羅貝爾。

如果我在這兒說到他們和我，那是因爲概括在寥寥幾行裏的他們的忠告，對於有些並不像初入文壇的人一樣大都不免的那樣自信的青年，也許有用的緣故。

我在得着佛羅貝爾的友情之前兩年光景，以一種稍稍親密的形式先認識了的布耶，因爲常

常對我說着百行甚或更少的詩，如果無懈可擊，如果包含着一個人——即使是第二流的人——的才能和獨創的要素，便足夠博得一個藝術家的聲譽一類的話，使我懂得了不斷的工作和技藝的深刻的認識，在一個頭腦清明，充滿着力和誘惑的時日，由於一個和我們的心靈的一切傾向十分投合的題材的可喜的遇合，可以招致這短促的，唯一的，並且是我們所能產生的完善的作品的出現。

其次我懂得最著名的作家也差不多不會留下過兩冊這樣的作品，並且我懂得最要緊的是要有無數供給我們選擇的材料中間發見並識別那將吸收我們所有的能力，我們所有的價值，我們所有的藝術的力的題材的機會。

稍後，我間常見到的佛羅貝爾，對我發生了好感，我大膽把我的幾篇習作拿去請他指教。他親切地讀著它們，回答我道：「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才能。你拿給我看的東西證明你具有一種智慧，可是，年青的人啊，千萬不要忘記這個罷：才能——照着蒲豐（註二十五）的話說來——祇是一種悠久的耐性·用功呀！」

我用功着，並且常常轉到他那裏去，我懂得自己使他高興着，因為他開始笑着把我叫做他的弟子。

在七年之中，我做了一些詩，一些短篇小說，一些中篇小說，我甚至還寫了一本極壞的戲曲。這些東西現在一篇都沒留下。師傅讀着一切，隨後在下一個星期日，用着午餐的當兒，發揮着他的批評，並漸漸地在我身上貫注兩個原則——那都是他的悠長而又饒有耐性的教訓的提要：「如果有着一種獨創力時，」他說，「第一便該使它顯露出來；如果沒有的話，便該得到一種。」

「才能是一種悠久的耐性。——這事是在相當久地並且相當注意地凝視着自己想要表現的一切，以便從那裏面發見一種還不會被任何人見過和說過的狀態。因為我們使用自己的眼睛時，總免不了憶起前人對於我們所注視的東西的意見，所以在一切東西裏面都還有着未曾被人探檢過的處所。極微的事物也包含着少許未知的地方。去尋出它來罷。爲着描寫一道正在燃燒着的火和一樣生在平原上的樹，我們便得一直面對着這火和這樹，待到它們在我們眼中同任何旁的樹和任何旁的火顯得不同才止。」

「人們要這樣才會成爲獨創的。」

此外，他於提出全世界沒有兩粒砂子，兩匹蒼蠅，兩隻手或兩條鼻子絕對相同的這真理時，強制我在幾句話裏表現一個人或是一個物件而能明白寫出其特點，而能使得這人或物件與同

種族同種類的其餘一切的人或其餘一切的物件判然不同。

「當你經過一個坐在自家門口的雜貨商前面，」他對我說，「一個抽着烟斗的門役前面，一個僱用馬車的停車處前面時，請把這雜貨商和這門役，他們的姿勢，他們的憑着畫像的手腕描寫出來的，包含着他們所有的道德的性質的整個身體的形狀，以一種不會使我把他們和任何旁的雜貨商或任何旁的門役混同起來的方法指示給我罷，並且請以一句話使我看出一匹僱用馬車的馬和她前後五十四旁的馬有着什麼不同罷。」

我已在旁的地方詳述過他對於文體的意見。那些意見和我下面所說的觀察的理論有着密切的關係。

不論人家所要說的事情是什麼，祇有一個字可以去現它，一個動詞可以使它生動，一個形容詞可以限定它的性質。因此我們得尋求着，直到發見了這字，這動詞和這形容詞才止，決不要安於「大致可以，」決不要爲着躲避困難而求援於一些詐僞的字句——卽使是巧妙的詐僞也不行，——而求援於一些諧謔的語言。

人們應用着波亞洛（註二十六）這句詩時，你可傳達並表現出最微妙的事物：

「一個用得其所的字可以教人以力。」

爲着固定思想上的一切細微的差異，我們絕用不着現今人們假託藝術文字的名義，強迫我們接受的那種奇怪，複雜，無意味的語彙；而得憑着一種極端的明敏，鑑別一個字的價值隨着這字所佔的地位而起的一切變化。而得儘量減少意義幾乎難以捉摸的名詞，動詞和形容詞，儘量增多以種種形式構成的，安排得非常巧妙的，充滿着響朗的音調和精妙的韻律的，形形色色的文句。與其成爲珍奇的言辭的收聚者，還是讓我們努力成爲優秀的文體家罷。

要將文句操縱自如，使它說着一切，甚至說着它不能表現的事情，使它充滿未盡之意，充滿秘密的，不會表明的企圖，確實比發明一些新的辭句，或是在無人認識的舊書裏面搜尋一切我們已經失却習慣和意義的，在我們看來如同一些死語一樣的辭句，更爲困難。

並且，法蘭西文是那些裝模做樣的作家從來不能也永遠不能擾亂的一泓清水。每一個世紀都把它的習慣，它的浮誇的古語，它的矯飾，投在這透明的流水裏，而這類無用的嘗試，無能的努力，却不會在那水上浮起一點什麼。這種文字的本性是要成爲明白，合理，并有力的。它不會讓它自己變爲柔弱，晦澀或腐敗。

現今那些在製造形像而不注意抽象的用語的人們，那些使得雹或雨毀壞玻璃的「清潔」的人們，也可用石子投擲着他們的同僚的「樸實！」石子或許會擊着那有身體的同僚，但決不

會損及那沒有身體的「樸質」。

基·德·莫泊桑。

一八八五年九月於愛特烈達之拉·基葉特。

（註一）*Manon Lescaut* 是十八世紀法國大小說家普勒服斯特甫（*Abbe Prevost*）的一本最有名的心理分析小說，作者在那裏面對於情慾有着極為深刻的描寫。

（註二）*Paul et Virginie* 是柏爾拿丹·德·聖筆爾（*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1737-1814）的一本歌頌自然的小說，因為給了當時淫靡的法蘭西社會一口純潔新鮮的空氣，會風行一時。

（註三）*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是叔德羅·德·拉克羅（*Choderlos de Laclos* 1741-1783）的作品，也是法國十八世紀的一部極好的小說，全書由許多尺牘組成，描寫當時法國上流社會的風習的敗壞，極為真實，深刻。

（註四）*Les Affinites electives* 與維特（*Werther*）同為德文豪歌德的名著。

（註五）*Clarissa Harlowe* 是英國小說家理查孫（*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的傑

作。

(註六) *Emile* 是法文豪盧梭作的教育小說。

(註七) *Candide* 是法國十八世紀大文豪伏爾泰 (Voltaire) 的一部最有名的諷刺小說。

(註八) *Cinq-Mars* 是法國浪漫派詩人威尼 (Alfred de Vigny 1797-1863) 所作歷史小說。珊瑪是路易十三的佞臣，為書中最主要人物。

(註九) *Rene* 是法文豪夏安卜里昂 (Chateaubriand 1768-1848) 的名著。

(註十) *Les Trois Mousquetaires* 是法國名小說家大杜瑪 (Dumas Pere) 的傑作，中國有伍光建氏的轉譯本，改名「俠隱記。」

(註十一) *Mauprat* 是法國女流作家喬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的著作。

(註十二) *Le Pere Goriot* 是法國十九世紀大小說家巴爾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的名著。

(註十三) *La Cousine Bette* 也是巴爾扎克的作品。

(註十四) *Colomba* 是十九世紀法國最傑出的中篇和短篇小說的作者梅里美 (Prosper Mérimée) 的名著。哥命巴是地中海哥爾斯島 (Corse) 上的一個美貌，勇敢的英雄。梅氏此書

對於哥爾斯島的人情風習有着非常動人的描寫。

(註十五) *Le Rouge et le Noir* 是法國著名心理分析小說家斯湯達爾 (Stendhal) 的傑作之一。

(註十六) *Mademoiselle de Maupin* 是法國名詩人戈替葉 (Theophile Gautier 1811-1872) 的作品。

(註十七) *Notre-Dame de Paris* 是法國十九世紀浪漫派大詩人雨果 (Victor Hugo) 的名著。

(註十八) *Salammbo* 和 *波娃葛夫人* (Madame Bovary) 同為法國寫實主義派巨子佛羅貝爾 (Custave Flaubert) 的傑作。

(註十九) *Acéphale* 是法國心理分析小說家薩斯當 (Benjamin Constant 1767-1833) 的名著。

(註二十) *Monsieur de Camors* 是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斐耶 (Octave Feuillet 1821-1893) 的作品。

(註二十一) *L'Assommoir* 是法國自然主義派文豪左拉的名著。

(註二十二) *Sapho* 是法國名小說家都德 (Alphonse Daudet 1841-1897) 的作品。

(註二十三) Monte-Cristo 也是大杜瑪的名著。

(註二十四) Louis Bouilhet (1823-869) 法國詩人兼劇作家。

(註二十五) Buffon (17 7-1778) 法國十八世紀大博物學者兼作家。

(註二十六) Boileau (1636-711) 十七世紀法國詩人兼批評家。

「呀！」——羅蘭老爹突然叫說。他好久以來一動都不會動過，兩眼注視着水，有時候以一個很輕的動作，把那垂在海裏的釣竿舉起。

在船尾，坐在那被邀來一塊兒釣魚頭的陸醉米太太身旁假寐着的羅蘭媽媽，醒來了，轉過頭對她的丈夫說：

「怎的！……怎的！……老爹！」

那暴怒着的老實漢子回答：

「再也沒有一條魚來碰一碰釣鈎了。從正午以來，我什麼都不會釣到。我們以後應該祇和男子漢一塊釣魚，娘兒們老是使你出發得太遲。」

他的兩個兒子，筆爾和哲安，一個坐在船的左面，一個坐在船的右面，每人拿着一根釣竿，這時不禁一齊笑起來。哲安對他的父親說：

「爸爸，你對於我們的客人太不客氣了。」

羅蘭老爹不好意思起來，道歉說：

「請你不要生氣，陸太太，我一向是這樣的。因為我歡喜和太太們在一塊，所以把她們請來，隨後，等我覺得自己登在水上，我便把全副心思放在魚上了。」

羅蘭媽媽這時完全醒清楚了，帶着一種感動的神情，瞧着岸壁和海的廣綿的邊際。她喃喃的說道：

「可是你已經釣得不少呢。」

但她的丈夫搖頭表示不然，雖則他同時對那魚籃投着好意的一瞥——三個男子捕獲的那些魚，還在籃子裏模糊的跳動着，我們可以分辨出由那膠粘着的鱗，疲弱無力而勉強鼓起的翅，和那在致命的空氣裏的呵欠等，所成的一片溫柔的聲響。

羅蘭老爹把魚籃抓到兩膝之間，把牠傾側起來，使那一注銀子似的魚兒流到籃邊，以便瞧見驚底的那些，於是牠們那種垂死的悸動更加劇烈了，魚身的強烈的氣味。一種有益的海潮的腥氣，從滿滿的籃腹升起。

老漁人用力的吸着這種臭氣，好像人家吸着薔薇的香氣一樣，說道：

「啊！真新鮮，這些魚！」

隨後他繼續說道：

「你釣到了多少！你，醫生？」

他的大兒子筆爾，一個三十歲的漢子，頰上的黑色鬍子剪得像司法官的一樣，嘴唇和下顎的鬍鬚剃得光光的，回答他道：

「啊！不多，祇有三四條。」

父親轉身問次子道：

「你呢，哲安？」

哲安是一個長着金黃色頭髮的修長的少年，滿臉鬍鬚，卻比他的哥哥現得年輕得多，微笑

着輕輕回答：

「和筆爾差不多，不過四五條罷了。」

他們每次老是說着這使得羅蘭老爹開心的謊話。

他把釣絲纏在槳架上，兩臂又在胸前，說道：

「我以後下午決不再釣魚了，十點鐘一過，這就完了。魚不再來上釣了，牠在太陽底下睡午睡。」

這位老實漢子以一種業主的滿足的神氣瞧着他周圍的水。

這是以前巴黎的一個首飾商人，因為非常歡喜航海和釣魚的緣故，當他剛剛有點積蓄，可以靠着利息儉儉的生活下去時，他便從賬櫃裏抽身出來了。

他退隱在哈佛爾，買了一隻船，成了一個非職業的水手了。他的兩個兒子筆爾和哲安，留在巴黎繼續上學，有時趁着假期回來和他們的父親分享着釣游的樂趣。

中學畢業後，大的一個筆爾，比哲安長五歲，接連地感到自己對於種種職業的長處，一樣地試了半打，對於每種職業都很快的感到厭倦，立刻投在另一些新的希望中。

最後，醫學引起了他的興趣，於是他異常熱心的研究起醫學來，結果竟在頗為短促的研究，和在教育部長那邊取得縮短修業年限的特典之後，新近通過了醫生試驗。他是一個熱狂，聰明，易變而又固執的人，他充滿了空想和哲學的念頭。

哲安和他的哥哥剛好相反：他的哥哥長着黑頭髮，他長着金黃的頭髮；他的哥哥暴躁，他卻甯靜；他的哥哥恨心很重，他卻非常溫從。他安安穩穩地學着法律，新近，他的哥哥取得了醫生的文憑，他也同時取得了法學士的文憑。

於是兩兄弟都回家來休息一下，並且，如果情形好的話，兩人都想在哈佛爾執行業務。可是一種模糊的嫉妬，一種在兄弟姊妹間一天天擴大起來，直到成年還差不多看不出來，

要遇到其中一個結婚或是得到一種意外的幸福時才會暴發起來的那樣隱伏着的嫉妒，使得兩人在一種兄弟的，無害的親密狀態中彼此警戒着。不錯，他們都友愛，但他們卻彼此覬覦着。華爾的年齡比哲安大了五歲，他帶着一種被寵愛的小畜生的敵意，瞧着另一個小畜生突然出現在他父母親的手臂中，且被他們那樣痛愛着，撫弄着。

哲安是從小就成了一個溫柔，善良和性格的模範；而華爾因為不絕的聽到別人稱讚這大孩子，卻漸漸的焦躁起來。在他看來，哲安的溫柔即是軟弱，善良即是愚蠢，而好意即是盲目。他的父母原是平和的人，祇希望兩個孩子將來能夠獲得一種有體面但卻平庸的地位，實備他不應當見異思遷，……不應當興奮，責備他那些失敗的企圖，和一切好高騖遠，力不從心的志向。

當他成了大人以後，人家雖不再對他說：「你看看哲安，學學他罷！」但每次當他聽見別人反覆說着：「哲安做了那樣，做了那樣，」他懂得這些話裏的意思和那裏面包含的暗示。

他們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一個儉約的，感情頗為敏銳的布爾喬亞，天生就一種溫柔且細心的性格。她不斷地調解着兩個兒子每天由那種共同生活的最細微的事所發生的小小的敵意。並且這時還有一個輕微的事變使得她不狠安甯。她害怕事情要弄得麻煩起來，因為去冬當她

的兩個孩子正在結束他們的專門研究時，她認識了一個鄰居陸醉米太太，一個兩年前死在海上的遠洋航海船長的未亡人。這青年寡婦非常年青，還祇二十三歲，是一個本能地認識生活的聰明女人，好像一匹自由的獸一樣，好像她曾見過，經過，了解並衡量過一切事變一樣，她能以一種健全，仄狹，但含着好意的才智批判着。她習慣了每天晚上要跑到這兩位和善的鄰居家裏喝杯茶，閑談一會兒，

想作水手的那種奇癖不斷地昂奮起來的羅蘭老爹，常在他們那新交的女友面前打聽已死的船長的事情，而她也談着她的丈夫，她丈夫的游歷和那些陳舊的軼事等，她是那樣踴躍地談着，完全表現出一個愛生，敬死，有理性且能忍耐的婦人。

兩個兒子回來後，發見這美麗的寡婦常來家中，便立刻動手對這女人獻媚起來，主要的動機不在使得這女人喜歡，而在戰勝自己的同胞。

謹慎而又注重實際的他們的母親，極希望兩人中有一個能够征服這寡婦，爲的是這年青女人非常有錢。可是她又同樣希望另一個不至於有一點悲痛。

陸醉米太太是一個金髮照眼的女人，輕鬟一圍，無論怎樣微細的風皆可以吹起。小小的臉孔現得果斷，勇敢，好戰，和她那優淑的氣質全不相稱。

因爲性情相似的緣故，兩人裏面，她早像中意了哲安。可是這種偏向只表示在那幾乎覺察不出的聲音和眼色的差異裏面，並且她有時接受他的意見，也只在眼色裏面看得出來。

她似乎猜到哲安的意見可以使得他自己的更加堅定起來，而筆爾的意見則無可避免的一定和她不同。當她談到醫生的思想，他的政治、藝術、哲學、倫理等等的思想時，她有時說着「你那些無稽的事情。」於是，他便以一種司法官的冷酷的眼光瞧着她，彷彿在預審着女人的訴訟，一切女人們的訴訟，這些可憐的東西啊！

羅蘭老爹在兩個兒子沒有回家的時候，曾沒有邀她一同去釣魚過，並且他也曾沒有把自己女人帶去過，原因是他歡喜在黎明以前同博齊汝船長和帕帕格里老水手一同出發。博齊汝船長是一個退職的航海家，漲潮的時候在埠頭上碰見了而成爲密友的；帕帕格里老水手則綽號真E] (Jean-Bart 66) — 70 (著名海賊) 替他擔任看船的職務。

可是上星期某晚，在他家裏吃飯的陸太太對他說：「釣魚一定是很有趣的事情罷！」
做過首飾商人的羅蘭老爹聽着這話使非常高興，並且想使她也能領會自己的嗜好，好像宜教師想收得一些信徒一樣，叫說道：

「你願意一路去嗎？」

「自然噯。」

「下星期二好嗎？」

「好的，下星期二。」

「但你能够在早上五點鐘動身嗎？」

她發出一個驚駭的叫聲；

「啊！不行，這樣早。」

他不禁失望了，冷淡起來了，並且登時懷疑她對於這事並沒有什麼興趣。

但他仍舊問道：

「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動身？」

「可是……九點鐘罷！」

「不能再早嗎？」

「不，不能再早，這已經太早了！」

這好人兒不禁躊躇起來了。去得這樣遲一定會什麼都得不到的，因為如果太陽厲害的話，

魚再不會上釣的；可是兩兄弟連忙玉成其事，立刻整備並決定了一切。

因此，次星期二，羅蘭老爹的釣船「珍珠號」便把錨拋在赫茨海峽的蠻蠻白石底下了；大家釣到中午，休息一會，隨後又再釣，但什麼都不會釣着，羅蘭老爹到這時才知道陸醉米太太其實僅只喜歡在海上游游，對於釣魚一層並不重視，又看見所有的釣竿連動都不再動一下，便不禁在一種無理性的焦燥的動作中吐出了一聲有力的「吁」。這聲長吁是同時向那不關心的寡婦和無法捕捉的魚類發出的。

現在他以一種慳吝者的喜躍之情瞧着釣到的魚，他所有的魚；隨後他抬頭望着天空，看見太陽已經偏西，說道：

「好罷！孩子們，我們預備回去罷？」

兩兄弟便把釣絲收好，把釣鉤措乾掛在軟木塞上，等候着。

羅蘭老爹站起來好像船長般的探望着天際說：

「沒有風了，用槳划回去罷，孩子們！」

他隨又突然伸開手臂指着北方說：

「嚇，嚇，蘇蕩甫登（Southampton 英國商港）的船啦。」

在那像一塊藍綢一樣緊張着，浩翰，燦爛，反射着如火如荼的陽光的平坦的海面，在羅蘭

老爹所指的地方，有一團淡黑的煙雲昇在玫瑰似的天空裏。而在這煙雲下面，我們可以瞧見那從很遠的地方看去好像很小很小的船。

朝南望去，我們還可看見從哈佛爾堤岸附近發出的許多別的煙雲，那堤岸僅祇現出一條白線和像一隻角尖一樣筆直的燈塔。

羅蘭老爹問道：

「今天該是「諾曼底號」進口的日子罷？」

哲安回答：

「是呀，爸爸。」

「把望遠鏡遞給我，我猜那地方的一隻船就是牠。」

羅蘭老爹把望遠鏡的銅管拿長，對準他的眼睛，尋覓着視點，突然，他高興自己看到了：「對啦，對啦，是牠，我認識牠那條烟筒。陸太太你要看看嗎？」

她接過望遠鏡，朝那在遠處的橫渡大西洋的郵船望去，無疑的她沒有能夠對準那郵船，因為她什麼都看不出，祇看見一片藍，加上一個顏色的圓圈，一個圓圓的虹，隨後便是一些煙作嘔的奇怪的現象，一些黑影。

她把望遠鏡還給羅蘭老爹說：

「我是從來不曉得使用這東西的。這事以前還使得我的丈夫生氣過，他是常在窗戶前面立着幾個鐘頭瞧那些輪船經過的。」

羅蘭老爹很覺掃興，說道：

「這一定是你的眼睛有什麼毛病，因為我這望遠鏡是極好的呀！」

隨後他把望遠鏡遞給他的女人道：

「你要看看嗎？」

「不，謝謝。我不用看就知道我是不能看到什麼的。」

羅蘭太太是一個四十八歲而外表還看不出有這樣年紀的女人，她對於這次的海游和這落日的美景，好像比誰都感覺快樂。

她那褐色的頭髮還才開始變白。她有着一副沉着而有理性的臉孔，一副快樂，和善，逗人喜歡的臉孔。照她的兒子筆爾的話說來，她是懂得銀錢的價值的，可是這事並不妨礙她領略夢想的風味。她歡喜讀小說和詩，這不是爲着牠們的藝術價值，而是因爲牠們能伴她興起一些憂鬱而又溫柔的沉思。據她說，一句詩，常是一句平凡的不好的詩，也使得小小的心弦顫動，而

她覺得幾乎實現了一個神祕的願望。她很樂於消受這類輕微的感動，這類使得她那像一本賬簿一樣の有條理的心情稍稍擾亂的感動。

自從她來到哈佛爾以後，她顯着的發胖起來，她從前那非常苗條，非常婀娜的身材，因此日漸隆重。

這次海上的游玩使她非常快樂。她的丈夫並不是惡人，但虐待她正如那些小店裏的暴君無怒無恨地虐待別人一樣，在這些暴君，指揮就等於發誓。當着一切陌生人，他矜持着，但在家裏，他便放任起來並使出種種駭人的樣子，雖然他其實是什麼人都害怕的。她呢，因為最怕吵鬧和無用的解釋，老是讓步着，從來不會有所要求；因此，好久以來，她不敢再要羅蘭帶她到海上去游散了。所以她這次很欣喜地抓着這機會，她享受着這稀有的新的樂趣。

從出發以來，她便把整個身子，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沉浸在這溫柔的水上的滑走裏。她什麼都不想，摒去一切回憶和希望，她覺得她的心像她的身子一樣，飄浮在一種柔軟的，流動的，美妙的東西上面，這東西搖着她，使她昏昏然。

當爸爸吩咐歸航時說：「喂，坐在划槳的地方去罷！」她便微笑着瞧着她的孩子們，她那兩個大孩子，把他們的衣裳脫去，把襯衫的袖子捲在赤裸裸的手臂上。

靠近兩個女人坐着的筆爾抓着右邊的槳，哲安抓着左邊的槳，他們等着主人叫說：「一齊向前！」因為照主人的意思，駛船的動作是必須有規則地執行的。

以同樣的努力，他們一齊把槳打入水中，隨後將身子向後仰倒並盡力把槳往前划去；於是為表現他們的精力起見，開始了一個鬪爭。他們來時原是揚着帆緩緩駛來的，但現在風已息了，而兩兄弟的那種男性的驕傲却忽然覺醒過來，想要互爭雌長。

當他們單是同父親一路去釣魚時，他們也這樣划着，並沒有一人把舵，因為羅爾老爹一面注視着小船的進行，一面還要預備釣竿，他祇用一個手勢或一句話指揮着：「哲安，慢一點！——」筆爾，你用力一些！」或是說：「第一號用力一點，第二號用力一點。」心不在焉的那個便划得重一點，划得太急的那個便划得鬆一點，而那小船便復歸平穩了。

今天他們却要表現他們的筋力。筆爾的兩臂瘦而多毛，但很結實；哲安的兩臂又肥又白，並還現得微紅，皮下青筋盤盤，隱約可見。

起初是筆爾佔着優勢。牙齒咬得緊緊的，額上現着細紋，兩腿伸直，雙手緊握着槳，每用力一下，槳便全部沉在水裏向前划去，而「珍珠號」便向海岸飛駛。為着把後面的位子全讓給兩個女人而自己在前面的羅爾老爹，聲嘶力竭的指揮着：「第一號慢一點，——第二號用力

一點。」但第一號更加猛力地划着，而第二號弄到不能接應這沒有規則的猛划。

主人最後祇好下令：「停住！」兩條槳一齊舉起，而哲安遵着父親的命令單獨的划了幾下。可是從這時起優勢却被他佔到了；他興奮起來，激昂起來，而筆爾却氣急着，因為先刻用力過度而感到困乏，變得疲弱了，喘促了。接連四次，羅蘭老爹不得不喝令停住，好讓年長的一個鬆一口氣並使那錯了方向的小船走入正路。於是醫生弄得額汗涔涔，兩頰蒼白，心裏感着恥辱和憤怒，吃吃的說道：

「我不知道我怎麼弄的，我心裏起着拘繫。我動身的時候原是好好的，而現在這毛病却使得我兩臂乏力了。」

哲安問道：

「讓我一個人划着雙槳好嗎？」

「不，謝謝你，這毛病馬上就會過去的。」

看着這情形厭煩了的母親說道：

「得啦，筆爾，你自己弄到這樣子究竟有什麼意思；你又不是一個小孩。」

他聳聳肩又開始划着。

陸醉米太太裝作不看見，不懂得，不聽到這回事似的。每逢船一動，她那小小的金黃色的頭，便很美麗的突然向後一仰，因此揚起了那兩鬢上的纖髮。

但羅蘭老爹叫道：「看啦，『亞爾培親王號』趕上我們了。」於是大家瞧着。船身長而低，兩隻烟筒向後傾着，兩個黃色輪罩圓圓的正像兩頰一樣，這蘇蕩甫登的船載着一些乘客和張開着的小陽傘，以全速力開到了。牠那兩隻發着騷響的快輪，把水擊成泡沫，便牠現得像是很急促的樣子，像是一個急郵的樣子；船的前部狠正地把海切開，同時掀起兩道薄的透明的波浪，沿着船身向後溜去。

當牠走到距離「珍珠號」釣船很近時，羅蘭老爹揚着他的帽子，兩個女人搖着她們的手帕，六七頂小陽傘便也很厲害的在那郵船上搖蕩着表示答禮，船走過了，還留下一些迂徐的波動，在牠身後那平靜的輝煌的海面。

我們還可以看到別的頭上簷着黑烟的輪船，遠遠的從四面八方向這短而白的堤岸奔來，這堤岸正像一張口一樣，把牠們一隻一隻地全吞下了。那些漁船，那些在水天交接處溜走着的輕桅大帆船，由一些小得看不見的小汽船拖着；或慢或快的一齊向這吃人的惡魔奔來，這惡魔有時候也好像吃得飽了，向大海裏擲出另一些郵船，兩桅貨船，兩桅快行船，和載着一些縱橫

是板樁的三桅船等。那些急行着的汽船，或左或右的向大洋的坦腹上逃走了，而那些被拉繯的小汽艇丟下的帆船則靜止着不動，正在——從大桅棚起到小桅止——拉上白的或棕色的布帆，這些布帆在落日裏面看來好像紅的一樣。

羅蘭太太半閉着眼睛，喃喃地說道：

「天啊，這海景多美啊！」

醉醉米太太帶着一聲悠長的，但却沒有絲毫淒涼意味的歎息回答：

「是噠，但她有時做出很多壞事呢。」

羅蘭老爹叫道：

「看噠，『諾曼底號』在港口出現了。你們看她大不大，嚇？」

隨後他便把對面的海岸，那邊，那邊，塞萊河河口另一面的海岸說明給大家聽，「這河口有二十公里，」他說。他又指出威爾威而，特洛威而，奧爾伽特，卡恩河，盧克，亞洛曼施，和那使得航行危險到奢埠才止的卡爾瓦多礁石。他更討論着塞萊河的沙帶問題，這沙帶每逢漲潮一次便要移動位置，連基爾柏孚的領港們倘不每天走過那航路，也會要發生意外的。他又叫人注意到哈佛爾怎樣的分離上諾曼底（Haute Normandie）的淺灘。在下諾曼底（Basse

My commandio) 那方面，平坦的海岸降下來成爲牧場，草原，耕地，直達海濱。上諾曼底的海岸則恰恰相反，牠是直立着的，牠是一道經過斧鑿的，凸凹不平的，堆偉的懸崖，綿互着成爲一條無際的白色的城壁，直到丹克爾格爲止，而這斷岸的每一個小灣都藏着一個村落或一個埠頭，如：蒙特爾達，非剛，聖瓦勒里，勒特盧波，狄麥甫等是。

兩個女人全沒有注意他的話，她們已被幸福陶醉了，她們看着大洋上滿是船艙，而這些船艙正像許多獸類在牠們的洞口附近一般跑着，簡直看得出神了：她們一聲不響，浩瀚的水和天使她們感到了自身的渺小，溫和而又壯麗的落日使她們驚歎到無言可說。祇有羅蘭老爹一人，滔滔不絕地說着：他是一個什麼都不會使他擾亂的人。女人們比較神經過敏一點，當是莫明其妙地感着一種無用的語聲正同一種粗俗的言辭一樣使人難受。

筆爾和哲安這時已平靜了，都慢慢地划着；而那在許多大船旁邊顯得異常渺小的「珍珠號」釣船，便向碼頭駛去。

當船靠岸時，在那裏等候着的巴巴格里水手，便牽着兩個女人的手把她們接上岸來；大家便進了城。街上閑人很多，都是每天滿潮時到堤岸去閒眺的人，他們也回來了。

羅蘭媽媽和陸太太走在前面，後而跟着三個男子。當走上巴黎路時，她們有時停在一架帽

店或一家銀樓面前細看一頂帽子或一件首飾；隨着，彼此表示了一點意見之後，又走開了。

在交易所廣場前面，羅蘭老爹和平常一樣瞻望着那船舶停得滿滿的並被別的港汊延長起來的交易港，巨大的船身，肚子碰肚子地在那裏而停泊着四五排。那些靠着碼頭綿互到幾個公里的無數的桅杆，那一切附着帆架，橋頭，繩索的桅杆，使這城市中心的裂口現得像一個很大的死樹林一樣。一些海鷗伊盤旋在這沒有葉的森林底下，等到有人把什麼殘渣擱在水裏時，便像一塊石頭落下般的直飛下來；還有一個鬼做水手的幼童，在一根高桅的頂端裝置一個滑車，看去好像爬在那上面去尋覓鳥巢似的。

「你願意和我們一塊吃一餐毫不客氣的晚飯，一同完結這天嗎？」羅蘭媽媽問陸太太。

「那自然好極了。我也毫不客氣地接受着。這樣同游了一天之後，孤零零地跑回家去，會感到非常孤寂的。」陸太太回答。

聽到了這番話而早就因那少婦對於自己的冷淡感着難堪的筆爾，輕輕說道：「好，這寡婦現在竟自己插進我們家裏來了。」最近幾天以來，他稱呼這女人做「寡婦。」這名詞雖什麼也不加以說明，却使哲安聽到那音調就感着憤懣，在他聽來，這名詞是險惡的，含着凌辱意味的。

於是三個男子直到他們的住宅門前為止，再沒有說出一句。這住宅是一座灰狹的，上下共有三層的房子，位置在柏爾諾曼德街。他們家裏的使女約瑟芬是一個十九歲的小女孩，是一個從鄉下出來的廉價的女僕，臉上特別富於鄉下人那種驚異和粗蠻的樣子，她跑來把門開了，讓
大家進來，再把門關上，跟在主人後面走到位置在二樓的客廳裏面，然後說道：

「有一個先生來過三次。」

每次和這使女說話都免不了要怒吼着的羅蘭老爹，叫道：

「究竟是誰來過，難道他沒有名字嗎？」

她是從來不因爲她主人的咆哮而慌亂起來的，她又說道：

「公證人（Notaire）家裏的一個先生。」

「那個公證人？」

「那麼，說是卡魯先生家裏的好了。」

「他說過什麼話，這位先生？」

「他說卡魯先生今晚會親自到這裏來。」

勒卡魯先生是和羅蘭老爹有來往的公證人，並還有點兒交誼的朋友。他既然預先叫人來通

知說他晚上要來拜訪，那一定有什麼緊急的重要的事情；於是羅蘭一家四口彼此瞧着，正和一切家產不豐的人怕和公證人發生什麼交涉似的，大家被這消息弄得不安了。因為在他們腦中，一個公證人的名字是會令人想到條款，繼承遺產，訴訟，可喜或可怕的事情等一大堆念頭的。爸爸在沉默了幾秒鐘之後，喃喃的說道：

「這究竟有什麼事情？」

陸太太笑了起來：

「不要想了罷，這定是一件關於繼承遺產的事情。我相信一定是的。我是一位福星呢。」可是他們從來沒有希望過什麼人死後能夠遺留一點東西給他們。

對於血族關係有着非常好的記憶力的羅蘭媽媽，即刻便在腦中搜索自己和丈夫兩方面所有的親戚，一面追溯着一代一代的親子關係，一面推諉着堂表兄弟姊妹關係的枝系。

她連帽子都沒有取去便問道：

「喂，爸爸，（她在家裏叫她的丈夫做「爸爸」，當着客人面前有時叫「羅蘭先生，」）喂，爸爸，你記得約瑟勒布魯續娶的女人是誰嗎？」

「記得的，一個姓杜美尼的女孩子，一個紙店老闆的女兒。」

「他有孩子嗎？」

「我記得有的，最少有四五個。」

「不對，那麼這方面不會有什麼了。」

她已經熱心的在從事於這種搜索，她渴望着有一注小小的財喜從天空掉落在他們身上。華爾原是非常疼愛他的母親的，他知道他的母親有點喜歡空想，他恐怕那消息不是好的而是壞的時候，會使得他母親失望，感着小小的痛苦，小小的悲哀。他阻住她道：

「媽媽，你不要太熱心了，現在已不會再有美國叔父那樣的事情了。據我想來，十分之九是來給哲安說親的。」

大家聽着這話都微覺意外，而哲安因為他的哥哥當着陸太太面前說到這事更加有點怫然。

「爲什麼會是給我說親而不是給你呢？這假設是大有討論之餘地的。你是長子；照理別人會先想到你的。並且，我，我不願意結婚。」

筆爾嘲笑他道：

「然則你已是誰的戀人了嗎？」

另一個很不高興，回答道：

「難道一定要做了誰的戀人才好說他還不願結婚嗎？」

「啊！對了，這『還』字改正了一切；你等待着。」

「隨你的便，就算我等待着好了。」

但羅蘭老爹聽着他們的話，思索了一下，突然得到了那最真似的結論：

「得了！我們這樣挖空腦袋想着真蠢透了。勒卡魯先生是我們的朋友，他知道筆爾在找尋一間診所，哲安在找尋一間律師事務所，他一定是看見有什麼地方適合你們兩人裏面那一個的需用。」

這事是這麼簡單而又可能，所以大家都同意了。

「晚餐預備好了，」使女說。

於是各人走回了自己的房間，以便在坐上餐桌以前，把手洗一洗。

十分鐘後，他們在樓下那間小飯廳裏用着晚餐。

起初大家都不響；但過了一會兒，羅蘭老爹又對於公證人的訪問重新發生了疑問。

「究竟他爲什麼不寫信來，而要親自來呢？」

筆爾覺得這事很自然。

「這一定是因爲立刻要一個答覆；並且他也許有些祕密條款要告訴我們，而這事人家是不大歡喜寫信的。」

可是羅蘭一家四個人還老是在揣測着這事，並且四個人心裏都覺得不該把這不相干的女人邀來晚餐，使得他們不便爭辯並決定一切。

當使女報說公證人到了的時候，他們剛回到二樓的客廳裏。

羅蘭連忙跑近去。

「晚安，親愛的大師（Maitre）。」

他給勒卡魯先生以這「大師」的尊稱，這字原是連接在一切公證人姓名底下的。

陸醉米太太站起身說：

「我回去了，我非常疲倦。」

大家稍爲挽留了一下；但她決意不肯，於是她便一個人走了，不像平時一樣，三個男子裏

面總有一個人陪送着。

羅蘭太太急忙走近新來的客人：

「請用一杯咖啡好嗎？」

「不，謝謝你，我剛吃過飯來。」

「那麼，喝一杯茶好嗎？」

「我不說不要，可是稍爲慢一點，我們先來談論事務罷。」

公證人說出這兩句話後，大家便寂然無聲，祇聽到時鐘的有節奏的擺動，和樓底下使女洗刷鍋子的聲響，這使女是蠢到連在門外偷聽都不會的。

公證人再開口說：

「你們在巴黎認識一個叫做瑪賴沙先生嗎，一個叫做雷恩·瑪賴沙的？」

羅蘭夫婦發出那相同的含着驚歎的答語；「確是有的！」

「這是你們的一位朋友嗎？」

羅蘭說道：

「最好的朋友。但這是一位巴黎狂；他從來不肯離去巴黎的大街。他在財政部當司長。我自從離開京城以後，便沒有再看見過他。並且我們早就連音信都斷了。你懂得啦，當彼此離得

很遠……」

公證人便嚴重的說道：

「瑪賴沙先生已經去世了。」

男子和女人都有着這小小的悲傷驚詫的動作，這動作不論是假裝的或真實的，但當一般人接到這類消息時，總會立刻表現出來的。

公證人勒卡魯先生接着說道：

「我在巴黎的同業已把他那遺囑裏面的主要條款通告我了，他在那條裏載明以你的兒子哲安，哲安·羅蘭先生，爲他全部財產的繼承人。」

大家聽着這話驚異到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羅蘭太太最先抑住了自己的感動，吃吃的說道：

「天啊，這可憐的雷恩……我們的可憐的朋友啊……天啊……天啊……死了……！」

她的眼睛裏現出了眼淚，女人們靜靜的淌着的眼淚，這種流在頰上現得那般沉痛而又那般晶瑩的，從靈魂裏發出來的悲哀的點滴。

但羅蘭老爹一心貫注在那繼承遺產的喜訊上面，老友的死亡倒不在乎。可是他不敢即刻詢問遺囑的條款和財產的數目；爲要達到這有關係的問題，他繞着圈子問道：

「他是害什麼病死的，這可憐的瑪賴沙？」

這事勒卡魯先生完全不知道。他說道：

「我祇知道死者沒有直接繼承人，他把所有的財產——每年有兩萬佛郎左右的利金附着百分之三的債務——全部留給你的第二個兒子，他說這是他看着出生，長大，並且認為適於接受這筆遺贈的人。如果哲安先生不願收納時，這筆遺產將捐給育嬰堂裏的棄兒。」

羅蘭老爹再也不能藏住他的快樂了，他叫道：

「好呀！這真是一種好心思。我，如果我是沒有後裔的話，我也決不會忘記把我的財產遺贈給這位正直的朋友！」

公證人微笑着說道：

「我早就很高興地想着要親自來報告你們這事。把一個好消息帶給人家，這總是一樁快事啊。」

他毫沒有想到這個好消息是一個朋友的死訊，是羅蘭老爹的一個最好的朋友的死訊，而羅蘭自己也很快地忘記了他剛才那樣確切地敘述出來的親密的交情。

祇有羅蘭太太和她的兩個孩子保持着悲戚的容顏。她仍在微泣着，用手帕揩着眼睛，隨後再把手帕擱在嘴上，壓住那沉重的歎息。

醫生輕輕地說道：

「這是一位正直的，非常慈和的人。他常常請我們吃飯，我和我的弟弟。」

哲安兩眼睜得很大，且神采奕奕，他以一種熟練的手勢，把他那美麗的金黃色的鬚鬚擺在右手裏面，一直摸到最長的幾根的尖上，好像要把牠們拉長並弄薄似的。

他把嘴脣動了兩次，也想說出一句適當的話，但搜尋了好久之後，他祇找着這樣兩句：

「他確實很喜歡我，我每次去看他的時候，他總抱吻我。」

但爸爸的思想卻在馳騁着；在這已經發表，並像是已經獲得了的遺產的周圍馳騁着，在這隱藏在門後，祇要表示接受，一會兒或是明天就會進來的金錢的周圍馳騁着。

他問道：

「這決不會有什麼麻煩嗎？……不會有什麼訴訟嗎？……不會有人來表示異議嗎？……」

公證人勒卡魯先生現得狼安定的樣子：

「不會有的，因為據我那在巴黎的同業報告的狀況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這事祇要哲安先生表示接受就行了。」

「好極了，那麼……這筆財產是狼明白的啦？」

「非常明白的。」

「一切手續都已齊備了？」

「都已齊備了。」

突然，這退休的首飾商人感着一點羞慚，因為自己這樣忙着探詢所引起的一種模糊的，本能的，一瞬即逝的羞慚。他又說道：

「你知道我立刻問着這些事情，不過爲着使我兒子能够避免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煩。這事有時候是有着一些債務，一種困難的局面的，我那裏數得出來呢，我？而接受的人便陷在一堆紛亂的棘叢裏。總而言之，繼承遺產的並不是我，不過我總得先替小東西想一想。」

在家庭間，大家常叫哲安做「小東西」，雖然他其實比菲爾長得高大多了。

羅蘭太太突然像是從夢裏醒來，像是記起了一宗以前聽說過的，遙遠的，差不多遺忘了的事情，並且她還覺得這事靠不住似的，她吃吃的說道：

「你剛才不是說我們可憐的瑪賴沙把他的財產留給我的兒子哲安嗎？」

「對啦，羅太太。」

於是她又簡單的說道：

「這事使我非常歡喜，因為這證明他愛我們嘍。」

羅蘭站起身說：

「你要我的孩子立刻簽寫接受的字據嗎？」

「不……不……羅蘭先生，明天，明天，在我的事務所裏，下午兩點鐘，如果你們有空的
話。」

「好的，好的，當然有空！」

於是羅蘭媽媽也站起身，在流過眼淚之後，現在卻微笑着，走近公證人，把手放在他的椅背上，以一個含着謝意的母親的那種感動的眼光瞧着公證人，問他道：

「那嚮你剛才答應的那杯茶要不要喝呢，勒卡魯先生？」

「現在我很樂意喝了，羅太太。」

使女喚來後，先去拿來了一些用很深的洋鐵盒盛着的乾點，那種好像做給鸚鵡那樣堅硬的嚼去啄的脆而無味的英國點心，那種鏢在一些金屬的盒子裏好像給人帶去環遊世界的點心。隨後她又跑去拿來一些折成小方塊的灰色飯布，這種寒素人家從來不洗的吃茶用的飯布。第三次她再跑去拿來了糖壺和茶杯；隨後她又跑去燒水去了。於是大家等待着。

沒有一個人能夠說出什麼；各人腦裏的事太多了，沒有什麼話可說。祇有羅蘭太太尋出了幾句沒有意思的話。她講着今天在海上釣魚的事，把釣船「珍珠號」和陸陸米太太稱讚了一番。

「滴漂亮，滴漂亮，」公證人一再說。

羅蘭老爹把背靠在壁爐的大理石上，好像冬天爐子裏燒着火的時候一樣，兩手插在口袋裏，嘴脣動來動去，像要吹哨起來，他被那種要把所有的快樂全部發洩出來的強烈的欲望所苦，再也不能安靜坐下了。

兩兄弟則一左一右坐在客廳當中小圓桌旁的兩張同樣的靠椅裏，彼此都以相同的姿勢把一條腿子又放在另一條腿子上，眼睛直視着前面，態度相似，而表情卻完全不同。

茶終於燒來了。公證人接過一杯，調了些糖，把一片小小的硬到啃不動的餅干在那裏面浸碎了之後，把茶喝乾了，隨後他便站起身和大家握了握手告辭出去。

「這事就是這樣啦，」羅蘭老爹重複說，「明天，在你那邊，兩點鐘時候。」

「就是這樣，明天，兩點鐘。」

哲安一句話都沒有說。

公證人走了以後，大家靜默了一下，隨後羅蘭老爹走去把兩個手掌拍着他那次子的兩肩叫
說道：

「怎的！好運道的小子，你還不抱吻我嗎？」於是哲安微微一笑，抱吻着他的父親說：「
這事我並不覺得是必不能少的。」

但這老實人再也抑制不住他的狂喜了。他走來走去，用他那拙劣的指甲在傢具上彈着，站
在腳踵上旋轉着，再三說：

「怎樣的幸運啊！怎樣的幸運啊！唉！這真是一個幸運！」
羅爾問道：

「然則你從前和他非常相熟嗎，和這瑪賴沙？」

父親回答：

「自然說，他每晚到我們家裏來頭的；但你總還記得每逢休假日，他到學校來接你，並且
吃過晚飯後他常常再把你送回學校去的。啊，不錯，哲安生出來的那早上，還是他去找的醫生
呢！當你母親覺得痛楚時，他恰在我們家裏吃飯。我們即刻知道你母親快要臨盆了，他便飛奔
去找醫生。他匆忙間竟把我的帽子當作他的藏去了，因為我們後來常是爲着這事笑痛肚子，所

以我至今還記得。也許他臨死的時候還想起了這些瑣碎事情呢？他既沒有任何繼承人，他便想……「啊，我對這小子的出生是盡得有力的，我要把我的財物留給他。」

羅蘭夫人坐在一把靠背椅上，好像已沉浸在往事的回憶裏。她喃喃地像在告白她的心事似的：

「啊！這是一個正直的朋友，一個非常熱忱的，非常忠實的朋友，一個現在這時代難得遇見的人。」

哲安站起身說：

「我出去散一散步。」

他父親吃了一驚，想要留住他，因為他們有話要說，他們要計劃一些事情，決定一些事情。但這少年藉口有一個約會，一定要出去。並且他們在掌有那遺產之前，也儘還有着充分的時間來商量呢。

於是他出去了，因為他想要離開一切人，獨自考慮一下。隨後筆爾也說要出去，幾分鐘後，跟在他兄弟後面走了。

等到祇剩下羅蘭老爹和他的女人在一塊時，他便把她抱在懷裏，在她每邊頰上吻了十下，

爲着報復她常常給他的一個責備，他對她說道：

「你看，親愛的，我們那時不再留在巴黎給孩子們作牛馬，掙來這裏恢復我的健康。這事是毫沒有什麼損失的，因爲財喜是從天上掉給我們了。」

她現得很嚴肅的樣子說：

「這財喜是從天上掉給哲安的，可是筆爾呢？」

「筆爾！但他是醫生，他可以自己賺到……賺到一些錢，並且他的弟弟也定會幫助他一點。」

「不，他不會受的。而且這筆遺產是給哲安的，祇給哲安一人的。這樣，筆爾便遠不及他兄弟富有了。」

這老實人好像感着困難似的：

「那麼我們將來在遺囑上多留給他一點好了。」

「不。這也不是很公平的辦法。」

他叫說道：

「啊！那便怎麼辦呢，嚇！這事你要我有什麼辦法呢？你老是尋覓種種使人不快的念頭。」

你樣樣都要信。掃興的。啊，我去睡覺了。晚安。無論如何，這總是一個好運道，一個頂頂好運道！」

於是他甚麼都不管，快快樂樂的跑去睡覺去了，對於那位那樣慷慨死去的朋友，一句惋惜的話都沒有。

羅蘭太太又對着燒焦了的洋燈開始凝思。

筆爾出門後，便向巴黎路走去，這條路燈光燦爛，市面繁盛，人聲嘈雜，是哈佛爾的主要的馬路。海濱微涼的空氣輕拂着他的臉孔，他慢慢走着，手杖掛在臂上，兩手剪在背後。

他覺得自己不大舒服，步履沉重，好像得到了甚麼不好的消息一樣，心裏感着不滿。他腦裏並沒有什麼明確的念頭使得他煩苦，他自己開頭也說不出這種身心兩方面的不快究竟從何而來。他覺得有個地方有着毛病，但又不知道究竟在什麼地方；他身上有着一個小小的痛處，一個差不多覺察不出的傷痕，人們雖找不出這傷痕的所在，可是這傷痕卻使人窘促，疲倦，悲痛，惱怒，這是一種不認識的輕微的苦痛，一種悲哀的種子似的東西。

當他走到戲院前面的廣場時，他覺得自己受着托爾托尼咖啡店裏燈光的引誘，於是他緩緩地向那明亮的門面走去；可是當要進去的時候，他想到他會在那裏遇到一些朋友，一些熟人，一些必得和他們交談的人；於是他對於這種平凡的小茶杯和小酒杯的交誼，突然感着厭惡。他回轉身再走上那條把他引往碼頭的主要的馬路。

他心想：「我究竟要到什麼地方去呢？」一面卻在尋覓一個他歡喜的，可以使他的精神狀

態愉快的地方。但他尋不到這樣的地方，因為他既生氣自己不該弄到孤零零的，他又不願意碰見任何人。

當他走到那大碼頭時，他還躊躇了一次，隨後便轉身向堤岸走去：他選下了孤獨。

他在防波堤上觸着了一條木樁，他便坐下來，他已懶得走了，他還沒有散步之前，便已感着厭倦了。

他心想：「我今晚到底怎麼的？」他便在回憶裏思索自己究竟有什麼不滿，好像對一個病人查問發熱的原因似的。

他具有那種容易受刺激同時又善於反省的氣質，他熱中地想着，隨後又很有理性地推究着，贊許或責難着自己的興奮；但他的本性究竟強過理智，尚感覺的他始終壓制着尚理智的他。

他這時在思索着自己這種委靡，這種什麼都不希望而需要動的心思，這種想遇見和自己意見不會一致的人的要求，以及對於自己或許會遇到的人和這些人或許會對自己說出的事物的厭惡，這種種情緒究竟從何而來。

他自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是不是因為哲安得到遺產的緣故？」

對啦，總之這是可能的。當公證人宣布這項消息時，他曾覺得他的心跳得比平時厲害一點。

·不錯，我們是有時不能自主的，我們得受到一些自然且頑固的感動，我們對於這類感動是無法克制的。

他開始深刻地反省着這生理學上的問題。這由某一事實在那本能的生物身上發生的印象，同時在他身上造出許多痛苦或快樂的念頭和感覺所引起的生理學上的問題。這些念頭和感覺是和那因理智的教養變得比本身優越的有思想的生物所希求、所舉發、所判定的良好而且純正的念頭和感覺相反的。

他努力想要明瞭那受着一筆巨額遺產的兒子的心理，這兒子因為有了這遺產便可以去嘗試那希求已久而被一個父親的鄙吝所禁遏的種種快樂。這父親雖是為他的兒子所疼愛，但也為他的兒子所怨憾。

他站起身，再向堤岸的盡頭走去。他覺得舒服了一點，他因為懂得了自己煩躁的原因，窺見了自己的隱衷，發現了另一自我而滿意着。

「然則我是嫉妬哲安啦，」他心裏想。「這的確頗為卑劣，這事！我現在確信我這猜測是對的，因為我聽着他獲得遺產的消息時，最初想到的便是他會和陸醉米太太結婚。可是我又不歡喜這有理性的饒女人，這使人生厭的賢淑的少婦。那麼這是一種沒有條件的嫉妬，這簡直

是嫉妬的本質，這即是爲嫉妬而嫉妬的嫉妬啦！這事得注意才行！」

他走到了那指示船埠裏而水的高度的信號柱前，他擦燃一支火柴，照着那上面開着的已經到達港外，等着下次漲潮進口的那些船名。快要進口的船裏面有巴西，巴拉他，智利，日本各國的汽船，兩隻丹麥的雙桅帆船，一隻挪威的雙桅快船和一隻土耳其汽船，他看見「土耳其汽船」幾個字時，好像看見「瑞士汽船」似的大吃一驚；他便在一種奇怪的夢想裏見到一隻大船，載着許多人纏了頭巾，穿着大腳管的鞋子爬在那些繩索上面。

「我想得多蠢，」他想：「土耳其民族本來是一個善於航海的民族啊。」

他又向前走了幾步，然後站住凝視着海灣。靠右首，在聖安特勒絲海灣上面，赫佛角的兩座電力燈塔，好像兩個畸形的，雙生的 Cyclopes（神話裏面的額上單生一眼的巨人）一樣，向海面投射着他們的長而且強的眼光。從兩個相鄰的焦點發出來的這兩條平行線，正像兩座彗星的巨大的尾巴似的，沿着一個正直的無際限的斜面，從海岸頂上落到水平線的奧底。其次在兩條堤岸上，另外有兩道燈光，像上面那兩個巨人的孩子似的，指示着哈佛爾港的入口；還有那邊，在賽萊河的另一面，我們還看到另一些燈光，另外許多的燈光，或動或靜，或明或暗，像許多眼睛一樣，時而張着，時而閉着，那些黃的，紅的，綠的，各處港口的眼睛，睨着那翻

隨的蓋滿船隻的海面，那些好客的大陸的靈活的眼睛，單是憑着牠們眼險的不變而有規則的機動的動作，我們彷彿看出牠們在說：「這是我，我是特洛威而，我是恩佛萊，我是彭多德美河。」還有那高出其他一切燈塔的，從這樣遠的地方望去使人看作一顆行星的愛安威而航空燈塔，在越過大河河口的沙帶指示着洛安（Lochin）的路。

隨後在那湛深的水面，在那比天還黑的，沒有邊際的水面，我們好像看見這裏那裏都有一些星星。牠們在夜霧裏顫慄着，現得小小的，有些隔得很近，有些隔得很遠，也現得有白的，紅的，綠的各種顏色。這所有的星星差不多全不移動，但偶爾也有幾個好像在奔跑着；這些那些拋了錨在等着漲潮港口的或由遠處開來寄碇的船的燈火。

恰在這時候，月亮從城市後面升起；她恍若一個巨大的神聖的燈塔，燃在天空來領導那無窮盡的真的星星一樣。

筆爾喃喃地，幾乎提高着喉嚨說道：「多麼偉大啊，而我們卻爲着幾個小錢來淘氣！」突然，在離他很近的地方，在兩條堤岸之間的那大而黑的墜壕裏面，溜過了一個黑影，一個個不可思議的巨大的黑影。他伏在花崗石的欄杆上向下望去，他看見一隻漁船開回堤岸裏面來了，這漁船走過時，沒有一點人聲，沒有一點水聲，沒有一點槳聲，祇是被那滿孕着海風的棕

色大帆輕輕推着前進。

他心想：「如果我們能够生活在這漁船上，那我們該會多麼安穩啊！」隨後當他再向前走幾步時，他看見一個人坐在堤案的盡頭。

這是一個夢想者嗎？一個情人嗎？一個哲人嗎，還是一個幸福的人或一個悲哀的人呢？這究竟是什麼人？他走了近去，他懷着好奇心，想要看看這孤獨者的臉孔：他認出這人就是他的兄弟。

「嚇，是你嗎，哲安？」

「嚇，……筆爾……你跑來這裏幹什麼？」

「我來呼吸點空氣，但你呢？」

哲安笑了起來：

「我也一樣來呼吸一點空氣。」

於是筆爾坐在他的弟弟旁邊。

「你看這景緻不是美麗極了嗎？」

「是哩。」

聽着他的聲音，他便知道哲安什麼都不會看；他再說道：

「我呢，我每次來到這裏，我便瘋了般的想要遠行，想要跟着這些船舶跑去北邊或是南邊。你試想想看，那邊，這些點點的火光都是從世界各處來的呢，從那些有着大花和蒼白的或銅色的美女的國度來的呢，從那些有着蜂雀、象、獅、黑人酋長的國度來的呢，從一切像我們的寓言裏所描寫的那樣的國度來的呢，——雖然我們已不再相信有「白貓」（十七世紀法國女文學家多爾洛亞伯爵夫人 *Comtesse d'Aulnoy* 所作故事）或「睡林美人」（著名童話作家佩洛 *Charles Perrault* 所作故事）那樣的事了。假如我們能夠到這些地方去走走，這是多麼開心的事啊；可是這事要有一些錢才行，要有許多錢……」

他突然停住不說了，他心想他的兄弟現在已有錢了，並且他有了錢，什麼都不必憂慮，他不必每天工作，他自由自在；毫無拘束，他幸福，快樂，他可隨意到什麼地方去頑，他可以去親近那些長着金髮的瑞典佳人或是古巴京城的黑髮美女。

隨後他常常有的那種來得異常突兀，迅速，他自己既不能預料，也不能制住，也不能改變的，他自己覺得像是從另一個獨立而猛烈的靈魂出發來的，那種非出本心的思想之一在他的腦子裏過：「呀！他太蠢了，他不會去這樣享樂，他曾和那姓牌的小寡婦結婚。」

他站起身來。

「我讓你一個人去夢想着你的將來罷；我呢，我需要走動走動。」

他和他弟弟握了握手，隨後又用一種非常誠懇的語調說道：

「好啞，我的小哲安，你現在鬧啞！我很高興今晚上能够一個人碰見你，可以對你表白這事是怎樣的使我開心，我是怎樣的爲你慶幸，並且我是怎樣的愛你。」

天性柔和又溫順的哲安，聽了這話非常感動，吃吃地回說道：

「謝謝……謝謝……我的好筆爾，謝謝。」

於是筆爾一個人慢慢的打回頭了，手杖掛在臂上，兩手剪在背後。

當他走回到城裏的時候，他又考慮他究竟要作何消遣，他未能盡量散步，因爲遇着他的弟弟，未能盡量賞玩海景，心裏很不高興。

他忽然想到：「我到瑪洛斯科老爹那邊去喝一杯甜酒罷；」於是他又向丹古威而區那方面走去。

他是在巴黎各公立病院見習的時候認識瑪洛斯科老爹的。這是一個因爲政治關係亡命國外的波蘭老頭兒，據別人說，他在波蘭曾經有過一些可怕的故事，他跑來法國重新受了一番考試

之後，便執行他的藥劑師的職務。他過半的生活如何，大家一點都不知道，因此在醫院中那些住院見習生和院外見習生之間，稍後在他的隣居裏面，都流行着關於他的種種傳說。這種趣着奇蹟，獲保首領的可怕的反叛者，虛無主義者，叛逆者，不顧一切的愛國志士等等的名譽，引動了筆爾·羅蘭的冒險而日激越的幻想：他因此和這波蘭老頭兒成了好朋友，可是他並沒有從他那邊聽到任何關於他以前生活的告白。這老頭兒和哈佛爾本開業也還是靠着這青年醫生的力量，他希望這新進的醫生會給他拉到許多顧客。

在這希望還不會實現的時候，他祇好在他那簡陋的藥房裏過着清苦的日子，一而同他那區內的小有產者和工人做點小生意暫時維持生活。

筆爾常在晚飯後跑去看他，和他閒坐許久，因為他歡喜瑪洛斯科那寧靜的臉孔和稀有的談話，他覺得他那悠長的沉默是很有意味的。

僅僅祇有一盞煤氣燈點在那地着許多玻璃的賬櫃上。爲了省錢的緣故，店面的煤氣燈全沒有點。這賬櫃後面，有一個禿頭的老人伸長兩腿，坐在一把椅子上，他那巨大的鷹嘴鼻子連接在那光額上，使他現出一副鸚鵡似的愁容，他這時已經熟睡了，下巴擱在胸口。

他凝着門鈴的響聲便醒過來了，他立起身，看明白是醫生，便伸長兩手迎上來。

他那滿是酸澀和糖汁的污痕的黑色禮服，穿在瘦弱矮小的身體上實在太大了，現得像是一件古代的道袍似的；他說話時，波蘭口音很重，聽去有幾分孩子氣，並且發音含混，也和牙牙學語的小孩相似。

羅爾坐了下來，瑪洛斯科問他道：

「有什麼新聞嗎，親愛的醫生？」

「沒有。一切如舊。」

「你今晚臉上現得不快活呀。」

「我不是天天快活的。」

「好嘍，好嘍，我們要排去一切煩悶才行。你要喝一杯甜酒嗎？」

「好的，我很想喝。」

「那麼我來給他嘗嘗一種新的配合罷。兩月來我便在試着用覆盆子啤酒，這東西至今還沒有人拿去做菓子露……好嘍，我成功了……成功了……這是一種極好的甜酒，極好的，極好的。」

於是他非常高興的，跑到一窺玻璃櫥前，開了櫃，抽出一隻小玻璃瓶來了。他以短促的手

勢搖動玻璃瓶，他這種手勢是絕不會做完全的，他絕不會把他的手臂完全伸長，把他的兩腿充分跨開，他絕不會做出一個完整的確定的動作。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行動一樣：他把他所想的事指示出來，預約下來，粗略的描繪出來，或是暗示出來，但決不說明出來。

他平素最熱心的事似乎就是配合一些菓子露和甜酒。「祇要能够製出一種好的菓子露或是好的甜酒，我們是可以發財的，」他常是這樣說。

他曾經發明過將近百種的甜料，可是一種都沒有能够銷行起來。筆爾曾說瑪洛斯科使他想起瑪納。

他跑到店堂裏面，在那配合飲料的木板上取來了兩隻小杯；隨後兩人便把酒杯舉到煤氣燈下驗看那甜酒的顏色。

「美麗的紅寶石啊！」筆爾說。

「不是嗎？」

沖蘭人那鸚鵡似的老腦袋現得快癡極了。

醫生把酒嘗了一口，玩味着，細想着，再嘗一口，又再細想了一下，然後說道：

「很好，很好，並且味道很新；親愛的，這簡直是一種發明呢！」

「啊！真的，我很高興。」

於是瑪洛斯科同他商量給這新酒取一個名兒：他想把地叫做「覆盆子精」或是「優等盆子精」或是「特製覆盆子」或是「頭號覆盆子」。

筆爾對於許多名字一個都不贊成：

老頭兒，有了一個主意：

「你剛才說牠像美麗的紅寶石，這句話很好，很好；我們就叫牠「美麗的红寶石」罷。」
這名詞雖是醫生自己發明的，但他仍舊說不很妥當，他要他簡簡單單地叫作「覆盆子酒」，瑪洛斯科說是好極了。隨後他們便住了嘴坐在那唯一的煤氣燈下，幾分鐘一句話都沒有說。

結局，筆爾終於不由自主的說道：

「真的，今晚我們家裏發生了一宗頗為奇怪的事情呢。我父親的一個朋友，臨死的時候把他的財產留贈給我的弟弟了。」

藥劑師好像沒有即刻懂得這話的意思似的，可是想了一下，他以為醫生也得了一半。當筆爾把這事情詳細解釋給他聽了之後，他像吃了一驚並且生氣了；為着表示他對於他的青年友人被犧牲了的不滿，他再三說：

「這事不會有好結果的。」

又變得委靡起來了的筆爾，想要知道瑪洛斯科這話的意思。——爲什麼這事不會有好結果呢？他的弟弟繼承了一個和他們家裏有交情的朋友的財產，這事能够發生什麼壞結果呢？可是那謹慎的老實漢子不肯再解釋下去。

「在這樣的情況中，是應當同樣贈給兄弟兩人的，我對你說這事不會有好結果的。」

醫生焦躁起來，轉身跑了，他回到家裏睡下了，在睡下不久的時候，他聽到哲安在隔壁房裏輕輕走着，隨後，喝了兩杯水，他便睡熟了。

醫生第二天醒來決定想法子致富。

他從前已經好幾次有過這樣的主意，都不會繼續去使牠實現。他每次試換一種新的行當時，起初總是那能够早日發財的希望支持着他的氣力和信念，直到遇着第一個障礙爲止，直到遇着那把他拋在一條新的路上的第一個失敗爲止。

他這時沉在牀裏，睡在暖和被褥中細想着。多少醫生不久便成了百萬富翁嚙！這祇要稍許用點心思就行了，因爲他在學校裏研究醫學的時候會有機會和那些最著名的教授接觸，而在他眼中，他們不過是一些蠢驢罷了。確實的，他雖然不比他們強，至少也不比他們弱。倘使他能夠用一個什麼法子獲得哈佛爾那批高貴而又富足的主顧，他每年可以很容易的賺得十萬佛郎。於是他以一種正確的方法計算着他的收益。早上他可以出門，他可以到他的病人家裏去。少算點，平均每早看十個病人，每個病人診費二十佛郎，每年至少可以得到七萬二千佛郎，或者還可增至七萬五千佛郎，因爲實際上將來每早決不止看十個病人的。下午他可以在他的診所裏接看病人，平均每天也算十個人，每人診費十佛郎，一年便可得到三萬六千佛郎，這樣算來，

每年便整整有十二萬佛郎的收入了。那些出診祇取十佛郎，門診祇取五佛郎的老主顧和熟朋友，也許會使得這總數略為減少一點，但這事是可以和別的醫生邀他合診及一切醫業上通行的小收益相抵的。

要做到上面說的這地步，那是毫沒有什麼困難的，祇須用着巧妙的廣告，在惠加羅報上發表些消息，說是巴黎科學界都注意着他，對於這年青而又質樸的哈佛爾學者所擔任的一些驚人的治療很感興趣等等。這樣他便會比他的兄弟更闊，更闊且更著名，而他便會滿意他自己，因為他的財產是憑他自己的力量掙來的啊；到那時他便會對於他的父母顯得狼慷慨，而他們也會因為他的名聲感着驕傲。他那時不會結婚，他不願以一個單調的累人的女人來壅塞他的生活，但他會在他的顧客裏面挑選一些最漂亮的女人來做他的情婦。

他對於他的成功覺得那樣有把握，竟像立刻要把牠抓住似的，霍地跳下了牀，他穿上衣服好到市上去找那適於他開業的房子。

於是，他一面穿街過巷的東張西望着，一面想到那些確定我們行爲的原因是怎樣的輕微。三星期以來，他早就可以，並且早就應當下這樣的決心的，而他現在卻無疑的是因為他的弟弟得到了遺產才突然在他的心裏萌發起來。

他在那些懸有漂亮的房子或華麗的房子召租等字樣的門口停立下來，那些沒有加上漂亮或華麗一類形容詞的招貼，他是不屑於一看的。他神氣十足地走了進去，估量着天花板的高低，在記事冊上畫着房子的圖樣，記着各個房間是怎樣通貫的，和房子的出路等等。他告訴別人他是醫生，來看病的人很多。樓梯要大而盛潔才行；並且他的房子不能夠位置在二層樓以上。

他記下了七八個地址，並潦草地寫下了約兩百字的說明之後，跑回家去吃午飯，已經遲到了一刻鐘。

走進門，他就聽到了碟子的聲音。人家竟沒有等他先吃起來了。這是什麼緣故呢？他們家裏吃飯的時間是從來不這樣準確的。他覺得有點難堪，不滿，因為他原很敏感的。他剛進去，羅蘭老爹便對他說：

「喂，筆爾，快點啦！你知道，我們兩點鐘要到公證人那邊去的。今天不是閒逛的日子呢

醫生沒有回答什麼，抱吻了他母親，並同父親和弟弟握了握手之後，便坐了下來；他在桌子中間吃空了的菜盆裏取出人家給他留下的那塊豬排。這豬排已經冷了，並且一點汁都沒有。這一定是最壞的一塊。他心想人家儘可把這豬排留在灶裏等他回了再拿出來，儘可不必爲着第

二個兒子，忙得昏頭昏腦，而把另一個兒子——長子——忘得乾乾淨淨。他進來時擾斷了的一家人的談話，這時又從原地方接續下去了。

「如果是我呢，」羅蘭媽媽對哲安說：「我便會立刻這樣做：我住得非常闊氣，要能够引起人家注意，我要和上流社會往來，我要騎馬，我要揀一兩件有興味的訴訟去辯護，在法院樹立聲譽。我要成爲一種稀有的，非職業的律師。天照應，你現在無須自己謀生了，而仍要有一種職業者，那不過爲的白白丟了你研究的結果，並且一個人，也不當什麼事都不做的。」

在削着一隻梨子的羅蘭老爹說道：

「啊！如果我在你的地位，我要買一隻漂亮的船，一隻領港人用的小艇。我可以坐着這船一直到塞內加。」

現在輪到筆爾來發表他的意見了。據他的意思，總之，財產是不能增加一個男子的倫理的，理智的價格的。平凡的人有了錢祇會墮落，反之，勇邁的人有了錢卻可以得到有力的幫助。但勇邁的人是不多見的。如果哲安真是一個優越的男子，他現在既無須謀生，便正可以把他的優越表現出來。可是他得有其他任何境況所不會有的百倍的努力。這並不是到法庭去辯護或駁擊寡婦與孤兒，及在不論勝負的一切訴訟上賺得許多錢，但在成爲一個卓越的法學家，法界

之光。

他再補說兩句作爲結論：

「如果我有錢的話，我要解剖一些死屍！」

羅蘭老爹聳了聳肩說：

「啊，啊，最賢明的人的生活是把牠過得舒服。我們並不是牛馬，而是人。如果我們生而貧苦，那便應當工作！有什麼辦法呢，那祇好工作。但我們既有財產的利息收入，哈哈，那便要奮透了頂的人才會去勞苦了。」

筆爾傲然回說：

「我們兩人的趨向不同！我呢，對於世界上的一切，祇尊重學問與理智，其餘都不屑道。」

羅蘭太太總是盡力緩和父子間的不斷的衝突；她因此轉過話題，談着上星期在波爾柏克洛克安托地方發生的一宗殺人案。大家即刻留心聽着案情，對於那種有趣的情狀，動人的罪惡的祕密等，感着津津有味。這種罪惡即使庸俗，可恥，可憎，但仍能給人類的好奇心以一種奇異且普遍的誘惑。

可是羅蘭老爹還時時取出錢來看道：

「快點，我們要動身走了。」

筆爾笑說道：

「一點鐘還沒到呢。真的，這實在用不着害我吃一塊冷豬排啊。」

「你也同到公證人那邊去嗎？」他母親問他。

他乾脆地回答：

「我嗎，不，去做什麼呢？這事是毫用不着我去的。」

哲安一聲不響，好像完全和他無關似的。當他們談着波爾柏克的殺人案時，他曾以法學者的態度，發表了一點意見，並闡述了幾句對於罪惡與罪人的觀察。現在，他又一句話不說了，可是他那眼睛裏的光彩，兩頰上那種生氣勃勃的紅色，紅到發光的鬍鬚，彷彿在宣佈他的幸福。

一家人走了以後，又只剩下自己一人的筆爾，再繼續着上午找房子的工作。在樓梯上上一下跑了兩三點鐘之後，他終在佛郎沙一世大街尋着了一所美麗的房子：這是一所高大的 *Entseol*（介在地下與第一層樓之間的房子），有兩張門通往兩條不同的街道，有兩個客廳，有一個玻璃過道，病人可以一兩在那裏等候診視，一面在陳設的花旁走來走去，另外還有一間

可以望得見海的圓形的精緻的飯廳。

當要租定的時候，那三千佛郎的租費把他難住了，因為定的時候就要付第一期的租金，而他什麼都沒有，身上幾乎一文俱無。

他父親掙來的那筆小小的財產，每年僅只八千佛郎的收益，他自己又不該許久還不會選定一種行當，這樣學學又丟了，再從新另學一樣，當是弄得父母非常拮据。他這時祇得許下兩天以內給回信，離了那房子；他忽然有了一個主意，想等到哲安領到了遺產時，和他通融這第一期三個月或甚至半年的房租。

「這不過是幾個月的借款罷了，」他心想，「我也許年內就可以還他。這是很簡單的事情，並且他一定高興幫我這個忙的。」

因為那時候還祇四點鐘，而他又沒有事可做，絕對沒有一點事可做，便到公園裏去坐一坐；他在木凳上坐了很久，腦裏什麼想頭都沒有，眼睛望着地面，被一種由窮困而來的疲倦所征服。可是他以前過的那些日子，從他回家起，他每天都如此過去了，並沒有這樣厲害的感着生括的空虛和無所事事的苦悶。他以前從早到晚究竟是怎樣過去的呢？

他在漲潮的時候到堤岸上去閒逛，在街上閒逛，在咖啡店裏閒逛，在瑪洛斯科那邊閒逛。

到處閒逛。一向過得安然無事的這種生活，現在卻突然引起他的憎惡，使他感着難堪。如果他身邊稍爲有點錢，他會叫一部車子到鄉下去沿着那些被山毛櫸和榆樹蔭覆蓋着的田溝兜一個圈子；可是他連喝一杯啤酒買一分郵票都得計算一下，這樣的逸興自然毫無沒有辦法實現的。他忽然想起一個人過了三十歲，還得時常紅着臉孔問他的母親討一個路易（合二十佛郎，）這是怎樣難堪的事；他一面用手杖在地上爬搔着，一面咕噥道：

「哎！如果我有錢的話！」

於是他的弟弟得了遺產這念頭又像被蜂刺了一下似的竄過他的腦中；但他不願自己流入妖姪，他焦躁地把這念頭趕走了。

他身邊有些小孩子在路上的灰塵裏遊戲着。這都是一些披着金黃色的長髮的小孩子，他們現得很認真並且當心的樣子，把沙土聚成小山，然後再一脚踏破。

筆爾這天的心情很憂鬱，在這樣的日子，我們會想起種種的心思，搜尋所有的哀曲。

「我們的勞動也和這些小把戲的工作一樣，」他心想。隨後他又想到最賢明的生活方法也許還得養下兩三個這樣無用的小東西，然後懷着滿足與好奇的心思瞧着他們長大。想要結婚的念頭輕輕地在他面前拂過了。結了婚，既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人，便不會這樣寂寞了。當我們心

旌搖動的時候，至少可以聽到有人在我們身邊動着，當我們痛苦的時候，能夠對一個女人說出「你」來，就已經不那樣寂寞了。

他開始想着女人。

他對於女人實在很少認識，因為他在拉丁區祇有一些半個月的結合，這個月錢用完了時便分散，等到下個月有錢時又再結合起來或另外找一個。可是他想世界上總有一些非常純良，非常溫從，非常可以安慰人的女人。他的家裏秩序井然，且極可愛，不就是因為有着他母親的緣故嗎？他是怎樣的渴望着認識一個女人，一個真的女人呢！

他突然站起身決定去看看陸醉米太太。

隨後他又忽然坐下。她並不使他喜歡，這女人！爲什麼緣故呢？她太富於那種平凡且卑下的恩慮了；並且還有一層，她不是像比較的喜歡哲安嗎？這事他自己雖然沒有明白承認，但他把這寡婦弄得不很聰明的原因，大部份卻是因爲她比較中意哲安的緣故，因爲他雖喜歡他的弟弟，可是他總以爲有點平庸，而自己卻比較優越。

無論如何他總不能在這地方坐到晚的；於是像昨天晚上一樣，他焦急地尋思着：「我怎麼辦呢！」

他現在覺到自己心裏需要感動，需要有人來抱吻他，來安慰他。他究竟有什麼事需要安慰呢？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不過現在正感着懦弱和疲倦，在這時候，一個女人的出現，一個女人的撫慰，一隻纖手的接觸，一件女人的衣裳的摩擦，一個黑的或藍的溫柔的眼色，似乎是我們心理所迫切要求的，必不可少的。

他這時記起了會把他帶去家裏睡了一晚以後還時常看見的一個啤酒店裏的小侍女。

他於是重又站起身來，預備去和這女孩子喝一杯啤酒。他要和她說些什麼呢？她曾和他說些什麼呢？無疑的什麼都沒有。但這有什麼相干呢？他可以把她的手握一會兒。她好像還喜歡他的樣子。爲什麼他沒有比較動一點去看她呢？

他去的時候，她正在那幾乎空虛着的啤酒店的廳堂，坐在一把椅子上打瞌睡。三個酒客把手臂支在橡樹做的桌子上抽着煙斗，管服的女人念着一本小說，而酒店主人則單穿著襯衫在木椅上熟睡着。

這女孩子一看見他，便連忙立起身來走到他面前說：

「早安，你好嗎？」

「還不壞，你呢？」

「我嗎，好極了。你來得真少呀！」

「是啦，我簡直不得空。你曉得我是醫生呢。」

「嚇，這事你從前沒有告訴過我。如果我知道你是醫生，我上星期生病時，一定請你看了。你要喝什麼呢？」

「一杯啤酒，你呢？」

「我嗎，也喝一杯啤酒，橫豎你給我付賬。」

她繼續用一種親暱的稱呼和她談話，好像她請她喝了一杯啤酒就不言而喻地給了她這項權利似的。於是兩人面對面坐下閒談着。她不時的以一種賣笑女人容易有的狎昵的樣子拉着他的手，並以一種逗人喜歡的眼色瞧着他，對他說：

「你爲什麼不來得勤一點呢？親愛的，我很喜歡你呢。」

可是他已經討厭她起來了，覺得她愚蠢，平凡，有着下流氣味。他想：女人應當在夢中或是在可以詩化她們的庸俗之處的一種華貴的氣氛裏出現才行。

她問他道：

「你有一天早上曾和一個長着金黃頭髮並有着滿嘴鬍鬚的美男子走過，那是你的弟弟嗎？」

「是啦，那是我的弟弟。」

「他真是一個非常俊美的男子呢。」

「你覺得嗎？」

「當然啦，並且他現得像是一個快活的人呢。」

究竟是什麼奇怪的要求使他突然把哲安受到遺產的事說給這啤酒店的下女聽呢？爲什麼他獨自一人的時候不願去想的這念頭，他因爲怕使得自己心裏擾亂起來而加以摒除的這念頭，會在這時跑上他的嘴唇呢？並且他爲什麼肯讓這念頭跑出嘴唇，好像他需要在什麼人前重又傾吐他那充滿着苦味的心呢？

他把一隻腿子疊在另一隻腿上說道：

「我的弟弟的運氣真好，他新近繼承了一筆每年有兩萬佛郎收入的遺產。」

她把她那對藍色的含着貪慾的眼睛睜得大大的說：

「啊！但究竟是誰把這遺產給他了呢，他的祖母呢，還是他的姨母呢？」

「全不是的，這是我們家裏的一個朋友。」

「僅僅是朋友嗎？這是不可能的！而他沒有留一點什麼給你嗎？」

「沒有。我和這人不狠相熟。」

她癡想了一會兒，隨後嘴上浮着一個奇妙的微笑：

「那麼！你的弟弟真幸而有着這一類的朋友啦！真的，怪不得他和你全不相像！」

他想打她一個耳光，爲着什麼原因，連自己也不狠了然。他的嘴巴起着痙攣問她道：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現着一副愚蠢而又天真的樣子：

「我嗎，沒有什麼。我的意思是說他的機會比你好些。」

他把一個佛郎丟在桌子上走了。

現在他默默地覆說着這句話：「怪不得他和你全不相像。」

她究竟想着什麼，她這話裏隱藏着什麼意思！這裏面一定含着的一種狡猾，一種惡意，一種污辱。不錯，這女孩子一定以爲哲安是瑛賴沙的兒子。

他想到人家懷疑到他母親的節操，他感動到又停下了腳舉目四顧，想找一個地方坐下來。

他對面另外有一家咖啡店，他走了進去，抓着一把椅子坐下，侍役跑來問他要什麼時，他

回說：「一杯啤酒」。

他覺得他的心跳得很厲害；皮膚上一陣一陣地起着冷戰。突然他又記起了昨晚瑪洛斯科的話：「這事不會有好結果的」。難道他和這下流女孩子有着同樣的想頭，同樣的懷疑嗎？

他垂頭對着酒杯，瞧着啤酒的泡沫爆發且融解起來，他兀自尋思道：「人家竟會相信有這樣的事情嗎？」

使得人家發生這種可憎的疑心的種種理由；現在在他腦中一樣一樣地顯得明白，清楚，且更加厲害了。一個沒有後裔的老人把他的財產遺贈給一個朋友的兩個兒子，那原是最簡單最自然的事情，可是如果他把所有的財產完全遺給朋友的兩個兒子中的一個，人家自然會要驚異，會要發生耳語，而最後免不了要微笑的。爲什麼他以前沒有預料到這一層，爲什麼他的父親沒有感覺到，他的母親沒有猜到呢？不，他們因爲得到這筆意外的財產太快樂了，再也不會想到這樣的事情的。並且這些老實人又怎會疑慮到這樣惡透了的污辱呢？

可是衆人，可是鄰居，做生意的，日用品的供給者，一切認識他們的人不會到處說着這可惡的事情，並還拿來說笑，拿來取樂，嘲笑他的父親而輕視他的母親嗎？

而那啤酒店裏的侍女注意到的：哲安的頭髮是金黃色，而他的是黑色，他們兩人的面貌、舉止、態度、智力等等無一相似，這種種現在會引起一切人注意的。當別人說到羅蘭的一個兒

子時，人家會問：「那一個，真的那個呢？還是假的那個？」

他立起身決心要把這事通知他的弟弟，要他提防這可怕的快樂損及他們母親的名譽的危險。但哲安將怎樣辦呢？最簡單的辦法自然是不接受這筆遺產，讓他去作慈善事業，自己祇須對那些知道有這回事的朋友和熟人說遺囑裏面包含着一些不能接受的條款，照那些條款說來，哲安不會成爲一個遺產的繼承者而祇成爲一個遺產的受託者便行了。

他一面向家裏走去，一面心裏在想他該和他的弟弟一人會見，以便不至於當着雙親的面談到這樣的事情。

走到門口，他就聽到客廳裏笑語喧嘩，進了門，他便聽出陸醉米太太和博齊汝船長的聲音了，這兩人都他父親邀來晚餐以便慶祝那好消息的。

飯前便叫人拿來了一些威爾母酒和茴香酒喝着開胃，而大家早興高彩烈了。博齊汝船長是個矮小的漢子，因爲在海上滾得多了，身軀也變得渾圓的，他的思想好像也都是圓圓的，和海濱的積礫一樣。他笑的時候，喉嚨裏滿含着「的聲音，他對於生活感着非常滿足，以爲人世間樣樣都是值得享受的。

當哲安把斟得滿滿的兩杯酒遞給兩個太太時，博齊汝船長便和羅蘭老參碰着杯。

陸太太不肯飲酒，和那死去的丈夫相熟的博齊汝船長便叫道：

「喝吧，喝吧，陸太太，我們的土話說得好，*hisrepotia placent*，這意思即是：「兩杯威爾母酒決不會有什麼壞處」。我呢你看，自從我退職以來，我便每天這樣，晚飯前我喝點兒酒，使自己覺得船向左右搖了幾下！飯畢喝過咖啡，我又喝點兒，使自己覺得船向前後搖了幾下，這樣我晚上便會覺得航行在有風浪的海上。但我決不至於使自己覺得航行在暴風雨的海上，決不，決不，因為我害怕災難呢。」

這老航海家的話投合了羅蘭老爹的航海癖，他滿心高興地笑着，面孔紅紅的，眼睛也因飲了荷香酒的緣故有點昏花了。他有着那些小店老闆所常有的大肚子，祇有一個肚子，好像他身上其餘部分都隱遁在這肚子裏似的，這是那些老是坐着的人們所有的那種柔軟的肚子，他們既沒有腿，也沒有胸，也沒有臂，也沒有頸，他們的椅子底下坐的那塊地方常是被他們壓得稀爛。

博齊汝卻和他相反，雖也短而肥，但像一隻雞蛋一樣圓滿，一顆彈子一樣堅硬。

羅蘭夫人還沒有把她的第一杯酒喝完，已被幸福陶醉了，臉上紅豔豔的，眼色晶瑩，她睜視着她的兒子哲安。

哲安現在也是喜氣洋洋的。這是一件已經成功的事情，已經簽字的事情，他每年有兩萬佛郎收入了。在他的笑容，比較洪亮的話聲，看人的眼色，和他那比較磊落的舉止，大方的態度上，我們可以感覺到金錢的力量。

晚餐備好了，當羅蘭老爹把手臂伸給陸太太邀她到飯廳去時，他的女人叫道：「不，不，爹爹，今天什麼都要讓哲安做主人。」

飯桌上陳設得異常華麗；哲安坐在他父親常坐的主位上，在他的食碟前面，一大紮綢花，一桌講究席面用的綢花像一座結着彩的圓形屋頂一樣高高聳立着。旁邊擺着四個果碟，一碟裏面堆着許多大菓子，第二碟盛着一個大點心，裏面填滿着拌透了的乳酪，而上蓋着一層糖做的小鈴，一碟餅乾做的天主教堂，第三碟是許多切成薄片的波蘿蜜浸着透明的糖汁裏，第四碟更是華麗到了極點，一碟從暖熱的國度來的黑葡萄。

「啊呀！」筆爾一面就座一面說，「我們在慶祝富豪哲安的降臨啦。」

吃過酒後，便斟上一巡瑪德爾島的葡萄酒；這時大家已同時談話起來。博齊汝敘述他某次在聖多明谷一個黑人將軍家晚餐的情形。羅蘭老爹一面聽他說着，一面找機會插說幾句他自己。在麥登一個朋友家裏宴會的故事，據說那次每個同席的都病了半月。陸太太，哲安和他的

母親卻商量着要到聖約安去做大一次遠足散步並在那邊午餐，他們預料那是非常有趣的，而菲爾卻懊悔着沒有在海濱找個便宜飯店一個人晚餐，免得聽到這番嘈雜，這些使他受着刺激的笑聲和快樂。

他在考慮着現在要怎樣纔能把他的懼慮告訴他的弟弟，使得他拋棄這業經接受下來並預先在享用着，在陶醉着的財產。自然，這事給他的打擊是很大的，但非如此不行；他不能躊躇，他們母親的名聲已經受着威脅。

一盆大鱷魚端出來時，又使得羅蘭老爹談到關於捕魚的事情上面去了。博齊汝說着他在加彭，聖瑪麗，瑪達加斯加等處許多出人意外的捕魚的故事，尤其是在中國和日本的海岸附近，那裏的魚有着一種奇妙的儼貌，正和那邊的居民一樣。他於是敘述着這些魚的臉孔，那金色的巨目，那藍的或紅的肚子，那像扇子一樣的奇怪的翅，那切成一彎新月形的尾巴，他還那樣有趣地繪聲繪影，使大家聽着眼淚都笑出來了。

祇有菲爾現得不相信的樣子咕噥道：

「人家說洛曼底人是北方最會說笑的人，這話真有道理。」

吃過魚後，來了一碟燻肉的點心，隨後是一盆烤雞，一盆生菜，一盆豈壳和一盆辟狄忒爾

地方製造的百靈鳥肉醬。陸太太家的女僕幫着侍候上菜；酒喝得愈多，大家更加高興，當第一瓶香檳酒的塞子跳出來的時候，羅蘭老爹非常興奮，用口舉着塞子跳出的響聲，隨後說道：

「我留願聽這種響聲卻不願聽手槍的響聲。」

心理愈加覺得憤懣的筆爾便說笑道：

「這話也許不錯，可是對於你，這種響聲比手槍的響聲更危險呢。」

將要喝酒的羅蘭把那斟得滿滿的酒杯放回桌上問道：

「爲什麼緣故呢？」

好久以來他便歎息着他的身體不好，覺得笨重，頭暈，常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不適。醫生再

說道：

「因爲手槍的彈子可以從你的身邊經過，而酒則一定吞入你的肚裏。」

「吞入肚裏便怎樣呢？」

「便燃燒着你的胃，擾亂你的神經系統，使得血液停滯，容易中風，像你這樣體質的人是

那有着中風的危險的。」

那隱的首飾商那種逐漸增大的醉意像一縷烟被風吹散了一樣；他以一種不安與凝滯的眼光

瞧着他的兒子，想要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在說笑話。

但博齊汝叫道：

「啊！這班醫生，他們總是一樣的：叫你不要貪吃，不要喝酒，不要頑女人，不要跳輪舞。這一切都是對於身體有害的。好壞！我卻樣樣都來，在世界各地，到處盡量地頑着，而我的身體也並不怎樣壞。」

畢爾嚴厲地回答道：

「第一，你比我父親強壯；並且一切愛頑的人都和你一樣說直到有天……而第二天他們卻不會回來對那謹慎的醫生說：『醫生，你從前說的話不錯。』當我看見我的父親幹着對他最壞且最危險的勾當，我給他豫告一下，那是狠自然的事。不然，我便是一個不好的兒子了。」

感着沒趣的羅蘭媽媽出來干涉道：

「算了罷，畢爾，你怎麼的？單單一次，這不會對他有什麼害處的。你想想看，今天他是怎樣的快樂，我們是怎樣的快樂，你這樣會使他完全掃興並使我們大家難過的。你這行爲太不行！」

他聳聳肩喃喃地說道：

「他要怎樣便怎樣好了。我已經給他預告了。」

可是羅蘭老爹不再喝了。他看着他的杯子，那盛滿着閃光透亮的酒的杯子，許多小汽泡從杯底急促而又迅速地浮上，消失在杯面就像是這輕忽且醉人的酒的靈魂飛逝了一樣；他像一隻狐狸發現一隻死雞，嗅着一個陷阱似的，抱着滿懷疑慮，瞧着他的酒杯。

他猶疑地問道：

「你以為這事對於我非常有害嗎？」

筆爾有了一種懊悔，覺得不該為着自己的心境不佳而使別人跟着苦惱。

「不要緊，偶一為之，沒有什麼，你可以喝，可是不要喝得太多，並且不要養成習慣。」

於是羅蘭老爹端起酒杯，但還沒有決定把地靠近嘴巴去。他狼痛苦地凝視着，又想喝，又害怕；隨後他嗅着，嚼着，小口地喝着，細細吟味着，同時心裏充滿了苦惱，懦弱和貪饞，當他把最後一滴喝下了時，又充滿了悔恨。

筆爾突然遇着了陸太太的眼光；那澄碧的眼光停在他身上，現得明識而且嚴厲，筆爾感覺到，領會到，猜到這眼光裏所含的思想，這頭腦簡單且正直的小女人的憤慨的思想，因為這眼光無異在說：「你嫉妒，你。這事可羞啊。」

他低下頭，又吃着東西。

他並不餓，他覺得什麼都沒味。他急於要走，要離開這班人，要避開他們的談話和玩笑。可是羅蘭老爹現在又被酒香搖動了，又忘記了兒子的忠告，他斜睨着放在他旁邊的一瓶差不多還是滿滿的上等香檳酒，他不敢碰牠，怕又受到新的責備，他便想以一種狡猾、巧妙的手段拿到酒瓶而不至引起筆爾注意。他想得了一個詭計，一個最尋常的詭計：他滿不在乎的拿起酒瓶，托着瓶底，伸長手臂越過桌子把筆爾面前的空杯斟滿；隨後他又輪着給其餘的人斟了，當輪到他自己面前時，他大聲說着話，雖然斟了一點在自己的杯裏，但別人看是一定會說那是偶然沒有留心的緣故。並且什麼人都沒有注意着這事。

筆爾無心地喝了很多。性情焦躁而又有着滿腹牢騷的他，時時不意地拿着高脚酒杯，滾上嘴唇；隔着玻璃，我們可以瞧見許多小汽泡在那生動透明的液體裏飛跑着。他於是把這液體慢慢地傾入口中，以便感着這散在舌頭上的氣體給他以含有甜味的小小的刺痛。

慢慢地，一種柔和的熱充滿了他的身體。這熱從肚子——肚子像是這種熱的爐灶——裏出發，傳到了胸口，占領四肢，散佈在所有的肉裏，好像一種溫和且有益的帶來了快樂的波浪一樣。他現在覺得稍為舒服了一點，沒有先前那樣焦躁了，沒有先前那樣不滿了；連今晚要和他

的弟弟去談那件事的決心也鬆下來了，這並不是他有意就此罷休，而是爲着不那麼快去擾亂自己所感着的幸福。

博齊汝站了起來請大家共祝一杯。

他向大家鞠了一躬之後，說道：

「諸位非常優雅的太太，諸位貴人：我們今天共敘一堂是慶祝我們的一位朋友所遭逢的一樁喜事的。從前人家說財富是盲目的，我則以爲牠僅僅有點近視或狡猾罷了，現在牠果然使得「珍珠號」船長，我們忠實的夥伴羅蘭的兒子在哈佛港翻赫起來了。」

演說完後便接着一陣叫好與鼓掌的聲音；羅蘭老爹站起來作答。

他覺得喉嚨裏有一點窒塞，舌子也不大靈活，咳嗽一會之後，吃吃地說道：

「謝謝，船長，我以我自己和我兒子的名義謝謝你。你的好意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敬答一杯。」

他的眼睛和鼻孔裏都充滿着淚水，他坐下來，他再沒有什麼話說了。

現在輪着那在嘻嘻笑着的哲安來說話了：

「我應當在這裏道謝諸位忠誠的，高雅的朋友（他瞧着陸太太）道謝諸位今天給我運動人

的友情的表證。可是這並不是幾句話便可以表出我對於諸位的感謝的。我以後，在我一生的任何時節，都要向諸位表示我的謝意，因為我們的友情不是那種一瞬即過的友情啊。」

他的母親非常感動着，低低說道：

「好極了，我的孩子。」

但是博齊汝叫道：

「來罷，陸太太，你來代女性一方面說幾句話罷。」

她舉起酒杯，以一種親切而微含淒戚的聲音說：

「我呢，我舉一杯為瑪賴沙先生在天之靈祝福。」

聽着這話，大家誠敬地靜默了一下，正像做過禱告以後一樣；博齊汝是最會恭維人的，他說道：

「祇有女人才能有這樣的幽思妙想。」

隨後他轉身向羅蘭老爹：

「這瑪賴沙究竟是一個什麼人？你真個和他交情極深嗎？」

老頭兒因為喝醉了酒感動起來，竟出聲哭了，他吃吃地說道：

這浴着香檳酒和沙特勒茲酒的睡眠，無疑的使得他緩和且甯靜下來，因為他醒來時，神志非常良好。他一面穿衣，一面批判，研究，並歸納他昨晚的情緒，盡力明確且完備地求出發生這情緒的真實的祕密的原因，個人的原因和外面的原因。

那啤酒店的女孩子聽說羅爾兩個兒子裏面的一個單獨地繼承了一個陌生人的遺產時，也許真會有着一個醜惡的想頭，一個賤淫女的想頭；可是這班媚女對於一切貞淑的婦人不是常常無緣無故地有着同樣的疑心嗎？她們談話時，我們不是聽到她們咀咒，中傷，詆毀一切毫無缺德的女人嗎？每逢人家在她們面前講到一個無可非難的婦人時，她們便生氣起來，好像人家侮辱了她們一樣，叫說道：「啊，你知道啦，我認識你所講的這些結過婚的女人，她們真乾淨！她們比我們有着更多的情人，不過她們都是這些作偽的人，會把她們的情人隱藏起來罷了。啊！是啦，她們真乾淨！」

在別的時候，他一定不會懂得，甚至想像都不會想像到別人會對於他那可憐的，那樣善良，樸實，正大光明的母親發出這樣下流的暗示，但他的心靈當時被那在他身上發酵着的嫉妒的

醉母所侵擾。他那受着強度刺激的精神，簡直不由自主地在窺伺着一切足以妨害他弟弟的事情，這種精神，甚或派給了這啤酒店的侍女以她本來沒有的可憎的意思也說不定。也許祇是他的幻想，他自己不能駕御的幻想，常常逃出他的意志，自由地，勇敢地，冒險地，陰毒地，滲入那無窮的思想的世界，而有時從那兒帶來一些不能告人的，可恥的思想，好像偷來的東西一樣，藏在他身上，藏在他的靈魂深處，藏在那些不能探索的壁縫裏；也許祇是這種幻想惹起並發明了這可怕的疑問。他的心，他自己的心，當然對他有着一一些祕密；而這受傷的心也許在這可怕的疑心裏得到了一個使他的弟弟失去這筆爲他所嫉妬的遺產的方法罷。他現在自己懷疑着自己，自己查問着自己思想的神祕，好像那些信心家問着自己的良心一樣。

不錯，陸醉米太太的聰明雖然有限，但她卻有着觸覺，嗅覺和女人們的纖細的官能，可是她並不會疑到這事，她會很大方的舉杯爲瓊斯沙在天之靈祝福。倘使她有一點疑心的話，她決不會這樣幹的，現在他不再懷疑了，對於落在他弟弟身上的那注財富的無意識的不滿，和對於母親的敬愛之忱，無疑的激發了他這番謹慎，孝友的可敬的但卻不免誇張的謹慎。

他構成這個結論時，像做了一宗好的行爲一樣感着滿足，他決定要對大家和氣，第一是對他的父親，因爲他父親那種糊塗的論斷，庸俗的意見，和過於觸目的平凡處所，常是使得他

生氣。

吃午飯的時候，他沒有遲到，並且憑着他的機智和愉快的心境，他引得一家人都快樂起來。

他的母親高興極了，對他說道：

「我的筆兒，你不知道當你高興的時候，你是怎樣的頑皮而又有趣啊。」

他滔滔地說着，找出一些奇怪的字眼把他們的朋友形容得淋漓盡致，引得大家笑了起來。博齊汝做了他的嘲笑的目的，陸醉米太太也被他打趣了幾句，可是他說得很有分寸，諛而不虛。他一面瞧着他的弟弟，一面心裏想道：「蠢東西，你來給她辯護吧；你闕了也沒有用處，我高興時便會要把你壓下去的。」

喝咖啡的時候，他對他的父親說：

「你今天要用『珍珠號』嗎？」

「不，我的孩子。」

「我可以和真巴坐着地去頑頑嗎？」

「自然啦，你儘量去坐好了。」

他在最先到來的一家烟草店買了一根好的雪茄烟，隨後便很快樂地往碼頭走去。

他望着那明朗的，輝耀的，淡藍色的，被海風蕩滌過顯得涼爽的天空。

綽號真巴的水手帕帕格里，在船裏面小睡着，當羅蘭早上不去釣魚時，帕帕格里便得在每天正午時候把船準備好出航。

「我們兩個人坐，船老大！」筆爾叫說。

他跑下河岸上的鐵梯，跳上了小船。

「甚麼風」？他說。

「老是地風，筆爾先生。今天海面的風很好。」

「那麼，老爹，走罷。」

他們拉上前桅上的帆，啓了錨，於是船身自由了，在靠近碼頭的平靜的水面，慢慢地向着堤岸溜去。從街上吐出來的微弱的氣息，使人什麼都覺察不到地濫從地落在帆上，而「珍珠號」便像給自己的生命，船的生命鼓舞着，被一種隱藏在船身上的神祕的力推動着。筆爾抓了舵棒，嘴裏嚼着雪茄，伸直兩腿擱在前面的凳上，在眩目的陽光下把兩眼微閉着，他瞧着他身邊過去的，防波堤上那些塗着柏油的大木材。

當他們達到那圍護着他們的北面堤岸的盡端，當他們航入大海時，那更加涼爽的海風，好像一種微寒的愛撫一樣吹在醫生的臉上和手上；吹進了他的胸膛；他把胸膛敞開，深深地吐了一口氣，好像要把吸進去似的；這涼爽的海風還鼓起那棕色的帆使成爲圓形，使得「珍珠號」的頭部俯下，身子變得更加輕捷。

貞巴突然拉起了三角帆，那三角形的東西孕着風，好像一個翅膀一樣，隨後他兩步跨到後面，又把槳在桅杆上的後桅解開了。

於是這釣魚船便側睡起來，以全速力飛馳着，沸騰着而往後面逝去的水發出一種柔和又激越的音響。

船頭把海水分開，好像一具瘋狂的犁刀一樣，而那被掣起來的波浪，柔和而佈滿着白沫，成爲圓圓的一堆又倒下來，好像那棕色的沉重的被耕的田土倒下來一樣。

每遇着一個波浪，——這些波浪是短而緊接着的，——「珍珠號」便從三角帆的尖端到舵全身被搖蕩一下，那時舵便在筆爾手裏戰慄着；有時風吹得更強，海水便嗅着船邊，好像要侵佔到裏面來似的。一隻利物浦裝煤的汽船，拋了錨在等着漲潮進口；筆爾和帕帕格里從後面繞去穿了一個圈子，隨後又一隻一隻地訪問了停在口外的那些輪船，隨後便稍稍馳得遠一點，以

便劃覽海岸。

筆爾心平氣和且很高興地在有著微波的海面流浪了三小時，他像駕御着一匹快且馴的生着翼的獸一樣，操縱着這木與布做成的東西，祇要他把手抓得緊一點，這東西便會隨着他的意思來往自如。

他夢想着，正像人家在馬上或輪船的甲板上夢想着一樣，他想到他的燦爛的前途，他想到憑着自己的才能生活的快樂。他明天便要向他的弟弟通融一千五百俾郎，以三個月為期。好使自己立刻便能搬進佛郎梭一世大柙那所漂亭的房子去開業。

火手突然說：

「筆爾先生，你瞧，起了霧了，我們該回去了。」

他舉目一看，靠近北方有一個深而輕的灰色的陰影，淹沒了天，蓋住了海，正向他們跑來，好像從天上落下來的一團雲一樣。

他掉轉船頭，趁着順風，直向堤岸馳去，霧在背後追趕着，一會兒便趕上了，當他把「珍珠號」追着了時，她把船重重包圍着，厚到什麼都看不見；一個冷戰通過筆爾的四肢，還有烟和霧混和的氣味，一種海霧的奇怪的氣味，使他閉了嘴免得嘗着這濕而冷的密雲。當小船回到

了碼頭近處原來的位時，整個的城市都已埋在這微細的水蒸氣裏面了，這種水蒸氣並沒有落下來，可是卻像雨一樣潤濕着一切，並且像一條流着的河一樣，在那些房子上和街道上溜行着。

手和脚都凍僵了的筆爾，連忙跑回家去，倒在床上，想在晚飯之前，小睡一下。當他醒來走到飯廳時，他的母親正和哲安說：

「那個過道會裝得非常好看。我們可以擺一些花在那兒。你瞧罷。我會替你照顧並換動那些花。如果你有什麼宴會時，這將顯得異常華麗呢。」

「你們究竟在講甚麼呀？」醫生問。

「在講着我才給你弟弟租下的一所極好的房子。這真是不容易尋到的，一所位置在二層樓的房子，有門通到兩條街上。有兩個客廳，一個嵌着玻璃的走廊，一間小小的圓形的飯廳，這房子給一個男孩子住真漂亮極了。」

筆爾臉色變白了。一股怒氣塞了他的心。

「這房子在什麼地方？」他問。

「在佛郎梭一世大街。」

他再沒有什麼疑問了，他坐了下來，被激怒得簡直要叫說道：「這到底太厲害了！難道什麼都得歸他嗎！」

他的母親得意洋洋地繼續說：

「並且你想想看，我祇花去兩千八百佛郎的租費呢。這房子本來每年要租三千佛郎的，但我答應租下三年，六年或九年，所以每年便宜了兩百佛郎。你弟弟住在那裏面一定會非常稱意的。一個律師祇要屋裏漂亮就會發財的。因為漂亮的房子可以吸收顧客，引誘他們，留住他們，使他們發生敬意，並使他們知道住着這樣房子的人說話自然是要很高的代價的。」

她沉默了一下，又說道：

「我們還得給你找一所和這相仿的房子，自然要比這個樸素得多，因為你什麼都沒有，可是也得相當可愛。我可以斷言一所合適的房子對於你是很有用處的。」

筆爾滿不在乎地回答道：

「啊！我，我是要靠工作和學問才會成功的。」

他的母親固執地說：

「對啦，可是我可以斷言一所漂亮的房子對於你是很有用處的。」

用餐用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問道：

「你們究竟怎樣和他認識的，和這瑪賴沙？」

羅爾老爺抬起頭，在回憶中尋思着：

「等一等，我記不大清楚了。這事已經隔得這樣久，啊！對了，我想到了。這是你母親在店裏認識他的，不是嗎，路易慈？他那時到店裏來定幾樣東西，隨後他便常常來。他起初祇是我們的顧客。以後才成爲朋友的。」

筆爾吃着一盆豆子，他用叉尖一顆一顆地啄着，好像把豆子串在那上面似的，再說道：

「這番交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羅爾又尋思着，可是一點都記不起來了，他求援於他女人的記憶道：

「在那一年，我們想想看，路易慈？你一定沒有忘記，你的記憶力那才好。想想看，這是在……在……在千八百五十五年或五十六年罷？……喂，你想想看，你一定比我記得清楚些。」

她真的想了一下，隨後以一種確實且安詳的聲音說道：

「這是在千八百五十八年。筆爾那時還祇三歲。我相信我沒有記錯，因爲那筆爾患着猩

紅熱，那時瑪賴沙和我們的交情雖然還極淺，但卻幫了我們很大的忙。」

羅蘭叫說道：

「這是真的，這是真的，他那時簡直使人佩服。你的母親既被你累得要命，我又要招呼店裏的生意，於是他到藥劑師那邊去給你配藥。這真是一個有着好心眼的人。並且當全愈的時候，你不知道他是怎樣的高興，怎樣的抱吻你來呢。我們便是從這時候成了好朋友的。」

於是這突發的，猛烈的念頭，像一顆把人洞穿並裂開來的子彈一樣，竄進了筆爾的靈魂：「他既然先認識我，這樣照顧過我，他既然喜歡我並那樣抱吻我，我既然是他和我父母結交的原因，爲什麼他把他的財產完全遺給我的弟弟，而一點都不給我呢？」

他不再發問了，他現在悄然無語，與其說他在幻想着什麼，不如說他在埋頭考慮着什麼。貼切，在這沉默中，他保持着一個新的還不很明晰的罣慮，——一種新的痛苦的祕密的根源。他很早便走了出去，又在街上閒蕩起來。街已被霧籠住了，霧使夜晚變得沉重，闇黑，叫人作嘔。這簡直像是一種傳染性的烟降落在地面。我們可以看見這烟在煤氣燈前流過，煤氣燈有時彷彿被「弄熄了，街面鋪着的石頭變得濕漉漉的，和結着冰的夜晚一樣，並且一切臭氣，——地窖，洞穴，陰溝，貧苦的廚房等的惡臭，——那像從那些家宅的肚裏出來了，混和在這飄流

著的霧的惡臭似的。

筆爾轉着背，兩手放在袋裏，他不願在這樣寒冷的時候留在室外，他往瑪洛斯科家裏走去。

這老藥劑師老是在那代替自己看着店面的煤氣燈下打着瞌睡。當他認出這是他以一種忠實的愛情愛着的筆爾時，他連忙振作起來，跑去找了兩隻杯子並把覆盆子酒拿了來了。

「怎麼樣！你的甜酒推行了甚麼地步？」醫生問。

波蘭人告訴他本城有四個重要咖啡店怎樣願意給他宣傳，還有本地兩家報館答應給他做廣告，只要他肯送給編輯先生一些藥品。

經過一個悠長的沉默以後，瑪洛斯科問他的弟弟哲安是不是已經確定地接收了那筆遺產；他隨後對於這事還發了兩三個模糊的問題。他對筆爾的那種含着疑慮的關切之忱，使他對於贈與遺產者的偏心，感着憤懣。而筆爾則以為自己懂得了他所想所猜的事情，以為自己在那游移的眼光裏，躊躇的語調裏，聽到了他那到了嘴脣邊上而不會說出的話語，這些話他是絕不會說出口來的，因為他是那樣謹慎，那樣怯懦，那樣狡猾。

他現在再不懷疑了，這老頭兒在想：「你不該讓他接受這筆遺產，這事會要損壞你母親的

名譽的。」他甚至以為哲安是瑪賴沙的兒子也未可知。他一定這樣想的！他怎麼能够不這樣想呢，這事既然現得這樣逼真，這樣可能，這樣明顯？筆爾他自己三天以來不是以他所有的力量，以他所有的縝密的心思掙扎着，想要欺騙自己的理性，想要克服這可怕的疑團嗎？

突然他又那樣迫切地需要獨自去想，去討論，去大膽地勇敢地毫無顧慮地審察，這似乎可能而又妄誕的事情，他連那杯釀盆子酒都沒有喝，便站起身和那非常驚異着的藥劑師握了握手，重又消失在街上的霧裏面。

他心想：「爲什麼這瑪賴沙把所有的財產都留給哲安呢？」

現在已不再是嫉妬驅使他追尋遺事，這已不復是那稍稍卑劣的自然的。他三天來在努力克制着的那欲望，這卻是那對於一宗非常之事的恐懼，害怕自己也會相信他的弟弟哲安是遭人的兒子的恐懼。

不，他不相信有這事，他連自己提出這犯罪的問題都不能夠。可是他心裏這輕微的，不能一的疑惑，總得完全地，一勞永逸地被拋去才行。他對於這事非澈底明白並有把握不行，他心裏非得得到絕對的安全不行，因爲他在這世界上就祇歡喜他母親一人啊。

他一面獨自在黑夜中游蕩着，一面要想在他的回憶裏，在他的理性裏，作一番細密的偵查

，由這偵查的結果，他便可以得到燦爛的真理。這麼一來便什麼都完了，他不會再去想他了，永遠不會去想了。他便可去安睡了。

他想到：「來，我們先來檢查事實；然後我再記憶起我所知道的關於他的一切，他對我的弟弟和我的態度，我可以搜求一切使他發生這種偏愛的原因……他看見哲安出生？——對啦，可是他認識我在前。——倘使他會以一種沉默且謹慎的愛情愛我的母親的話，那麼他應當比較喜歡我才對，因為虧着我，虧着我的猩紅熱，他才成了我父母的密友啊。那麼，論理地說來，他看着我的弟弟長大時，除非他對於他感着一種吸引，一種本能的偏愛，他是應該選中我，對於我比較的疼得熱烈些才對。」

於是他以他所有的思索力，所有的智能，在他的記憶中搜尋着，想再構成，再看到，再認識，並澈底了解這人，這當他在巴黎的那些年間。在他面前經過，不會使得他留心的人。

可是他覺到他的行路，他的脚步的輕微的動作，有點擾亂他的思緒，使他的思想不能固定，減損了思索的能力，掩蔽了他的記憶。

爲要對於過去和那些內容不明的事變，作這一覽無遺的銳敏的觀察，他得在一個浩渺幽虛的地方靜止着才行。於是他決定像前天晚上一樣去坐在堤岸上。

當走近碼頭的時候，他聽到海中傳來一聲淒涼的，悲慘的歎息，這聲音和一頭雄牛的嗚鳴相仿，但卻叫得更長更有力。這是一個汽笛的叫聲，消失在霧裏的輪船的叫聲。

他覺得像是自己發出來的這臨到危難的叫聲，是這樣震動了他的靈魂和他的神經，他渾身起了一個戰慄，心都緊縮了。接着又有一個相仿的聲音在悲鳴着，在隔得稍遠的地方；隨後，在他的身旁，碼頭的汽笛回應着那些哨聲，發出一種傷心的叫喊。

筆爾大步地跨上了堤岸，什麼都不再想了，他很滿意自己走進了這愁慘的，怒號着的黑暗裏面。

當他在那防波堤的盡端坐下了的時候，他把眼睛閉上，以便一點也不見到那些被霧遮着的，使碼頭在夜晚現得可親的電燈，和那幾乎看不出來的，南面堤岸上的燈塔的紅光。隨後，他轉過半個身子來，把兩肘擱在花崗石上，把他的臉孔隱藏在手裏。

他自己雖然沒有用嘴脣說出這個字，可是他的思想卻在反覆念着，好像在叫着，喚起並激出他的影子似的：「瑪賴沙……瑪賴沙。」於是在他那垂下的眼瞼的黑暗中，他突然見着他以前所認識的他。這是一個六十歲的男子，有着尖形的白鬍子，眉毛很濃，也全白了，他的身材不高不矮，面貌和藹，眼珠是灰色的，溫柔的，舉動謙虛，從外表上看來是一個誠實，樸實

溫柔的人。他叫筆爾和哲安做「我親愛的孩子們，」從來沒有露出過愛兩人中之某一個，他邀他們兩人一同到他家裏吃飯。

於是筆爾以一種在探索着一個輕微足跡的狗一般的忍耐，搜尋着這消失在土裏的人的言詞、舉動、音調、眼色等等。他漸漸地把他在特龍舍街寓所裏請他和他的弟弟吃飯時，他所見到的瑪賴沙完全發現出來了。

兩個伺候他的老女僕，多時以來便成了習慣地說着「筆爾先生」和「哲安先生。」

當這兩個青年進去時，瑪賴沙硬硬地向他們把兩手伸出，右手給這個，左手給那個。

「好瞭，孩子們。你們近來收到過你們雙親的信嗎？至於我呢，他們是從來不寫信給我的。」

大家溫柔地，親暱地談着一些平常的事情。這人的氣質並沒有什麼非凡的處所，但卻有着許多溫柔，婉緻，親切的地方。這確是他倆的一位好朋友，這是那種因為覺得十分確實而絕不會去想的好朋友之一。

現在許多回憶都湧上了筆爾的腦海。瑪賴沙幾次看見他面有憂色，猜着了他學生時代的窮困，會自動地把錢借給他，也許有幾百佛郎罷，彼此都忘記了，會沒有還過。這樣看來，這人

既然就心着他的需要，可見他是始終愛他的，始終關顧着他的。那麼……那麼爲什麼把他所有的財產都留給哲安呢？不，他是從來沒有露出對小的一個比對大的一個更加慫慫，對這一個比對另一個更加關切，在外觀上對這個不及對那個溫柔。那麼……那麼……然則他有一個堅強且祕密的理由，要把他的一切都給哲安——一切——而什麼也不給筆爾嗎？

他越往這事上而想，越把最近幾年的過去復活了，越覺得瑪賴沙這回對於他們兄弟倆的差異的待遇是不近人情的，是難於置信的。

一種厲害的痛楚，一經深入在他胸裏的不能解說的苦悶，使得他的心像一把被人撥動的嵌在門上的插鎖一樣跳動着，這插鎖的彈簧似乎斷了，血從那裏滔滔的，自由的經過，把他的心騷亂地搖着。

於是他低聲地，好像在惡夢中說着話似的，咕噥道：「這非知道個清楚不行。天啊，這非知道個清楚不行。」

他現在尋找得更遠，在他的雙親還在巴黎住着的那更舊的時代裏尋找着。可是他想不起他們的臉貌，這事使他的回憶變得模糊。他盡力想要記起那時瑪賴沙的頭髮究竟是金黃的呢，栗色的呢，還是黑的？他畢竟想不起來。這人最後的容顏，老年人的容顏，磨滅了其他時代的容

顏。可是他想起了那時他是比較清瘦的，他的手很溫柔，並且他常常送花來，隔得很近地送來，因為他的父親老是說着那句話：「又送了花來！可是你真有些瘋說，好朋友，你會要把你的錢財完全消耗在薔薇花上呢。」

瑪賴沙回答道：「你不要管，我高興這樣呢。」

突然他母親的語聲，那微笑着說「謝謝，我的朋友」的語聲，穿過了她的腦際，這語聲是那樣分明，他彷彿聽到了似的。然則他是常常說着這兩句話的，所以竟會這樣列在總記的記憶裏！

這事看來，瑪賴沙是常常送花來的，他，闊人，紳士，顧客，把花送給這小店的老闆娘，送給這寒村的首飾商的女人。他愛她嗎？他如果不愛這女人的話，他怎會和這商人夫婦成爲朋友呢？這是一個人有致養的，性質頗爲優雅的男子。他和筆爾不知談多少次關於詩人與詩！他看下去那些以尋常家的面影出現的著作者，可是那些以布爾喬亞的面影出現的著作者卻使他非常佩服。醫生對於他這頗舉動當不免微笑，因爲在他看來這是有點傻氣的。現在他才知道多情善感的人是從來沒有能够成爲他父親的朋友的，他父親是那樣注重實際，那樣卑俗，那樣冥頑，所謂詩也者，在他看來就等於一種蠢事。

那麼，這年青的，自由的，有錢的，準備獻身於一切溫柔的賴瑪沙，有天偶然走進了一家小店，也許注意到了那漂亮的店主婦。他買了一點東西，他以後又再來，他和他們攀談起來，一天一天的熟悉了，他常常來買點東西，以便有權在這人家坐坐，和那少婦笑笑，和她的丈夫擺擺手。

而以後呢……以後呢……啊！天啊……以後呢……

他會愛過並撫弄過第一個孩子，那首飾商的孩子，等到另一個孩子出生後，他便把他的祕密緘默到死，隨後他的墓土已封，他的肉身已腐，他的名字再沒有人提及，他這人便永久消失了，他什麼都不必顧慮，不必害怕，不必隱藏，他便把他所有的財產留給了第二個小孩！……爲什麼緣故呢？……這是個聰明人……他該懂得並該料到他會差不多必然地使人推測這孩子是他的。——那麼他不是毀壞了一個女人的名譽嗎？如果哲安不是他的兒子，他怎會做出這樣的事呢？

突然一個明確的，可怖的記憶，浮上了筆爾的腦中。瑪賴沙是有着金黃的頭髮的，和哲安一樣有着金黃的頭髮的。他這時記起從前住在巴黎時見到的，放在客廳壁爐上的一個小小的圖像，這圖像現在已不見了，她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呢？失了呢，還是被隱藏了呢？啊！他祇能

够把她拿在手裏一秒钟就好了！他的母親也許把他藏在一個無人知道的，那種真放愛憐的遺物的抽斗裏罷。

他扣到這上面，他頓悶到了極點，不覺吐出了一聲吁嗟，那被激烈的痛楚逼出來的短促的歎息。突然，堤岸上的汽笛，好像聽到了他的歎息，好像了解他的歎息並給以回答似的，在他的身邊怒號起來。這種比雷聲還響的超自然的怪物的嗚呼，這種能够壓住風聲和濤聲的吼鳴，散布在被霧罩着的，不能見到的海的圍黑中。

於是相類的聲音，透過了霧氣，或遠或近，又從黑暗中揚起。這些由盲目的大郵船發出來的叫聲聽來是可怕的。

隨後又什麼都不響了。

筆爾張開眼睛睜着，驚異自己會在那地方，他從惡夢中醒來了。

「我瘋了，我懷疑着我的母親。」他這樣想。於是他心裏充滿着孝，感動，懊悔，祈求，和哀痛之忱。他的母親！他現在和過去一樣了解她，他怎能疑她呢？難道這位樸質，貞潔，正直的女人的靈魂和生活，不是比水還清嗎？凡是看見和認識她的人，誰能不忖度她是無可懷疑的呢？而現在卻是他，她的兒子，在疑着她啊！如果這時他能够把她抱在懷裏的話，他會怎樣

的抱吻她，撫慰她，怎樣的跪在她面前求她饒恕啊！

她曾經欺騙他的父親嗎，她？……他的父親！不錯，這是一個正直的，誠實的，對於事業不肯苟且的男子，可是他腦裏所想的從沒有超出他的小店的範圍以外。這以前非常漂亮的女人——這是他所知道，並且現在別人也還看得出來的——天賦有一種優婉，慇懃，善感的靈魂的女人，怎會肯和一個跟自己這樣不同的男子訂婚並結婚呢？

何必追究呢。她是和那些小女孩子憑着父母之命，嫁給富貴人家的男孩一樣出嫁了的。他們結婚後立刻便住在子瑪特街的店舖裏；擔任着管賬的新婦，被那種新家庭的精神，那種流行在巴黎大部分商人夫婦間的，代替愛或甚至感情的對於共同利益的微妙且神聖的觀念所鼓舞，開始以她所有的活潑且精密的智能，為他們家庭的前途而工作。而她的生涯便這樣單調，平穩，誠實，沒有溫情地度過了！……

沒有溫情？……難道一個女人可以從不發生愛情嗎？一個年青的，漂亮的女人，住在巴黎，念着書，賞讀着在舞臺上殉身於熱情的女優，她能够從少到老，使自己的心沒有一回被打動嗎？這如果說的是另一個女人，他不會相信的，——為什麼是他母親他便相信呢？

不錯，她是和別的女人一樣能够發生愛情的！因為，雖是他的母親，為什麼便會和別的女

人不同呢？

她曾經年青過，那時她也有着一切擾亂青年男女的心的含有詩意的過失。被關閉，拘禁在店鋪裏，和一個庸俗的，老是說着商務的丈夫相處的遠，曾經夢想着月下，旅行，在夜陰裏的接吻等等。隨後，有一天，一個男子正像書裏面所描寫的情人一般，她的眼裏出現了，他並還像書裏面的情人一樣和她談了話。

她愛上了他，爲什麼不呢？這是他的母親呀！得啦！難道因爲是他母親的緣故，他變得變成愚盲，竟至把顯然的事都加以否認嗎？

她會失身於他嗎？……自然啦，因爲這人不會有過別的女友；自然啦，因爲他始終愛着那和他遠離且衰老的女人，——自然啦，因爲他把他所有的財產留給了她的兒子，他倆的兒子！

……

於是爭鬥站了起來，氣得渾身發抖，恨不得要殺死什麼人才好！他伸長手臂，攤開手掌，想要揮擊，打毀，搗碎，絞殺！誰呢？所有的人，他的父親，他的弟弟，死了的瑪賴沙，他的母親！

他連忙往家裏跑。他去幹什麼呢？

當他打從信號柱旁一座小塔前經過時，那汽笛的尖銳的叫聲突然從他面前發出，他驚駭到幾乎倒了下來，一直退到花崗石的欄干上，他坐在那上面，他再沒有力氣走路了，他完全被這叫聲嚇壞了。

最先回答這叫聲的輪船，好像離得很近，正在開進口來的樣子，這時潮水已經漲高了。

筆爾轉過身來瞧見那被霧蒙住了的輪船的紅眼睛。隨後，在碼頭上電燈的散光的照射之下，兩個堤岸之間畫出了一個大的黑影。在他背後，那守夜者，那退職的老船長以嘶啞的聲音叫道：

「什麼船名？」

在霧裏面，那立在甲板上的領港人，也以嘶啞的聲音回答道：

「聖律西。」

「從那一國來的？」

「意大利。」

「從那個口岸來的？」

「那卜勒斯。」

於是筆爾彷彿覺得他那迷亂的眼前現出了維沮魯（V. Bru）意大利火山）的羽飾似的噴火，同時在這火山脚下，在梭郎特或加斯特拉瑪的榕樹林中，飛翔着許多螢蟲！他曾夢想過多少次這些熟悉的名字啊，好像他就認識這些地方的風景似的！啊！他真恨不得即刻動身，不論到什麼地方，並且永不回來，永不寫信，永不讓人知道自己的狀況！不行，他得回去，回到父親的屋裏，睡在自己的牀上：

醒了，他不回去，他要等到天亮。他覺得汽笛的叫聲頗為悅耳。他又站起身，開始走着，好像一個輪着夜班的船員在甲板上走着一樣。

另一隻輪船緊接着第一隻船進來了，這船現着偉大和神祕的樣子。這是一隻從印度開來的英國船。

他還看見好幾隻船進來，一隻一隻地從那濃黑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隨後，因為受不住醫的毒氣，筆爾便往城裏走。他冷得不能不走進一家水手們坐的咖啡店去嚙一杯「格洛格」（熱的糖水、燒酒、檸檬等合成的飲料）；當那辣且熱的燒酒滲着他的喉嚨時，他覺得自己又有了一個希望。

他也許猜錯了罷？他狠懂得自己那種無理的空想的！他一定猜錯了。他像人家編製一個公

訴狀控告一個「欲加之罪不患無辭」的無辜者一樣積了許多證據。等到他睡着了，他便不會這
構想的。

於是他回家去睡，並且因為他決欲入眠，他終於假寐了。

可是醫生的身體僅祇在一個非常不安的睡眠裏得到一兩個鐘頭的麻痺。當他在那暖熱的，閉得緊緊的，闇黑的房間裏醒轉來時，連他的思想還沒有開始活動，他便感到了那痛苦的壓迫，那在睡夢中暫時忘卻的，悲哀過後所感着的不快。在當晚還祇和我們撞了一下的災難，彷彿在我們睡着的時候，溜進了我們的肉裏似的，像一種毒病一樣把人毀壞，使人困憊。突然他又回憶起來了，他坐起在床上。

於是他又慢慢地把昨晚在堤岸上，在汽笛的呼聲中使得他心筋的一切推想，一樣一樣地回想過了。他越想，越覺得這事毫無可疑。他覺得他被自己的邏輯向那使人難堪的事實引去，正像被一隻拖人且絞人的手引着一樣。

他口渴。他熱。他心跳着。

他立起身想打開窗戶呼吸一下，但當他站着時，隔牆傳來了一種輕微的聲響。

哲安寧靜地睡着，且在輕輕地打着鼾。他睡着，他！他什麼都沒有預料到，什麼都沒有猜到！一個認識他們母親的男子把他所有的財產留給了他。他拿了錢，覺得這真是正大光明的

，自然的。

他睡着，富足而又滿意，卻不知道他的哥哥在苦悶欲絕。於是筆爾對於這渺憂慮的，滿足的甜睡者發生了一股怒氣。

如果是在昨晚的話，他會去打他的門，走了進去，坐在他的床前，他會對那突然醒來而吃驚着的他說：「哲安，你不應當接受這筆遺產，這事會使別人懷疑到我們的母親，並因此損壞她的名譽。」

但是今天他再不能講了，他不能對哲安說他絕不相信他是他們父親的兒子。現在他得保着他這可恥的發現，把埋藏在心裏，他得把他應見的污點隱藏起來，不讓任何人發覺，即使是他弟弟，尤其是他的弟弟。

他現在已再想不到那不相干的輿論的毀譽。他寧願大家都誹謗他母親，祇要他知道她足無愧的就行了，祇要他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他怎能每天和她一塊生活呢，看着她的時候便得想到她曾在一個陌生人的撫弄之下孕育了他的弟弟，這事他怎能忍受呢？

可畢竟是怎樣的善惡而又爽朗啊，她現得怎樣的問心無愧啊！難道像她這樣的一個女人，一個有着純潔的靈魂和正直的心的女人，也會墮落，受着熱情的引誘，而以羞卻一點也不現

出懊悔，現出曾經受着良心的責備嗎？

啊，懊悔！懊悔！以前，在剛才失身的時候，她定會懊悔過，但隨後便沒有這回事了。不錯，她會為她的過錯哭過，但慢慢地，她便差不多忘記了。所有的女人，不都有着這種驚人的遺忘力，使她們在幾年之後，便把會吻過自己的嘴和全身的男子都幾乎忘記了嗎？接吻好比霹靂一樣打擊着，愛情好比暴風雨一樣消逝了，隨後，生活又像天空一樣歸於寧靜，於是又再開始以前那套把戲，人們誰會記起一團雲來呢？

畢爾不能再住在他的房間內。這座房子，他父親的房子，簡直把他壓壞了，他覺得屋頂壓在他頭上，四壁使得他窒悶。因為非常口渴的緣故，他點燃了蠟燭，想到廚房裏沙濾缸旁去喝一杯涼水。

他跑下了兩層樓，隨後，他拿着一滿瓶涼水上來時，他穿着睡衣坐在那有空氣流通着的一級扶梯上，他不用杯子，就湊着水瓶大口的喝着，好像一個氣急着的賽跑者一樣。當他停着不動時，這屋子裏的沈默使他愕然；隨後，一樣一樣地，他把這屋裏最細微的聲音都分辨出來了。最初聽出來的是飯廳裏的時鐘，他覺得那擺聲在一秒一秒地大了起來。隨後他又聽到了一種鼾聲，一種老年人的，短促的，辛苦而又厲害的鼾聲，無疑的這是他父親的鼾聲；於是他又為

一個突然發生的念頭所苦，他想同在這屋子裏打斷的這兩個人，父親和兒子，彼此是毫不相干的！沒有任何關係結合着他們，連最輕微的關係都沒有，而他們卻不知道這事！他們彼此親熱地談話，他們抱着，他們對於同一事物一齊覺着欣快或感動，好像他們脈管裏循流着同一的血液似的。其實呢，兩個生在地球的兩極的人，彼此的關係，也不會比這父親和這兒子的更遠，因為有一個謊在他們身上長大了，所以他們以為彼此相愛。就是這一個謊使他們發生慈與孝，一個不能揭穿的，並且除開他，——真的兒子以外，誰都不會知道的謊。

然而，然而，假使他猜錯了呢？他怎麼知道這事呢？啊！如果他父親和哲安兩人裏面有一個相似的地方，有一個那種從高祖到曾孫的表示整個苗裔都是從同一接吻直接傳下來的，神祕的相似的地方，那就好了。在他這醫生的眼中，祇要稍為有點相似，便可以看出來的，額骨的形狀，鼻的弧線，兩眼的距離，齒和毛的式樣，更微細一點如一個手勢，一種習慣，一個姿勢，一種遺傳的趣味，由一雙有經驗的眼睛看出來的某種特記等等都行。

他尋思了一下，但什麼都想不起來。可是他一定沒有看得仔細，沒有觀察得準確，因為他那時並沒有什麼理由去發現這難於看出來的徵候啊。

他站起身預備回到自己的房間去，他慢慢地走上扶梯，心裏還在想着。當經過他弟弟的房

門口時，他忽爾停住了，伸出手開門。他突然有了一個強烈的欲望，要馬上去看哲安，要把他長久地看着，要出其不意地當他睡着的時候去看他，當他的疲倦緩和了，面上的紋路弛鬆且休息着的時候，當一切生的醜態都已消失的時候去看他。這樣，他便可以抓到他的面貌的睡時的秘密；如果有什麼值得注意的相似的地方存在着，那一定不能逃過他的眼睛。

可是如果哲安醒來了。他怎麼說呢？他怎樣解說他去看的原因呢？

他站着不動，手指緊握着門上的鎖柄，在思索一個理由，一個口實。

他突然記起八天以前，曾把一瓶醫牙痛的雅片藥酒 (Traid um) 借給他弟弟。他可以說

他今晚自己也牙痛，去取回他的藥水。於是他走進去了。但像扒手似的，偷偷地走着。

哲安半開了嘴唇，像一隻畜牲一樣甜睡着。他那金黃色的鬍子和頭髮在白白的襯單上染上一個金色的污點。他沒有醒，可是他停住不打鼾了。

筆爾彎下身子，貪婪地看着他。不，在他面前的這青年並不像孿蘭；於是他重又記起了那遺失了的瑪賴沙的小肖像。他非找出這肖像不行？看着那肖像，他或者不致再懷疑了罷。

他的弟弟動了，這一定因為他站在面前，或是蠟燭的光透進了眼簾使他睡得不安的緣故。

於是醫生往後退；用脚尖頂着走到門口。悄沒聲兒地把門帶關了；隨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房裏

，可是他並不睡下。

天亮得很慢。飯廳裏的掛鐘一下一下地敲着，那聲音深沉而又嚴肅，彷彿這鐘表廠製出的小機件裏藏着有一口大教堂的鐘似的。這響聲傳上空虛的樓梯，穿過牆和門，消失在房間裏睡着的人的遲鈍的耳裏。菲爾在他的床和窗戶之間來回地走着。他幹甚麼好呢？他覺得他心裏太騷亂了，今天這一天不能消磨在他的家庭裏。他希望至少還能夠和衆人隔離一天，好讓他反省，讓他寧靜下來，讓他振作精神應付那必需回復的日常生活。

得嘍！他可以到特洛威爾去，去看羣衆在海濱蠢動。這可以排除他的愁悶，變換他的思想，使他有時間準備應付他所發現的可怕的事情。

天一亮，他便洗面，穿衣。霧已消去，天氣很好。因為到特洛威爾去的船要九點鐘才離開埠頭，醫生便想他該在動身之前抱吻他的母親。

他等到了她每天起床的時候，便走下樓去。當走到她房門口時，他心跳得那樣厲害，不得不止了步呼吸着。他那攔在鎖上的手柔弱且顫動，他幾乎連旋轉鎖柄走進房去的一點力氣都沒有了。他敲着門。他母親的聲音問道：

「誰呀？」

「我，筆爾。」

「你有什麼事？」

「因為我要同幾個朋友到特洛威爾去頑一天，所以先來和你請安。」

「可是我還沒有起床呢。」

「好，那你不要起來。我今晚回來的時候再抱吻你。」

他希望可以在動身之前不看見她，不在她的兩頰上擱下那先就使他惡心的接吻。

可是她回答道：

「你等一下，我給你開門。不過你要等我回到床上才可以進來呀。」

他聽到她赤腳踏在地板上，隨後是拉開門門的聲音。她叫道：

「進來罷。」

他進去了。她坐在床上，羅蘭在她旁邊，頭上包着一塊絹，面對着牆壁，死死地睡着。如
果別人不把他搖醒或拖起，便什麼都不能把他吵醒的。他出去釣魚的那些日子，那是水手巴巴
格里在約定的時候來拉門鈴把女僕叫醒，然後再由女僕來把她的主人從這深沉的睡眠裏拖起。

筆爾一面向他母親走去，一面瞧着她，突然覺得像是從來沒有見過她似的。
她把兩頰伸給他，他一面吻了一下，隨後便坐在一把矮椅上。

「你是昨晚決定到特洛威爾去頑的嗎？」她說：

「不錯，是昨晚決定的，」

「你回來吃晚飯嗎？」

「我現在還不知道。總之，你們不必等我。」

他以一種令人駭絕的好奇心審視着她。這是他的母親呀，這婦人！從小起，從他的眼睛能夠分辨東西的時候起，便看見的這整個臉龐，這微笑，這如此熟悉，如此親熱的聲音，全使他突然覺得很生分似的，和他至今看到聽到的完全兩樣。他現在才知道以前他疼愛她，卻從沒有細看過她。這雖仍舊是她，並且她臉上最細微的處所他全知道；但他卻是第一次明白地看到這些細微的處所。當他惴惴地仔細探索着這親愛的頭顱時，她便在他的眼裏現出和以前兩樣，現出一副他從來沒有發見的像貌。

他站起身預備走，隨後，突然又被從昨晚起便嚙着他的心的，那種想要知道的強烈的欲望所克服：

「喂，我記得從前我們住在巴黎時，客廳裏有着瑪賴沙的一個小肖像，不是嗎？」

她躊躇了一兩秒鐘，或至少他覺得她躊躇了一下，隨後她說道：

「對啦。」

「這小肖像現在弄到那裏去了呢？」

在他的意思，她還儘可以回答得更快一點：

「這肖像……等一等……我記不大清楚了……或者放在我的寫字桌裏罷。」

「請你把牠尋出來好不好？」

「好，我等會兒去尋。你要牠做什麼呢？」

「啊！這不是爲着我。我覺得這肖像最好給哲安，並且這事可以使他高興的。」

「對啦，你有道理，這是個好想頭。等我起來了便去找。」

於是他出去了。

這是個晴朗的日子，一點風都沒有。街上的人都喜氣洋洋的，商人去做他們的買賣，事務員去上他們的寫字間，年輕的姑娘走向她們的商店。有幾個低聲唱着，因爲天氣而快樂着。

到特洛威爾夫的船上已經坐滿着乘客。筆爾坐在最末一張凳上。

他心想：

「她有沒有因爲我問到這肖像感着不安呢？或是僅僅覺得驚異呢？她究竟把牠遺失了呢，

還是藏了呢？她知道牠在什麼地方呢，或是不知道呢？假如她把牠藏了，那是什麼緣故呢？」

於是他一直這樣思索下去，由這裏推想到那裏，作出如下的結論：

那肖像，那朋友的肖像，情人的肖像，直到某天那女人最先瞧出她的兒子和這肖像相似的時候止，是一直擺在客廳裏的。無疑的，好久以來，她便耽心着她的兒子會和這肖像相似；隨後，果然發見她的兒子長得和這肖像相似了；她看到這種相似之處的出現，她知道人家總有一天也會看出來的，她便在一個夜晚把這可怕的小畫像取去，因為她那時不敢把牠毀壞，她便把牠藏起來了。

筆爾現在很清楚地記起在他們離開巴黎之前很久，這小畫像便不見了。他以為這畫像是當哲安開始生鬍子的時候不見的，因為他的鬍子使他突然和那在鏡框中微笑着的有着黃頭髮的青年相似。

開行了的輪船的動作，擾亂且分散了他的思想！他站起身，瞧着海。

這小輪船走出堤岸後，便向左轉，吹哨着，喘息着，顫動着，向那在晨霧中望得見的遙遠的海岸馳去。這裏那裏到處看見有張紅帆的大釣船靜止在平坦的海面，好像大礁石伸出海面似的。而那從洛安流來的塞萊河，好像海的一條人臂膀一樣，分離着兩塊相鄰的陸地。

還不到一點鐘，便到了特洛威爾的埠頭，因為這正是洗海水浴的時候，畢爾便向沙灘走去。從遠處看來，海灘像是一面佈滿着綻開的花的悠長的花園一樣，在那廣漠的黃色的沙丘上，從堤岸一直到黑岩，那些有着種種顏色的遮陽傘，有着種種形狀的帽子，有着種種差異的裝束，一團一團地聚在脫衣的小室前面。一行一行地沿着海沙排立着，或是這裏那裏零處分佈着，真像一些巨大的花束散在一個無際的大牧場上一樣。而那混亂的羣音，散在輕快的空氣裏的或近或遠的人聲，招呼聲，小孩破人洗浴時的叫聲，女人的笑聲等，這一切成了一種不斷的溫柔的喧聒，混在那無感覺的微風裏，使人一同呼吸着。

畢爾在這些人中間走着。越覺得陌生，越覺得如他們分隔得厲害，越覺得孤獨，越沉浸在它那痛心的思慮裏，就似有人在離海岸百里之遙的海面，把他從一條輪船上的甲板上拋入了海中似的。他在他們身旁擦過，無意中聽到幾句話；無意中見到男子和女人談着，女人對男子笑着。

可是突然他便從夢中醒來了似的，他清楚地看出了他們；因為他們像是幸福且滿足的緣故，他忽然對他們起着一種怨恨。

他現在一面從一堆一堆的人旁擦過，在他們周圍打着圈子，一面又沉浸在一些新的思想裏。那些像花束一樣蓋滿沙灘的五光十色的裝飾，那些漂亮的衣料，那些耀目的遮陽傘，那些不自由的身軀的不自然的嬌媚，從精緻的鞋子直到怪特的帽子的一切時行式樣的匠心的發明，那姿勢，聲音和微笑的誘惑，總之，一切陳列在沙灘上的豔裝媚態，使他突然覺得像是一片盛放着的的女性惡德之花。這一切妝得花花綠綠的女人，都想取悅，誘惑並鉤引什麼人。她們是爲着男人，一切男人——祇除去再用不着征服的丈夫——而妝得美麗的。她們是爲着今日或明日的情人，是爲着遇到的，注意到的，或期待着的不相識者而妝得美麗的。

而這些男人，坐在她們近邊，和她們四目相視，嘴唇隔得很近地談着，叫着她們，想要得到她們，雖然看去像是很近很易，但他們卻像獵逐着一隻伶俐狡猾的禽或獸一樣獵逐她們。然則這廣闊的海灘不過是一座愛情市場罷了，一部分女人在那裏出賣，另一部分在那裏奉送；這一些女人在那裏給自己的愛撫論價，那一些女人則在那裏以身相許。這一切的女人都祇想着那同一的事情，呈現並使得人家羨望她們那曾經給人過的，曾經出賣過的，曾經許諾別的男子的肉體。於是他想到在全地球上，這事情是到處一樣的。

他的母親也不過和別的女人一樣幹過這把戲罷了！和別的女人一樣！——不！也還有例外

的，並且很多，很多！他現在眼前見到的，是一些有錢的，熱狂的，追求愛情的女人，這些大概都是屬於那優雅而浮華的社會裏的，或甚至是屬於賤淫的社會裏的，因為在這被游手好閑之徒踐踏着的海灘上，是遇不到那些深藏在自家裏的優淑的女人的。

潮水漲了，把頭幾行的浴客慢慢地向城裏趕去。那一堆一堆的人看見那駕着一圈泡沫的黃色波濤涌上來時，便連忙立起身，拿着他們的椅子逃走了。那些駕着一匹馬的，可以轉動的換衣的小房子，也開上來了；在沿着海灘從這頭到那頭用木板鋪成的散步道上，現在擠滿了人，黑黝黝的，慢慢的動着，一股向東，一股向西，彼此肩摩踵接，混在一塊。神經過敏的筆爾，因為和他們擦來擦去，焦燥起來，便逃開了他們，獨自跑進城裏，在一家簡陋的酒店門口停了腳，走進去午餐。

當他吃過飯喝了咖啡之後，他便在門外兩張椅子上仰臥起來，因為他那晚上一點都沒有睡過，他便在一株菩提樹下假寐了。

休息了幾點鐘之後，醒轉來時，已是應當趕回去搭船的時候了，於是他取道往埠頭走去，一路上頗為那在假寐時很快地襲來的疲憊所苦。現在他想回去，想知道他母親有沒有把瑪賴沙的肖像找出來。她會先提起這事呢，還是仍得要他再問一遍呢？假使她還要等別人去問起的話

，那她一定有着一個不願把這宵像給人看見的祕密的理由。

可是當他回到了他的房裏時，他猶疑着不敢跑下去吃晚飯。他太痛苦了。他被激怒了的心，還不會有着充分的時間來平靜。可是他終於決定下去了，他在飯廳出現的時候，大家正在就席了。

每個人臉上都現得喜氣洋洋的。

「喂，你們還辦東西還辦得怎麼樣了？我呢，我非等到一切都鋪排好了，是什麼都不願看的。」

他的女人回答：

「還辦得很有個樣子了，不過爲着怕買得不合適，非經過長久的考慮不可。現在最叫我們操心的是家具的問題。」

她這天和哲安看了一天的毛氈和家具。她想要買稍稍華麗的，闊氣的質料，以便引起人家注意。反之，她的兒子卻要那種質樸且古雅的。於是，在店員拿給他們看的樣品前面，他們彼此重又伸述着各人的論證。她的意思，那些顧客，那些訴訟人，非給以感動不行，應當使他們走進待客室中便有一種富麗之感。

反之，哲安卻祇想吸引那些高雅且豪華的顧客，想以自己那種質樸而穩妥的趣味征服那些才習之士。

於是那繼續了一整天的爭論，從吃湯的時候起，重又展開了。

羅蘭沒有什麼意見。他重說道：

「我呢，我什麼都不願聽。等你們一切都弄妥時，我去參觀好了。」

羅蘭嬾嬾徵求她的大兒子的意見道：

「喂，羅爾，你覺得怎樣？」

他的神經被刺激得簡直想要以一種咀咒來回答他的母親。但他以一種含着怒意的乾脆的語

調說道：

「啊！我嗎，我是完全贊成哲安的意思的。我所喜歡的祇是質樸，我以為趣味方面的所謂質樸是可以和性情方面的所謂正直相比的。」

他的母親接着說：

「可是你得想想我們是住在一個商人的城市裏，優雅的趣味在這裏是不通行的呢。」

羅爾回答：

「那有什麼關係呢？難道因為這樣我們便得去做效那些壞東西嗎？假使我們的鄉隣都是一些蠢人或是壞人，難道我們也得去學樣嗎？一個女人不會因為她的隣近的女人都有情人也跟着搞的。」

哲安笑了起來：

「你簡直像在一位道學先生的格言裏找了一些比喻來作論證啦。」

筆爾什麼也沒回答。他的母親和他的弟弟又開始談着料子和靠椅等等。

他像早上動身到特洛威爾去之前瞧着他母親一樣瞧着他倆；他像一個在觀察着什麼的陌生人一樣瞧着他倆，他真的覺得像是突然走進了一個陌生的家庭一樣。

尤其是他的父親，使得他觸目驚心，這柔弱的，滿足而又愚魯的胖子，是哲安的父親嗎？不是，不是，哲安和他毫沒有相似的地方。

他的家庭！兩天以來便有一隻陌生的，險惡的手，一個死人的手，把維登這四個人的一切關係，一個一個地拔了，毀了。現在什麼都完了，什麼都已被搗毀了。他再沒有母親了，因為他再不能疼愛她了。他再不能懷着那種兒子們的心裏所必需有的，溫柔而又虔誠的，絕對的敬意去尊敬她了；他再沒有弟弟了，因為他這弟弟是一個陌生人的兒子；留下給他的祇有一個父

親，祇有這胖子，而這胖子卻無論如何是他所不愛的。

他突然說道：

「喂，媽媽，你尋着那肖像了嗎？」

她張着吃驚的眼睛：

「什麼肖像？」

「瑪賴沙的肖像。」

「沒有……我沒有去尋，不過我想我可以尋出來的。」

「你們說的什麼？」羅蘭問。

筆爾對他說：

「從前我們住在巴黎時放在客廳裏的一張瑪賴沙的肖像。我想哲安一定高興得到這張肖像的。」

羅蘭叫道：

「對啦，對啦，我完全記起來了；並且上星期末我還看到這張畫像的。你母親整理紙頭時，會把牠從書桌裏拿出來過。這是星期四或星期五的事情。你還記得嗎，路易茲？當時我止在

前雷子，你把那畫像從一隻抽斗裏拿出來，和一堆信一塊放在你身旁的一張椅子上，你把那堆信燒了一半，不是嗎？在哲安得到他的遺產之前祇兩三天，你會觸到這張宵像，這不奇怪嗎？假如我相信預感的話，我一定會說這也是預感之一啦！」

羅蘭嬈嫵泰然回答道：

「是啦，是啦，我知道這張宵像在什麼地方；我就去把他尋來。」

然則她撒了謊啦！就在今天早上，她的兒子問她這張畫像弄到什麼地方去了，她回答時也還撒了謊啦：「我記不大清楚了……也許在我的寫字檯裏罷。」

在幾天之前，她會看到，觸到，摸過，瞧過這張畫像，隨後她又把他藏在那秘密的抽斗裏，和一些書信一塊，和她的私書一塊。

筆爾瞧着他那撒謊的母親。他以一種被欺負，被騙去了神聖的愛的兒子的激怒，他以一種許久以來盲目着而終於發覺了一宗可恥的奸情的男子的嫉妬瞧着她。假使他是這女人的丈夫時，他會抓着她的兩腕，抓着她的兩肩或是抓着的頭髮，把她擲在地上，打她，踢她，蹂躪她！可是他現在什麼也不能夠說，什麼也不能夠做，什麼也不能夠表示，什麼也不能夠揭穿。他是她的兒子，他沒有什麼仇可報，人家並沒有欺負過他。

可是不然，她欺騙了他，她騙取了他的溫柔，騙取了他的誠敬。她應當毫無缺德，才對得住他，像一切母親對於她們的兒子一樣。因為他覺得她對於他比對於他父親所犯的罪更大，於是他勃然興起的那股憤怒更差不多變成了憎恨。

男女之愛原是一種心願的契約，愛衰的時候，其罪止於負心罷了；可是當那女人成了母親的話，那癢因為自然會以一個種族交託給她，她的義務便大了。如果她這時不能堅持的話，她便是卑怯，下流，無恥。

「總而言之，一個人能夠擁有資產，過着安閒的日子，這並不是一宗壞事。」羅蘭老爹突然這樣說，一面把兩腿伸放在桌子底下，像每晚一樣小口小口地飲着他那杯 Cassis（黑質覆盆子所釀的酒）。我希望哲安以後會常常請我們去吃頂考究的晚餐。假使我因此有時學害起胃病來，那也管不了許多了。」

隨後他轉身對他的女人道：

「你既然吃好了飯，那麼去把那肖像尋來罷。我也很高興再看到他呢。」

她立起身，拿着一支蠟燭出去了。隨後，雖然其實祇有三分鐘，但在筆爾看來卻像經過長久似的，羅蘭媽媽微笑着拿了那用舊式金邊鏡框裝着的畫像進來了，她粘着那鏡框上的環圈，

「尋來了」，她說，「我差不多立刻就把它找到了。」

醫生最先伸出了手。他接過畫像，伸長手臂，隔得稍遠地審視着。隨後，他覺到他的母親在瞧着他，他便慢慢地擡起眼睛望着他的弟弟，以便兩相比較，照他那時候的性子，他簡直要說：「嚇，這竟像哲安呢」。他雖然沒有說出這可怕的話語，但他用着這以活的面孔和畫的面孔相比的方法來表示了他的思想。

不錯，這兩個面孔有着一些相同的特徵；有着同一的鬍鬚，和同一的顴角，可是並沒有什麼地方顯明到可以使人宣佈：「瞧啦，這是父親，這是兒子。」這不如說是一種家族的面貌，一種由於同一的血所煥發的形貌的相類。可是在筆爾看來，有比這兩個面孔的樣子更加確定的：他母親立起了身，轉過背慢慢地裝做在把糖和 *Cassia* 收拾在一個壁櫃裏面。

她已懂得他知道了，或至少他在懷疑着！

「拿給我看看。」羅蘭說。

筆爾把肖像遞給他，他把蠟燭移近細看着；隨後他以一種感動的聲音低語道：

「可憐的孩子！我們認識他的時候正是這模樣呢。唉，時候過得多快！他那時節確是一個漂亮男子，並且他的舉動是那樣的有趣，不是嗎，路易茲？」

看見他的女人沒有回答他，他便接着說道：

「並且又是怎樣好的性情啊！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氣過。好嘆，現在完了，什麼都沒有留下……祇留下遺給哲安的財產，總之，我們可以發誓這人是到死都現得是一個忠實的好朋友。

甚至臨死的時候都沒有忘記我們。」

現在輪着哲安伸出手把肖像接了過來。他把牠檢視了一會兒，隨後帶着遺憾的語氣說：

「我呢，我一點都不認識他。我祇記得他那白髮鬚的像貌。」

於是他把畫像交還給他母親。她對那畫像投了很快的一瞥，又連忙轉過眼睛來，彷彿有幾分驚懼似的；隨後卻以她那自然的語聲說道：

「這畫像現在歸你了，我的小哲安，因為你是他的遺產繼承人呀。我們將來要把牠拿到你的新房子裏去。」

大家離開飯廳走進客廳裏去坐時，她便把那小肖像放在客廳的壁爐上，靠近時鐘放着，回復了牠以前的位置。

羅蘭裝着他的烟斗，筆爾和哲安各人燃着一根紙煙。他們兩兄弟抽煙的時候，通常是一個在房子裏來回走着，一個則埋在一張安樂椅裏，交叉着兩腿。父親卻老是以騎馬的姿勢坐在一

把椅子，並且把痰遠遠地向壁爐裏吐去。

羅蘭媽媽坐在一把矮椅上，靠近一張放着亮的小桌子繡着花，織着東西或是在襯衣被單之類上面縫着記號。

她今晚開始做一塊刺花的東西，預備將來放在哲安房裏的。這是一件艱難而又複雜的工作，她首非以全副精神應付不行。可是她的眼睛雖在數着針數，卻仍時時抬起來，向那鬆着時鐘放着的死人的畫像迅捷地窺看一下。而那兩手擱在背後，嘴裏啣着紙煙，以四五個脚步穿過那狹狹的客廳，來回走着的醫生，每次都遇着他母親的眼光。

那情形就像彼此窺伺着，兩人裏面已經發生了什麼鬥爭似的；羅蘭心裏感着異常不快，一種難於忍受的不快，彷彿在使得他的心靈變着似的。但他雖是痛苦，卻又滿足，他心想：「假使她知道我猜着了，『這時該痛苦啦！』於是每次走到壁爐面前，他便佇立一下子，瞧着那長着金髮的瑪賴沙的面孔，表示他有個固定的思想時浮在腦中。而這比一個展開的手掌邊小的小畫像，好像一個險惡的，可怕的人一樣，突然進了這房子和這家庭。

裝在衛口的門鈴忽然響了。那樣寧靜的羅蘭媽媽竟嚇得一跳，這在醫生眼中，顯然表示了她的神經不安。

隨後她說道：「這定是陸醉米太太」。而她那憂懼的眼睛又擡起來望了壁爐一下。

筆爾懂得了，也可以說是他自以為懂得了她那恐懼和痛苦的原因。女人的眼光是最靈敏的，她們的神智敏捷，思想多疑。當這快要進來的女人看到了這會沒見過的小畫像時，也許第一眼她便會發見這畫像的面孔和哲安的面孔相似。於是她便會知道並明白一切！他恐懼起來了，他感着一種害怕這宗醜事被人發覺的，突如其來的可憎的恐懼，於是他回轉身，當門開的時候，把那小畫像塞在時鐘底下，不會讓他的父親和弟弟看見。

他重遇着他母親的眼睛時，他覺得她的眼睛變了，現得昏昧和粗野。

「晚安」，陸醉米太太說，「我來陪你們喝一杯茶啦。」

可是當大家圍着她，紛紛問好的時候，筆爾從那沒有關上的門口消失了。

當大家發覺他走了時，都奇怪起來。哲安因為恐怕這青年寡婦感到難堪，狠不高興，咕嚕

道；

「多麼粗暴的東西！」

羅蘭夫人回答道：

「不要生氣他罷，他今天身體有點不舒服，並且在特洛威爾頑得倦了呢。」

「不相干」，羅蘭老爹接着說，「不能夠因為這個緣故便像野蠻人一樣溜走。」

陔太太想給這事做個轉圜，她說道：

「不對，不對，他是用英國式的禮貌走了的；人家有急事的時候是常常這樣從大庭廣衆之中溜走的。」

「啊！」哲安回答，「在大庭廣衆之中，這是可能的，可是沒有人以英國式的禮貌來對付自己的家族，而我的哥哥近來卻專門幹這一手。」

六

在一兩星期間，羅爾家裏一切如常。父親釣着魚，哲安和母親兩人忙着籌備新居，筆爾則面色非常陰沉，祇在吃飯的時候見到他。

有天晚上他的父親問他道：

「見了什麼鬼，你一直對我們哭喪着臉？這事我並不是今天才看出來的。」

醫生回答：

「這是因爲我痛感着生活的重荷的緣故。」

這老實人兒一點也不懂得這話的意思，他現着憂愁的臉色說道：

「真的這太厲害了。自從我們有運氣得到這筆遺產後，大家都像不幸似的。這竟像是我們還着了什麼意外，竟像是我們哭着什麼人似的！」

「我確是在哭着一個人呢，」筆爾說。

「你嗎，哭着誰呢？」

「啊！一個你所不認識的，而是我所痛愛着的人。」

羅蘭老爹以爲這是一宗關於愛情的勾當。這是指的一個和他的兒子有來往的輕薄女人，他問道：

「這一定是一個女人吧？」

「對啦，是一個女人。」

「死了嗎？」

「不，比死還壞，她失身了。」

「啊！」

老頭兒聽見他兒子以一種奇怪的語調，當着他女人的面，說出這番出人意外的隱事，雖也覺得奇怪，但他以爲這類事與第三人無關，也就不再追問下去了。

羅蘭媽媽好像沒有聽到似的；她臉色慘白，像是病了。她丈夫早已好幾次出乎意外地看見她坐下時像倒下在椅子上一樣，聽見她喘息着像再也不能呼吸了一樣，這時對她說道：

「真的，路易茲，你的臉色很壞，你一定是給哲安預備新居累得太厲害了！你也稍爲休息一下罷！這東西現在既然有錢了，也並不急急於此呢。」

他搖搖頭沒有回答。

她今天臉色白得那樣厲害，所以羅蘭重又注意着了。

「哎，這不行，你應當調治才對。」他說。

隨後他轉身向他的兒子：

「你看見嗎，嚇，你看見你母親病了嗎？至少你會給她診視過嗎？」

筆爾回答道：

「沒有，我並沒有看見她有什麼毛病。」

於是羅蘭生氣了：

「你瞎了眼嗎，媽的，假如連你母親不舒服了你都看不出來，那你何必做什麼醫生呢？你看她看，嚇，你看看她看。真的，這簡直瞎了眼啦，你這粗心的醫生！」

羅蘭媽媽這時呼吸迫促，面色灰白，因此她的丈夫叫道：

「你看她快要暈過去了！」

「不會……不會……這不要緊……一會兒就會過去的……這不要緊。」羅蘭夫人繼續地說

筆爾走了近去，凝視着她道：

「喂，你究竟有什麼不舒服？」

她有一種低微的聲音，急促地，反覆地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真的……沒有什麼。」

羅蘭去拿醋去了；他回轉來，把醋瓶子遞給他兒子道：

「喂：你用醋使她鬆一鬆啦。最少你總把她的心摸過一下嗎？」

當筆爾彎下身去給她按脈時，她連忙把手一抽竟至碰倒了旁邊的一把椅子。

「好，」他以一種冷然的聲音說，「讓我給你看罷，你既然病了。」

於是她把手臂伸給他，她的皮膚灼熱，血脈跳得混亂而又急促。他咕噥道：

「真的，這毛病相當厲害。要吃點鎮定的藥才好。我給你開張方子罷。」

當他彎着腰在紙上寫字時，一片包含急促的歎氣，窒息，短而抑制著的呼吸的低微的聲音

，使得他突然轉過身來。

她在哭着，兩手捧住了臉。

羅蘭嚇瘋了，問她道：

「路易茲，路易茲，你有什麼事情？你究竟有什麼事情？」

她不回答，好像有一種深沉而又可憐的非哀把自己碎裂了一樣。

他的丈夫想拿她的手，想把他的手從臉上除下來。她拒絕着，再三說：

「不，不，不。」

他回轉身對他的兒子說：

「她究竟有什麼毛病？我從沒有看見她是這樣過。」

「這沒有什麼要緊，」筆爾說，「這是一種小小的神經病的發作。」

看見她這樣苦痛着，他便覺得他心裏稍爲鬆了一點，這苦痛減輕了他的怨恨，減輕了他母親的恥辱的債務。他像一個對於自己的工作感着滿足的法官一樣凝視着她。

可是她突然立起身往門口跑去，她跑去得那樣快，既沒有人能夠斜到，也沒有人能夠阻住她。於是她跑去闖在自己的房裏了。

羅蘭和醫生面面相覷。

「這事你懂得一點緣故嗎？」一個說。

「懂得，」另一個回答，「這祇是因爲神經有點兒不滿的緣故，在媽媽這年紀是常常有毛病的。也許以後她還會時常有這樣的發作呢。」

真的，她以後時常有這樣的發作，差不多每天都有，並且每次像是由於筆爾的一句話挑發起來的，彷彿他懂得她那奇怪的莫明其妙的毛病的秘密一樣。他窺伺着她臉上那種閒歇的休息的痕跡，於是以一些劊子手的狡計，以一個字把她那暫時寧靜的痛苦喚醒起來。

而他也和她一樣痛苦着！他因爲自己不再疼愛她，不再尊敬她，卻要磨難她，而感着異常痛苦。每次當他把自己在這婦人和母親的心上割開的那血淋淋的傷口儘量地挑弄了一番之後；當他覺得是非常慘苦而又絕望之後，他便一個人出去滿街徬徨，他受着懊悔之情的痛責，受着惻忍之心的重擊，他惱怒自己不該以那親子的輕蟻把她蹂躪到那樣地步，他簡直想要跳進海裏，想淹殺自己來完結這事。

啊！他這時是怎樣願意饒恕她啊！可是他一點也不能夠，因爲他沒有辦法忘記。假如他能够不再使痛苦也就好了；可是他這事也不能夠，因爲他自己也始終痛苦着。他回去吃飯的時候，充滿了動人的決心，隨後，一見到她，一見到她的眼睛，從前那樣正直，純潔，而現在變得畏懼，慌亂，不敢見人的眼睛，他便不由自主地給以打擊，他不能忍住那來到嘴唇上的和他自己的決心相違的話語。

祇有他們兩個人知道的祇不多譽的祕密，激勵他和勵作對。這簡直是他現在無濟在脈管裏

多一種毒液，這毒液使得他想要像瘋狗一樣咬嚙。

現在再沒有什麼可以防止他把她不斷地撕裂，因為哲安現在差不多完全住在他的新房子去了，他不過每晚回到他的家庭裏來晚餐並睡覺罷了。

他常常看見他哥哥有些苛刻和激烈的地方，以為這是出於嫉妬的緣故。他自許要使他安分起來，並且總有一天要給他一頓教訓，因為這樣接二連三的鬧着，一家人的日子都過不下去了。可是因為他現在既然另外生活着，他對於這類粗暴的舉動沒有以前那樣感覺痛苦；而他的喜歡安靜的心思又使他趨於忍耐。並且財富把他迷醉了，他的思想祇落在那些對他有直接利益的的事物上面。他腦子裏充滿着一些新的細微的掛慮，竟至專門注意着一件短衣的裁製，一頂呢帽的式樣，名片的大小等。他滔滔不絕地說着他新居裏那些瑣屑的事情，他談着裝在他房內壁櫃裏的一些放襯衣的大板，擺在過道裏的衣架，為着防備別人偷着進來而裝設的電鈴等等。他決定趁着自己遷居的機會，邀大家到聖約安去作一次郊游，晚飯後再邀大家到他的新房子裏去喝茶。羅蘭老爹想要由海道去，但因路遠的關係，並且由海路去如果遇着逆風的話，說不定什麼時候可以航到，大家都不贊成他的辦法，結果租了一輛四輪輕馬車去作這次遠足散步。

大家在將近六點鐘時候動身，以便趕到那邊午餐。那塵土蔽天的大道展開在洛曼底的郊野中間，麥浪起伏的平原和圍着樹木的田地使得這片郊野像是一個無盡的公園一樣。在那被兩隻肥馬拖着慢慢前進的車子裏，羅蘭一家人，陸醉米太太和博齊汝船長大家都沉默着，被車輪的聲響震得痺了，並且大家在那雲霧似的塵土裏閉了眼睛。

這正是成熟的收穫時期。在那深綠色的苜蓿，生綠色的甜蘿蔔旁邊，黃色的麥子以一種金黃的亮光照着郊野。這些麥子好像喝了那落在牠們身上的太陽光一樣。這裏那裏都有人收割麥子，在那受着鐮刀攻擊的田裏，我們看見人們搖搖擺擺，把他們那翼形的大刃在地面游來游去。

走了兩個點頭之後，馬車折入左邊的一條路上，從那轉動着的風磨，那憂鬱的灰色的遺留物，那壓了一半而被永遠廢棄了的，那些古舊風磨中的最後的存留者的近邊經過，隨後便走進一個美麗的院落，在一所漂亮的房子前面停住了，這是本地有名的客寓。

那號號「美人亞爾浮齊」的女主人，微笑着走到車門口，把手伸給那兩位在太高的踏腳前
亞爾浮齊的女太太。

在一個帳篷底下，在那有蘋果樹蔭覆着的牧場邊上，一些鄉人，一些從亞特爾達來的巴

黎人已在用着午餐；在屋子裏面大家也聽到一些人語，笑聲和碗碟的音響。

所有的飯廳都坐滿了，羅蘭一行祇好在房間裏吃着。突然，羅蘭看見壁上掛着一些捕灰色海蝦的網罟。

「啊！啊！」他叫說道，「這裏也可以捕蝦嗎？」

「是啦，」博齊汝船長回答，「並且這裏還是全海岸捕得最多的地方呢。」

「好極了！我們吃過飯去捕蝦如何？」

恰好那天三點鐘的時候潮乾；於是決定下午大家在礁石裏面捕蝦消遣。

大家都吃得不多，免得把腳踏在水裏的時候有腦充血的危險。並且大家都想留着肚子吃晚飯，因為晚飯已經定了豐盛的酒席。六點鐘使得備齊等他們回來吃。

羅蘭老爹沒有耐性兒。他想要去買那種和牧場裏捉蝴蝶的東西非常相似的專門捕蝦的器具

這東西叫做 Janets。這是一些網做的小袋繫在一個縛在一根長棒盡頭的木圈上。亞爾浮齊老是微笑着，把這東西借了給他。隨後他便幫助兩位女太太做了一個臨時的裝束。免得把他們的長袍弄濕了。她把一些短裙，大的毛襪，草底鞋等借給她們。男子則把他們的皮鞋脫去，

在附近的鞋匠家買了舊鞋子或木鞋穿着。

隨後便一齊上路，肩上捆着蝦網，背上負着背籃。陸醉米太太在這種裝束之下顯得非常好，顯出一種出人意外的，農家女人的勇敢的風韻。

她把亞爾浮齊借給她的那條短裙很俏皮的捲起，用針縫緊了，以便能够放膽在那些礁石上面啣着跳着。她把腳踝和小腿的下節露在外面，這是那種強壯而又婀娜嬌小的女人的堅實的小腿。腰身沒有縛緊，可以隨意轉動；她還找着一頂闊了用的黃色闊邊大草帽戴在頭上，草帽的一邊捲起用一支柳條扎住，使顯現出一副鏢手似的勇敢的樣子。

哲安自從得到遺產後，每天在考慮着究竟要怎麼呢還是不娶。每次他見到她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決心討她做老婆了，隨後，等到只剩着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他又想到不妨慢慢地再考慮考慮。現在她不及他富足了，因為她每年祇有一萬二千佛郎左右的收入，不過她的財富都是不動產，都是哈佛爾盆地的田土；而這種不動產，往後是可以值得一大注錢的。這樣看來，彼此的財產是差不多的了，而那青年寡婦又確乎是他所很喜歡的。

這天，他望着她在前面走着，他心裏想：「得啦，我要決定了才行。我一定不能找到比她更好的了。」

他們沿著一個由村落降到崖壁的傾斜的小谷前進；那崖壁在這小谷的盡頭以八十米突的高處俯臨海面。在那往左右兩邊低下去的，青青的海岸的框子裏，遠遠地現出了一塊三角形的。在太陽底下像銀子一樣藍的水，一隻差不多看不見的帆船彷彿一種昆蟲似的浮在那兒。那滿是陽光的天空和海水混在一塊，簡直使人分不出彼此的界限來；走在三個男子前面的兩個女人，便在預明朗的地平線上畫着他們那包在短衣裏面的身材。

哲安目光炯炯，瞧着陸醉米太太那瘦小的腳踝，精緻的腿子，婀娜的腰身，眩目的大草帽等在他的前面逃去。這種逃避更加鼓起了他的欲望，使他漸漸採取了一般猶疑的人和怯懦的人所突然採取的那種決心。而那混着海岸的氣味，亞鐘（Aïone），苜蓿和青青的幽香，露出水面的礁石的腥氣的微溫的空氣，一面把他緩緩地陶醉着，一面更使他興奮了，他每行一步路，每過一秒鐘，每對那少婦的活潑的身影看一次，便更加決定了一點：他決定不再躊躇，決定要對她說他愛她並且想要娶她。捕蝦的事是可以供他利用的，這使他們容易得到私語的機會；並且這還是一個美麗的環境呢，一個美麗的講愛情的地方呢，把兩腳插在儲滿清水的凹地，一面望着海蝦的長鬚在海草底下逃走。

當他們走到小谷的盡頭，走到深淵的邊上時，他們瞧見有羊腸仄徑仄徑沿着崖壁下去，在

他們腳下，在海與山麓之間，在山腰左近，有一堆驚人的巨石，崩落，倒塌，亂七八糟的堆在一種長着青草的，起伏着的平原上，這一直向南奔去終於看不見了的平原是往日海岸崩塌所造成的。在這一條長着荊棘和淺草的悠長地帶，那由於火山的突發而落下來的岩石，好像消失了的，以前背負着海岸的無盡的白璧，而俯視着海洋的一座大城的廢墟一樣。

「啊，這真美，」陸太太停住腳說。

哲安追上了她，心裏卜卜地跳着，伸手給她撥下那刻在岩石上的仄梯。

他們在前面走去，同時博齊汝船長把自己的身子堅定在那兩條短腿上，伸過彎着的手臂給那被深淵駭暈了的羅蘭媽媽。

羅蘭和筆爾下去得最後，醫生不得不牽着他父親，羅蘭簡直暈眩得祇好讓自己被兒子拖着，一級一級的溜了下去。

最先下來的那對少年男女，快快地跑着，突然他們從路旁一條給人在半路上休息的木凳上瞧見一串清水從岸壁的一個小洞裏流出。這道清水起初注入牠自己掘成的一個臉盆大小的凹地，隨後便成爲僅僅兩尺高的瀑布落下，穿過那長着一片水芹的仄徑逃去，隨後又穿過那高起的堆着亂石的平原，消失在荊棘和草叢裏。

「啊！我口渴得要命了！」陸醉米太太叫說

可是怎樣喝呢？她試着用手心去掬，但水從指縫裏溜走了。哲安有了一個主意，他把一塊石頭放在路上；她跪在那石頭上面，這樣她竟可以把嘴唇湊着泉口去喝，因為她跪着，她的嘴唇便恰和泉口一樣高了。

當她抬起頭來時，她的臉上，頭髮上，睫毛上，衣上都蓋滿了晶瑩的水珠。哲安彎下身子對她低低地說道：

「你多麼美麗啊！」

她以一種責罵小孩子的語調回答道：

「你願意給我閉住嘴嗎？」

這便是他們最初交換的稍稍含有媚意的話語。

「喂」，哲安狼慌亂的說，「趕快走罷，不要讓他們追着。」

真的，他瞧見那倒退着下來，以便把兩手扶着羅蘭媽媽的博齊汝船長的背，現在就在他們後面了；稍高一點，稍遠一點的地方，羅蘭始終讓自已往下面溜着，他把身子縮在袴裏，像龜似的用手和脚在地上爬着，筆爾則在他前面監視着他的動作。

這仄徑沒有以前那樣險峻了，現在變成了一種傾斜的道路，圍繞着以前從山上崩落下來的那些大堆大堆的石頭。陸太和哲安開始跑起來，祇一會兒便到了沙灘上。他們穿過沙灘向那些礁石跑去。這些礁石散佈在一片蓋着海草的長而平的地面，這地面有着無數水蕩閃亮着。退潮的海在那邊，隔得很遠，在這有海草站人的平原的後面，海面光綠而又黝黑。

晋安把袴脚捲到腿腹上面，把衣袖捲到齊肘彎，以便放心下水，隨後他說道：「向前！」便毅然跳入最先遇到的那瀨水裏。

那少婦雖也決定立刻下水，可是比較的謹慎，她畏怯地在那小沼周圍走着，因為她在有粘性的植物上站不穩腳。

「你看見有什麼東西嗎？」她說。

「我看見你的面孔映在水裏。」

「假如你只看見這個，那你不會有好的捕蝦成績了。」

他以一種溫柔的聲音低低地說：

「啊！我寧願什麼都不捕，單單捕着這個就好了。」

她笑道：

「試試罷，你便看到牠會怎樣的穿過你的蝦網逃去。」

「可是……假使你願意呢？」

「我願意看見你捕到一些海蝦……暫時再不願意你捕到別的什麼……」

「你壞透了。我們跑去再遠一點罷，這裏什麼都沒有。」

他把手伸給她，扶着她在那滑膩的礁石上走。她小心翼翼地靠在他身上，而他便突然覺得自己已被感情佔領了，他的欲望愈熾，急於要獲得她，彷彿那在他身上萌芽着的病等着今天來開發似的。

他們一會兒便走到了一個比較深的凹地旁邊，在那顛懷着的，由一條看不見的裂縫向那邊遙的海流去的活水裏，浮動着一些長的，纖細的，有着奇奇怪怪的顏色的草，一些淡紅的綠的彷彿在游泳着的毛髮。

陸醉米太太叫道：

「看啦，看啦，我瞧見一隻蝦了，一隻大的，一隻很大的，在那裏！」

他也跟着看見了，於是毅然地走進那洞裏，雖然水浸到腰身也不顧及了。

可是那小東西切動着牠的長鬚，在蝦網之前慢慢地往後退着，哲安把牠趕到海草那兒，以

爲一定可以在那裏把牠捕到。當牠覺到被包圍了時，便突然一跳，從蝦網上溜去，穿過泥沼不見了。

那聚精會神瞧着這種追逐的少婦忍不住叫道：

「啊！多笨啊！」

他弄寧了，便糊里糊塗地把他的蝦網往一處長滿着草的水底一拖。拿出水面看時，他瞧見自己無意中在那看不見的蝦的隱伏處網來了三隻透明的大海蝦。

他得意洋洋地遞給陸太太，但她却不敢接過來，她害怕牠們那小小的頭上武裝着的尖銳的齒形的刺。

但她終於決定去拿了；她用兩個指頭拈着牠們那細長的鬚鬚，把牠們一隻一隻地放進了背籃，夾着一點兒海藻，弄得牠們死去。隨後找着一個比較淺的水窪時，她便怯生生地下去了，——因爲脚冷稍稍窒息着——她動手自己捕捉。她乖巧而又詭詐，她有着捕蝦所必需的輕捷的手腕和獵人的靈敏。差不多每次她都撈到一些被騙了的，因爲她那樣巧妙地緩緩地趕去，以至來不及逃走的海蝦。

哲安現在一隻都捕不到，可是他一步一步地跟着她，和她擦來擦去，礙在她身上，假裝對

於自己的笨拙感著異常絕望，想要跟她學習。

「啊！給我看看，」他說，「給我看看！」

隨後，當他們兩人的臉孔緊接着映在那異常清朗的，因為池底有蒼黑色植物襯成了一塊明鏡似的水裏，哲安對着他旁邊的從底下望着她的頭笑着，有時用指尖對她撫去一個彷彿落在那頭上的吻。

「啊！你多麼討厭！」那少婦說：「一個人決不要同時做兩宗事情。」

他回答道：

「我只在做着一宗事情。我愛你。」

她抬起身子，以一種嚴肅的語調說：

「喂，這十分鐘以來你究竟怎樣了啊，你昏了頭嗎？」

「不，我沒有昏了頭。我愛你，我終於敢把這事告訴你。」

他們現在直立在那有着鹽質的水窪裏，水浸到腿腹，兩手水滴滴地擱在蝦網上，他們四目相注地對瞧着。

她以一種說笑的辯駁的語氣說：

「你揀着這個時候來和我談這事，真也想得太好了呀！難道你就不能等到別的時候來說，免得妨害我捕蝦嗎？」

他喃喃地說：

「對不起，可是我再不能夠忍住不說了。我好久以來就愛了你。今天你更把我弄醉了，使我失去了理性。」

於是，突然，他像逆來順受似的，放棄了捕蝦的樂趣，勉強來談論正經事情。

「我們坐在這礁石上罷，」她說，「我們可以安安然然地來談。」

他們爬上那稍高的岩石，當他們在那上面並排坐好了，滿身曬着太陽，兩腳垂着時，她再開口道：

「親愛的朋友，你已不是一個孩子，而我也不是一个少女。我們彼此都明白這是什麼事情，並且我們可以考慮我們行動的一切結果。你今天既然決定對我宣佈你的愛情，那我自然猜想你是要娶我。」

他毫無料到會有這番明確的陳述，他費頭費腦地回答道：

「自然啫。」

「你會同你的父親和母親說過這事嗎？」

「沒有。我想先知道你肯不肯。」

她把她的還沒有乾的手伸給他，他連忙把他的手合上去，她便說道：

「我呢，是很願意的。我相信你善良而又誠篤。不過你得記住我不願使得你的雙親不樂。」

「啊！你以為我的母親沒有預料到嗎？假如她不希望我們結婚的話，她會像她現在那樣的愛你嗎？」

「這話不錯，我對於她的好意是有點兒惶惑的。」

他們閉住嘴了。他以為她會慌亂的，料不到她却這般安定，他本來期待着一些含有媚意的可愛的舉動，一些表示着應允的拒絕，他本來期待着在那蕩漾的水中，一面捕蝦，一面演出一齣俏皮的愛情喜劇！而現在完了，他覺得他祇說上二十句話便已經結合了，已經成親了。既然他們兩人都同意了，那麼他們便再沒有什麼話好說了，現在他們兩人對於剛才那樣迅速地經過的一切都感着一點窘迫，甚至還有點兒慚愧，兩人再不敢說話，再不敢捕蝦，簡直不知道要怎麼辦了。

羅蘭老爹的聲音救了他們：

「到這裏來，到這裏來，孩子們！來看看博齊汝呀。他把海都捕空了，這傢伙。」

博齊汝船長捕蝦的成績真的好極了。他水浸到腰身，由這個泥沼到那個泥沼，祇一眼便認出那最好的地方，於是拿着他的蝦網，以一種從容而又確當的動作，搜索着所有隱藏在海草底下的蝦窠。

而那些漂亮的透明的灰褐色的海蝦便在他的手心裏躍動着，當他以一個乾脆的手勢拿着牠們擲進背籃的時候。

羅蘭太太驚異着，高興着，再也不離開他了，盡力地模倣着他，差不多把她允許的事和跟在牠後面夢想着的哲安都忘記了，只一心沉浸在那從飄浮着的草下撈取海蝦的孩子般的快樂。

羅蘭突然叫道：

「看哪，羅蘭太太跑到我們這裏來了。」

她起初一個人和筆爾留在海灘上，因為他們兩人彼此都沒有到礁石上去跑，到潮水裏去搜索的欲望；可是他們却躊躇着不敢留在一塊。她怕他，而她的兒子也怕他和他自己，怕他自己

那種不能自制的殘酷。

後來他們終於靠得很近地坐在砂灘上。

兩人一同在那被海風緩和了的暑熱中，對着那閃着銀光的藍色海水的浩瀚且平和的水平線同時想道：「倘在以前，這地方的天氣該是怎樣使人舒服啊！」

她不敢和筆爾說話，她知道他會給她以一個冷酷的回答；他也不敢和他的母親談話，他知道自己會不由自主地出之以兇暴。

他用棍尖蹂躪着那些圓圓的砂石，他轉動槍們並打擊牠們。她呢，兩眼朦朧着，抓了三四顆石頭在手裏，以一種迂緩的機械的手勢，把牠們由這個手遞到那個手。隨後，她那向着前面游來游去的飄忽不定的眼光，在海草中間看出了和陸太太在一塊捕蝦的她的兒子。於是她把眼睛跟着他們，窺看着他們的動作，她以母親的本能，模糊地領會到他們像平常一樣沒有交談一句話。當他們在水面照着時，她看見他們並排的彎着腰；當他們試探着他們的心時，她看見他們面對面的站立着；隨後她看見他們爬上礁石，坐在那上面締結婚約。

他們的影像很明顯的浮現在那彷彿祇有他們兩人在的水天相接的背景中間，他們的影像在這天、海和岸壁的廣大的空間，現着一種偉大的氣概並且像象徵着什麼似的。

筆爾也瞧見他們，他的嘴唇裏突然發出了一聲乾笑。

墨爾媽媽並不會轉過身來，但她問他道：

「你怎麼的？」

他老是嘲笑着：

「我在與習。我現在懂得了人家是怎樣地準備着做烏龜。」

她聽着這話不禁暴怒起來，烏龜這兩個字太難聽，並且她以為這是間接刺她的。

「你這話是爲着誰說的？」

「爲着哲安呀！看他們這樣子實在滑稽！」

她感動得太利害了，微微顫慄着，以很低的聲音咕噥道：

「啊！筆爾，你多麼殘酷哪！這個女人即是正直的化身。你弟弟是決不能找到比她更好的

女人。」

他簡直放聲笑起來，一種故意的，突發的笑。

「哈！哈！哈！即是正直的化身！所有的女人都即是正直的化身……而所有她們的丈夫都

是烏龜。哈！哈！哈！」

她一聲不響，立起身，連忙跑下那傾斜的沙灘，冒着滑倒，跌進那些隱藏在草底下的洞裏，折斷腿或臂的危險，一往直前的，差不多跑着一般，穿過那些泥路，向着她的另一個兒子走去。

哲安看見她走近來了，便叫道：

「怎的？媽媽，你決定來捕蝦了嗎？」

她沒有回答他，抓着他的手臂，好像要對他說：「救救我罷，保護我罷！」

他看見她那樣慌亂，大吃一驚；

「你臉色多白啊！你究竟怎麼的？」

她吃吃的說道：

「我差一點跌了，我提心吊膽地走過了這些礁石。」

於是哲安引導着她，扶着她，把捕蝦的法子講給她聽，以便引起她對這事發生興趣。可是因為她一點也不留心聽他的話，而他又感到一種要把自己的祕密講給什麼人聽的猛烈的要求，他便把她帶到較遠的地方，低低地對她說：

「你猜我做了什麼？」

「可是……可是……我不知道。」

「猜猜看。」

「我不……我不知道。」

「那麼我告訴你罷，我對陸太太說過我想娶她。」

她什麼話也不回答，她頭昏腦脹，差不多快要不懂他的話了。她復說道：

「娶她？」

「對啦，我幹得不錯嗎？她是很可愛的，不是嗎？」

「是啦……很可愛的……你幹得不錯。」

「那麼你贊成嗎？」

「是啦……我贊成。」

「你說這話時現得多麼奇怪啊。別人以為……以為……你是不滿意的。」

「但我……我是滿意的。」

「真的嗎？」

「真的。」

爲着證明她確乎滿意，她把兩臂緊抱着他，在他的臉上吻着，那種母親給孩子的沉重的接吻。

隨後，當她把眼睛裏浮上來的幾顆淚水，揩去了時，她看見那邊海灘上有個人背朝天睡着，像一具死屍似的，臉孔埋在砂裏，這是她的另一個的兒子，那在苦思着，窮望着的筆爾。

於是她拉着她的小哲安走得更遠，走到距離波浪很近的地方，他們很久的談着這宗婚姻，這是她所最關心的事情。

漲起來的海水把他們趕去和那幾個捕蝦的合在一塊，隨後大家回到了岸邊，把那假裝睡着了的筆爾喚醒，那天晚飯吃得很久。大家喝了很多酒。

坐在四輪馬車裏回來的時候，除開哲安，其餘的男子都假寐着。博齊汝和羅蘭每隔五分鐘便倒在他們旁邊的人的肩上，那被壓的人把肩頭一搖，推去了他們。於是他們便豎直身子，停止鼾呼，睜開眼睛，咕嚕道：「天氣真好啊，」但差不多話才說完又立刻向另一方面倒去了。等到回到哈佛爾的時候，他們兩人竟睡得那樣深沉，別人費了很大的力量才把他們搖醒，而博齊汝甚至拒絕到哲安家裏去吃那在等着他們去吃的茶點。大家祇好讓他在他自己家裏的門口下了車。

這青年律師今晚第一次要在他的新居睡覺了；他能够恰巧在今晚把他未婚妻不久就要來住的房子指示給她看，因此他突然感着一種狂喜，一種稍稍幼稚的狂喜。

女僕已經走了，羅蘭媽媽說過她自己來燒水，並且自己來服事客人，因為她不願讓僕人守夜，恐怕火燭。

除掉她，她的兒子和工人之外，沒有任何人進來過，爲的好使別人突然看見這樣漂亮的房子時感到異常駭異。

哲安請大家在進口處等着。他要去把燭和燈點燃，於是將陸太太，他的父親和他的哥哥留在黑暗中，隨後他叫道：「來呀！」把門向兩邊大開着。

那嵌着玻璃的過道裏燃着一球吊懸的燭台，和許多邊隱藏在棕櫚樹，橡樹和花裏面的五光十色的玻璃燈，驟然看去簡直像是一個戲台的佈景似的。剎那間，大家有點目瞪口呆的樣子。被這種富麗所驚撼的羅蘭老爹喃喃地說道：「媽的。」簡直想要拍起手來讚美了。

隨後大家走進第一個客廳，面積不大，壁上裱着淡紅的綢料，椅子也是用同樣的綢料做的。那大的會議室陳設狼狽實，壁和椅都用着一色淡紅的綢料，現得非常堂皇。

哲安坐在他那滿列着書籍的辦公桌前的靠椅裏，以一種莊嚴的，稍嫌做作的語調說：

「是啦，太太，明顯的法律條文使我剛才接受了你的委託，並使我絕對相信我們現在所商議的事，不到三個月便可獲得圓滿的解決。」

他瞧着陸陸太太，她則望着羅蘭媽媽微笑；而羅蘭媽媽便抓着她的手，緊握着。

哲安神采弈弈，像中學生一樣手舞足蹈起來，叫說道：

「嚇，你們看在這房子裏說話多麼響亮呀！這客廳是最適於辯護的。」

他開始高聲陳述起來：

「假使單是人道，單是我們對於一切痛苦所感着的自然的好意，也可以成爲我們向諸位所要求的救免的原因的話，我們將訴之於你們的憫隱之心，法官先生，訴之於你們的父親之心和人類之心；可是我們這有法律相助，我們現在要在你們面前提出的祇是這法律的問題……」

筆爾瞧着這所本來要成爲他所有的住宅，對於他弟弟這種頑皮的舉動不禁感着憤慨，他覺得他確乎狼狽並且沒有多少頭腦。

羅爾媽媽把右邊的一張門開了。

「這是臥室，」她說。

她會以整個母親的愛來裝飾這間臥室。壁上糊着洛安出產的那種模擬洛曼底古代織物的麻紗。一張路易十五時代的畫，一把彫着凸花，把手上一邊有一隻鴿嘴的靠椅，壁四壁和滿房傢具都洋溢着一種可愛的鄉村風味。

「啊！這漂亮極了，」陸太太說，她走進這間房子時，現着稍爲嚴肅的樣子。

「你喜歡這間房子嗎？」哲安問她。

「歡喜極了。」

「你知道我聽着這話是多麼高興啊。」

他們脈脈含情的彼此凝視了一下。

可是她在這間將來要成爲她的新婚房間的臥室裏，稍稍感着不自然，感着一點兒惶惑。她進來的時候便注意到那臥床是極大的，確是一張夫婦同睡的床，這牀是羅蘭夫人選定的：她一定預料到並且期望着她的兒子不久就要實現的結婚；但這種做母親的周道處頗使她高興，因爲這無異對她說這份人家在等着她。

隨後當大家回到客廳裏的時候，哲安突然把左邊的門開了，於是大家看到那開着三個窗戶的，裝着一些日本籠燈的圓形飯廳。母子兩人曾用着所有的匠心巧思來佈置這間房子。這間有着竹製傢具，瓷人，五彩陶器，錦緞，綴有雨滴似的玻璃珠的透明的簾子。釘在壁上以便吸住壁布的扇子等等的房間，再加上那些屏風，大刀，假面具，真的羽毛做成的靴，和一切瓷的，木的，紙的，象牙的，螺鈿的，青銅的小玩意，使得這間房子現出一種由欠缺敏感，趣味。藝術教育中的笨手盲目所弄出來的矯飾和裝作的模樣。可是這卻是衆人最讚美的一間房子。筆爾以一種稱稍含着苦味的譏嘲說了幾句不很恭維的話，他的弟弟登時便覺不快。

桌上生果擺得像金字塔似的，點心也堆得很高。

可是大家一點也不餓；都祇啣吸了一點生果，嘗了一嘗點心。隨後，差不多經過一點鐘的

時間，陸太太便起身告辭。

羅蘭老爺決定把她送到她家的門口，並且立刻和她動身，至於羅蘭夫人，則因女僕不在，還要在這屋裏巡看一遍，免得她的兒子缺少什麼。

「我得轉來接你嗎？」羅蘭老爺問。

她猶疑了一下，隨後回答道：

「不用，你回去睡罷。筆爾會領我回去的。」

等他走了，她便把燭吹熄，把點心，糖，各種里古耳酒收在櫃裏鎖好，把鑰匙交把哲安；隨後她便走進臥房；把被窩揭開，石飲水盥裏是不是滿滿的盛着涼水，窗戶有沒有關好。

筆爾和哲安留在小客廳裏，哲安還因為他的哥哥批評了他的趣味覺得不快，而筆爾則因為看見他的弟弟住在這房子裏，漸漸的更爲憤怒。

他們兩人都坐着抽烟，沒有說話。筆爾突然站起身說：

「這寡婦今晚臉色很疲倦，還是旅行並沒有使她變得好看呢。」

哲安忽然感着一種傷了心的柔懦者的突如其來的暴怒。

他憤激得氣都吐不出來，他吃吃的說：

「你以後再說到陸太太時，我不准你叫她『寡婦！』」

筆爾轉身向他，傲慢地說：

「你好像在對我下命令似的。你瘋了嗎？」

哲安立刻站起來：

「我沒有瘋，可是我受够了你的臉嘴了。」

筆爾嘲弄他道：

「你受够了？難道你是陸太太的一部分嗎？」

「你得知道陸太太快要成爲我的妻子。」

另一個笑得更猛了！

「啊！啊！好極了。我現在才知道爲什麼我不應當再叫她『寡婦』。可是你用了一種奇怪

的方法來向我通知你的婚事啦。」

「我不准你說笑……你聽到嗎……我不准你說笑？」

哲安走了近來，臉色蒼白，聲音發抖，他是被這種繼續攻擊他所愛的，他所選中的了的女人的諷刺激怒得更厲害了。

可是菲爾也突然同樣暴怒起來。所有積在他心上的那些無力的忿怒，壓住的怨恨，近來克
制着的反感和沉默的非痛等都湧上了腦中，使他像充血了似的頭腦錯亂了。

「你敢？……你敢？……我命令你給我閉住你的鳥嘴，你聽見嗎，我命令你給我閉住你的
鳥嘴！」

哲安料不到他這樣猛烈，剎時沉默着，他在那當我們盛怒時所逼有的昏亂的思緒裏尋找那
可以一直刺傷他哥哥的心的話語和字眼。

他努力使自己鎮靜着以便打聲得更有力量，靈力使他的話說得緩慢以便聽去更覺銳利：

「我好久以來就知道你嫉妬我，從你開始叫她『寡婦』的那天起就知道了，因為你懂得這
稱呼是使我難過的。」

菲爾發出了他慣於發出來的那種尖銳的輕侮的笑聲：

「啊！啊！天啊！我嫉妬你！……我？……我？……我？……我嫉妬你什麼呢？……嫉妬
你什麼呢？……天啊！我嫉妬你的臉孔呢，還是嫉妬你的頭腦？……」

可是哲安知道他已觸着他的傷口了：

「對嘴，你嫉妬我，你從小就嫉妬我；你看見這女人選中了我而不要你的時候你便暴怒起

筆爾一直退到壁爐前，嘴唇半開着，眼睛睜大着，他有着那種可以使人犯罪的狂怒。

他以一種較低的，但是喘促的聲音重複說着：

「閉住你的鳥嘴罷，閉住你的鳥嘴罷！」

「我好久以來就要把我所想的告訴你；你現在給了我這個機會，算你自己倒霉罷。我愛了一個女人！你知道這事，而在我面前嘲弄她，你逼得我無路可走了；算你自己倒霉罷。但你要這樣時，我便會敲碎你那些有毒的牙齒！我會強迫你尊重我。」

「尊重你，我？」

「對啦，尊重我！」

「尊重你……你……爲着你的貪慾使我們一家子名譽掃地的你？」

「你說什麼？再說一遍……再說一遍好嗎？……」

「我說沒有人會接受別人的財產，假使因此要成爲別人的兒子的話。」

哲安呆立着不動，他不懂得他的話，他聽着這話裏有因的諷示驚惶失措了：

「甚麼？你說……再說一遍好嗎？」

「我說大家在耳語着，大家在傳播着，說你是那個把財產留給你的人的兒子。聽好啦，一個自愛的孩子他不會接受那使他母親身名狼籍的金錢。」

「筆爾……筆爾……筆爾……你竟想到這上面？……你……這是你……你……說出這番污辱的話嗎？」

「對啦……我……這是我說的。你難道沒有看出我一個月以來悲哀欲絕嗎？我晚上通曉不睡，而白天像畜牲一樣隱藏着；我痛苦，羞恥到簡直不知道自己說的什麼，做的什麼，也不知道自己會變成什麼樣子，因為我起初還祇猜到，而現在卻已明白了。」

「筆爾……住嘴罷……媽媽就在隔壁房裏！她會聽到我們的話……她聽到我們的話。」

可是他非把他的心事說個痛快不行！於是他把他的疑心，他的推測，他內心的鬥爭，他得到的把握，和那又一度失去了的肖像的故事等，什麼都說了。

他以一種短促的，斬碎的，差不多是不連貫的，一種患有幻覺者的話語說着。

他現在似乎忘記了哲安和那在鄰室的他的母親。他旁若無人地說着，因為他非說不可，因為他實在太痛苦了，因為他把他的創口壓得太厲害了。這創口腫大成了一個瘤，而這瘤穿穿了，迸射出膿血把所有的人都污辱了。他像平素一樣來回走着；兩眼直視着前面，指手劃腳地，在

一種絕望的瘋癲中說着；他喉嚨裏充滿着嗚咽，一種對他自己的怨恨的反動；他像在告白着他的苦難一般，——那種家人間的苦難；他像把他的痛苦拋在那飛躍着一些言辭的不聞不見的空氣裏似的。

哲安驚駭萬分，且差不多突然被他哥哥那種盲目的強力所說服，他緊靠着一張門站着，他猜到他的母親在那張門後聽着他們。

她不能夠出來；她出來非經過客廳不行。而她沒有回到客廳過；然則她是不敢進來了。

筆爾空外蹬着脚叫道：

「唉，我真是豬啊，說出了這番話！」

於是他帽子也沒感便逃下樓去了。

通到街上上去的那張大門砰碰的關上，那聲音把深深的沉在昏迷狀態裏的哲安震醒了。比幾點鐘還現得悠長的幾秒鐘過去了，而他的靈魂還沒有脫去那種白癡的感昧之境。他狠覺到自已馬上便得考慮，便得有所作為，可是他等候着，因為害怕，柔弱，卑怯的緣故，他甚至不願懂得，不願明瞭，不願記起。他是屬於那種把無論什麼事都攔到明天再說的拖延的人一類的，當他非立刻採取一個決斷不行的時候，他也還是本能地在設法展緩一會兒。

可是經過筆爾的一番叫號之後，現在他周圍充滿着深沉的寂靜，這種從驚惶，傢具所反映出來的寂靜，加上十枝燭和兩盞燈的光亮，使得他突然恐怖到連他自己也想逃跑了。

於是他搖動他的思想，搖動他的心，他試着思慮起來。

他有生以來從沒有遇到過什麼困難，他是那種隨遇而安，讓自己像水一般流着的人們之一。他在中小學的時候，曾經用心念書，那是爲着免得被罰；他在大學裏循規蹈矩地學完了他的法律，那是因爲他的生活平靜。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他看來都狠自然，而沒有引起他的別種注意。他腦子裏沒有一點隱秘的處所。因爲性情的關係，他歡喜秩序和節操；因此他現在對着這慘禍，正像一個從來沒有游泳過的人落在水裏一樣。

他起始想加以懷疑。他哥哥因爲怨恨和嫉妬的緣故說了謊嗎？

可是假若他自己不會絕望到了極點，他怎會下賤到說出這番污辱他們母親的話呢？並且他的耳朵裏，他的眼睛裏，他的神經裏，甚至他的肉裏都保存着筆爾的一部分言辭，一部分痛苦的叫聲，一些和事實一樣不可抗的，不可非議的痛苦的語調和手勢。

他的精神完全潰裂了，他簡直不能作一個動作或有一種意志。他困苦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而他覺到母親就在門背後，她什麼都聽到了，她在等待着。

她在幹什麼呢？沒有一個動作，一個戰慄，一回呼吸，一聲歎氣，可以使人想到門板後面有着一個人在。她逃走了嗎？但從什麼地方逃走呢？假如她逃了……她難道從窗戶裏跳到街上去了！

他被一種突然襲來的恐怖所鼓起，這種恐怖來得這樣迅速且有權威，竟使他像是門都沒有開便衝進了他的臥房似的。

房間裏像是空着。祇有一枝燭放在衣櫥上照亮着房間。

哲安向窗戶跑去，窗戶是關着的，連外面的百葉窗都關了。他回轉身，以他那驚慌的目光搜尋着房內那些黑暗的角落，於是他看見床鋪上的帳子已經放下了。他連忙跑去揭起來。他母親睡在他的床上，臉孔埋在枕頭底下，這枕頭是她用那痠癢着的手抓來擱在頭上，以便什麼也不再聽到的。

他起初以為她窒息着了。隨後，他抓着她的肩膀，把她翻了一個身，她還沒有拋棄那蓋在她的臉孔上，且被她用嘴咬着免得自己呼出聲來的枕頭。

可是他一經觸着這僵硬的身體，這兩隻痠癢着的手臂，他便懂得她曾受着怎樣難以形容的痛苦打擊。看着她用手和齒那樣堅毅有力地把那塞滿着烏毛的布袋塞着自己的口，蓋着自己

的耳和目，免得他看見她和她說話，由他自己所受的打擊，他便知道人是可以痛苦到怎樣程度的。於是他的心，他那單純的心，便不勝其憐憫之感。他不是一個法官，他，連一個仁慈的法官都說不上，他祇是一個懦弱的人，一個溫柔的兒子。他一點也不記得另一個對他說的話了，他不研究，也不爭辯，他祇用他的兩手觸着他母親那一動也不動的身體，他既不能奪下她臉上的枕頭，他便吻着她的衣裳叫道：

「媽媽，媽媽，我可憐的媽媽，你看看我呀！」

假使她的週身沒有流過一道差不多看不出來的顫慄，一道緊張着的弦的振動時，他便真像死了一樣。他反覆地說道：

「媽媽，媽媽，聽我說啦。這事不是真的。我知道這事不是真的。」

她抽縮了一下，窒息了一下，隨後便突然在枕頭上嗚咽起來了。於是她所有的神經都弛緩過來，連那些僵硬了的筋肉也柔軟了，連那些半開着的指頭放下了枕頭；他便發現了她的臉孔

她的臉孔完全是白的，從她那閉着的眼瞼裏流出了一滴一滴的眼淚。他抱着她的頸根，吻着她的眼睛，慢慢地，狂亂而用力地吻着，他的嘴唇都被她的眼淚浸濕了，他老是說：

「媽媽，親愛的媽媽，我知道這事不是真的。你不用哭，我知道！這事不是真的！」
她豎起了身子，坐着，凝視着他，挾着在某種情況自殺時所必需鼓起的勇氣對他說：

「你的話不對，這事是真的，我的孩子。」

於是彼此面對面一句話都沒有了。暫時之間她又窒息着，她把喉嚨伸直，把頭向後仰着以便呼吸，隨後她又克服了自己，再說道：

「這事是真的，我的孩子。我爲什麼要撒謊呢？這事是真的。如果我撒謊，你會不相信的。」

禮現出像是瘋了的樣子，他恐怖極了，突然跪在床前低低說道：

「不要說了，媽媽，不要說了。」

她以一種驚人的決心和毅力站了起來。

「可是我再沒有什麼話可和你說了，我的孩子，永別了。」

她向着房門走去。

他伸開兩臂抱住她，叫道：

「你做什麼，媽媽，你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難道我知道嗎……我再沒有什麼事好做了……因為我現在祇剩一個人。」
她掙扎着想要逃走。他抓住她，他祇會反覆地叫着：

「媽媽……媽媽……媽媽……」

她一面用力想脫出他的懷抱，一面說：

「不要抱住我，不要抱住我，我現在已不是你的母親了，我現在和你，和任何人都沒有一點關係了，什麼關係都沒有了！你是既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了，我可憐的孩子……永別了！」

他忽然領會到假使讓她走了，他便再也不能見到她，於是他抱起她，把她放在一把安樂椅上，強迫她坐下，隨後他跪在她面前用兩臂攔住她。

「你絕不能離開此地，媽媽；我愛你，我要留着你。我要永久地留着你，你是屬於我的。」
她以一種被壓服了的聲音低低說道：

「不行，我可憐的孩子，這是不可能的事情，今晚你哭，而明天你便會把我丟到門外。你也不會原諒我的。」

他以那樣熱烈而又出乎真愛的叫聲回答：「啊！我嗎？我嗎？你多麼不了解我啊！」使她

續着，竟至感動到發出一個叫聲，用兩手抓着他的腦袋，猛烈地拉到自己面前，狂熱地抱着他。

隨後她一動也不動，把自己的臉孔緊貼着兒子的臉孔，隔着鬚鬚，她感到了他的肉的熱；她湊着他的耳朵，輕輕對他說道：

「不對，我的小哲安。你明天不會原諒我的。你自己以為你會原諒我，但這是靠不住的。你今晚原諒了我，並因此救了我的性命；可是得讓你不再看見我才行。」

他緊攬着她，再三說：

「媽媽，不要說這樣的話！」

「真的，我的乖寶，我非走不可。我既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也不知道要怎樣辦，也不知道要怎樣說，可是我非走不可。我如果不走的話，我會不敢看你，也不敢抱吻你，你懂嗎？」

於是這回他也低低地湊着她的耳朵說：

「親愛的媽媽，你會留在這裏的，因為我要這樣，因為我需要你。你得立刻發誓聽從我的

話。」

「不，我的孩子。」

「啊！媽媽，非這樣不行，你聽到嗎？非這樣不行。」

「不，我的孩子，這是不可能的。這樣便會把我們兩人都判到地獄裏去。這一個月來，我已嘗到這種刑罰的味道了。你現在感動着，可是當這種感動之情過去了的時候，當你看着我像筆爾看着我一樣的時候，當你記起我所告訴你的話的時候！……啊……我的小孩，你試想想……你試想想我是你的母親呀！……」

「我不願你離開我，媽媽，我祇有你了。」

「可是我的孩子你得想想我們再不能看見了彼此不會紅臉，我不會感着羞得要死，而你的眼睛不會使得我的眼睛垂下來。」

「這不是真的，媽媽。」

「是的，是的，這是真的！啊！我懂得你那可憐的哥哥的一切內心的爭鬥，從第一天起所有一切內心的爭鬥。現在，當我聽到他走進屋時，我的心便跳到我胸脯都衝破了，當我聽到了他的聲音時，我便覺得我會要暈了過去。那時我還有着你呢！現在你也沒有了。啊！

我的小孩，你以為我能够和你們兩個一塊生活嗎？」

「是的，媽媽。我愛你愛得太厲害了，我不會再想到這事的。」

「啊！啊！這那裏是可能的事呢！」

「是的，這是可能的。」

「你怎能要我看見你們兩人時不再想起這事呢？難道你們會不再想起這事嗎，你們？」

「我嗎，我可以發誓！」

「可是你每天會時時刻刻想起這事的。」

「不會，我向你發誓。並且，你聽我說：假如你走了，我便會自殺。」

禮簡直被他這種幼稚的威脅嚇倒了，她摟緊他，帶着一種熱情的溫柔撫摸着他。他接下去

說道：

「我愛你的程度實在超過了你的想像，超過了很多很多。來，不要胡鬧罷。你祇試着留住八天看看。你答應給我留住八天嗎？你不能拒絕我這個要求罷？」

他把兩手擱在哲安的肩上，伸直手臂抓着他的臂膀說：

「我的孩子……讓我寧靜點不要感動。先讓我說罷。假使我有一次聽到你的嘴裏說出這一

個月來從你哥哥的嘴裏聽到的話，假使我有的一次從你的眼睛裏看出了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過的

意思，假使我從一個字或一個眼色猜到了我在你的心目中也像在他的心目中一樣可憎的話……一個鐘頭以後，你聽到嗎，一個鐘頭以後……我便會一去永不再返了。」

「媽媽我向你發誓……」

「讓我說罷……一個月來我已經受着了一個人所能受着的痛苦。從我懂得你的哥哥，我的另一個兒子在懷疑着我，並且他一分鐘一分鐘地猜着了事實的那剎時起，我一生的任何時間都成了我不能對你解說的一種苦難。」

她的聲音是那般沉痛，竟使哲安感染了她的痛苦，兩眼孕滿着淚水。

他想抱吻她，可是她把他推開說：

「讓我說……聽啦……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好使你懂得……可是你不會懂得的……因為……假使你要我留着的話……那非……不，我不能夠！」

「說呀，媽媽，說呀。」

「好罷！我說。至少我沒有騙你……你要我留着和你在一塊，不是嗎？爲着這個緣故，爲着使我們還能够看見，還能够說話，還能够整天在一個屋子裏碰到——因爲我現在簡直再不敢開門了，恐怕在那門後見到你的哥哥，——爲着這個緣故，你不要原諒我，——再沒有什麼比

原諒還使人難堪的，——卻要對於我以前所作的事根本不感着惱怒……你要覺得自己很強，覺得自己與衆不同，你才能想到你不是羅蘭的兒子而不會紅臉，而不會輕視我！——我已痛苦够了……我大痛苦了，我再不能痛苦了，不，我再不能痛苦了！並且我的痛苦不是從昨天開始的，這是由來已久的……可是你不會懂得這事，你！爲着使我們還能一塊生活，還能互相擁抱，我的小平安，你很可設想我雖是你父親的情婦，可是其實更是他的妻子，他的真正妻子，我對於這事心裏沒有什麼慚愧的，我什麼都不後悔，他現在死了我還是愛他，我將永遠愛他，我祇愛過他一人，他是我的整個生命，我所有的快樂，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安慰，我的一切，在那樣長久的時間裏，他是我的一切！聽我說吧；我的小平安，我可以當着上帝面前說，假使我不會遇着他，那我的生涯中便沒有一點趣味，什麼都沒有。沒有一點愛憐，沒有一點溫柔，沒有一點那種可使我們非常懷憶着自己衰老的時份什麼都沒有！我的一切都是他給我的！在這世界上我祇有他一人，隨後有着你們兩個，你哥哥和你。沒有你們，我的生活便是空虛的，像夜晚一樣黑暗和空虛。假使我不會遇着他，那我便什麼都不會愛，什麼都不會認識，什麼都不會希望，甚至連哭都不會有了。——因爲我會哭過，我的小平安。啊！是啦，我會哭過，自從我們來到這裏起。我會把整個自己給了他，身體和靈魂，永久的，幸福地給了他，並且我可

以在那把我們配成一對的上帝面前宣說，在十多年間，我是他的妻子正和他是我的丈夫一樣。隨後，我知道他——我沒有以前那樣熱烈了。他是始終和善而又慇懃的，可是我在他的心目中已不和以前一樣了。這便完了！啊！我會怎樣哭過來啊！……生活是怎樣卑劣而又狡詐啊！……什麼都不會持久的……於是我們便搬來了這裏；而我便永沒有再見着他，他永沒有來過……他每次來信總說要來！……我一直等着他！……而我不會再見着他！……而現在他卻死了！……可是他既然想到你，那他一定還愛着我們。我呢，到我呼吸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還會愛他的，我永遠不會否認我是愛他的，並且我因你是他的兒子所以愛你，我在你面前是不能因為他的緣故感着羞愧的！你懂得嗎？我不能夠！假使你要我留着的話，那你便要同意做他的兒子，並且我們要問或談到他，你要稍稍愛他，我們兩人互相看着的時候要想到他。如果你不願意的話，如果你不能夠的話，那便永別了，我的小寶寶，我們現在決不能留在一塊了！你要我怎樣我便怎樣。」

哲安以一種溫柔的聲音回答道：

「留着，媽媽。」

她把他緊抱在懷裏又哭起來了；隨後她把自己的臉孔緊貼着哲安的臉孔繼續說道：

「好的，但是筆爾呢？我們怎能和他在一起呢！」

哲安低聲說：

「我們總可以想出一個辦法來。你是再不能和他在一塊生活的。」

一想到大的一個兒子，她痛苦得癢癢起來。

「不能，我再不能和他一塊生活了，不能！不能！」

她於是投在哲安的懷裏，她的精神方面過着了危難似的，叫說道：

「你把我從他的身邊救出來罷，我的小寶寶，救救我罷，想個辦法，我不知道……找我看

……救救我罷！」

「好的，媽媽，我會想法子的。」

「立刻……非立刻不行……你不要離開我！我害怕他……我怕得這樣厲害！」

「好的，我會找出辦法來的。我應許你。」

「啊！可是快，快！你真不知道我看見他時，我是怎樣的一種感覺。」

隨後她在他耳朵裏輕輕地說：

「把我留在這裏，留在你家裏。」

他猶疑着，以他那種確切的思慮細想了一下，他便懂得了把他母親留在他那裏的危險。

可是他得和她許久許久地解說着，爭辯着，以一些明確的論證來戰勝她的狂亂和恐怖。

「祇要你把我留着今晚一晚，」她說，「祇要你把我留住今夜一夜。明天你可對羅蘭說我因為病了所以沒回。」

「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筆爾已經回去了。來，勇敢點罷。明天我便要把一切事情調理好。明早九點鐘，我便會回到家裏。來，戴上帽子，我送你回去。」

「你要我怎樣我便怎樣，」她帶着一種小孩子似的，恐懼和感激的信從態度說。

她試着站起來；可是她所受的打擊太厲害了；她還不能把自己豎在自己的腿上。

於是他給她喝了一點糖水，呼吸了一點 Airali，用醋給她搽了一揩太陽。她像分娩後的產婦一樣，聽憑他服事。

她終於能够走路了，她挽着他的臂膀。當他們經過市政廳的時候，時鐘正敲三點。

在他們的住宅面前，他抱吻她，對她說道：「再見，媽媽，請勇敢一點。」

她偷偷地爬上那寂無人聲的樓梯，走進她的臥房，連忙脫下衣服，懷着以前那種和人幽會後的感動，溜進正在鼾呼着的羅蘭身邊。

在那屋子裏，祇有筆爾一人沒有睡着，他聽到她回來。

百安回到他自己家裏的時候，便倒在一張沙發上，因為那使得他哥哥想像一隻被追逐着的飛鳥一樣跑且逃的悲哀與掛慮，在他那懶惰性情上卻發生了另一種影響，彷彿把他的腿和臂都折斷了。他覺得自己軟弱到不能再動一動，不能走上床去了，他的身子和靈魂一樣軟弱，疲倦，煩悶。他並不像筆爾一樣，在那種親子之愛的純潔上，在這包藏着驕傲之心的秘密的尊嚴上，受着了打擊，而是被那同時使他最寶貴的利益感着威脅的運命的一拳所壓服。

當他的靈魂終於寧靜了的時候，當他的思想終於像被人打着攪着的水一樣仍復明澈了的時侯，他便審視着人家給他啓示了的罪惡。假使他是從別的完全不同的方法，聽到了他的身世的秘密時，那他一定會憤怒，會感着深沉的悲哀；可是在和他的哥哥爭吵了一番之後，在有着這番震撼他的神經的猛烈而粗野的告發之後，他母親的自白的傷心的情緒，使得他再沒有氣力反抗了。那給予他的惻隱之情的衝擊，竟厲害到使他在一種不可抗的感動之下，戰勝了一切不入見和一切自然道德的神聖的感受性。並且，他本來不是一個富於抵抗力的男子。他不喜歡和任何人鬥爭，尤其不喜歡和自己鬥爭；於是他放任了，並且由一種本能的趨向，由一種天生對

於安寧，對於溫柔且平靜的生活的愛好，他便立即掛慮到那些將要在他的周圍發生並且同時打擊他的混亂。他預料到這些混亂是不可避免的，爲着打破這些混亂，他決定以充滿精力與活動的超人的努力來應付。這困難問題非是立刻，非是明天就把他解決不行，因爲他也有時也有着那立刻決定的強烈的需要。這需要組成那些不能持久的弱者所有的氣力。他那種慣於處理並研究複雜境况和發生糾紛的家庭內部問題的律師頭腦，即刻發現了他哥哥的靈魂狀況將要發生的一切影響。他不由自主地，差不多以一種職業的見地來考慮這事的下文，他像受着一種精神方面的打擊之後，清算顧客們將來的關係似的。當然，繼續和筆爾接觸在他是不可能的。他留在家裏很容易避免他，可是還有他們的母親也是不能再和他的長子住在一個屋裏的。

於是他一動也不動的睡在椅子上，考慮了很久，他想到一些計劃，隨着又拋棄了，他沒有得到一個滿意的。

可是他突然受着一個思想的刺激；他所收下的這筆財產，一個愛惜名譽的人會保留着嗎？

他起初回答：「不，」隨着便決定把他捐給窮人。這雖是很可惜的事，也祇得罷了。他可以把他的傢具賣掉，像別人一樣工作，像一切初出茅廬的人一樣工作。這雄壯且痛苦的決定鞭策着他，他立起身把額角靠緊玻璃窗，瞧着外面。他本來是沒有錢的，他再回復成爲沒有錢的。無

論如何，他不會餓死。他的兩眼望着對面街上的煤氣燈。恰好這時有個歸家遲了的女人從行人道上走過，他便突然想到了陸醉米太太，他受到我們從一個殘酷的思想所發生的深沉的搖動。他的決定將發生的一切絕望的影響都同時在他面前出現了。他得放棄這個女人，放棄他的幸福，放棄他的一切。他能够這樣做嗎？現在他既已和她許婚了？她應許了他的時候是知道他有錢的。他沒有錢，她也許還會應許他；可是他有權要求她，強迫她以這個犧牲嗎？暫時留着這筆財產像一種抵押一樣，日後再還給窮人，那不比較好嗎？

他靈魂裏的利己心已戴上了廉直的假面具，一切改裝隱藏着的利益都在他的靈魂裏鬥爭着，互相搏擊着。最初的疑慮在巧妙的推論前讓位了，隨後再出現，隨後又再消失了。

他轉來坐下，他在尋覓着一個決定的動機，一個堅強的可以固定的猶疑，可以說服他那天生的正直的口實。他已多次提出這個問題：「我既然是這人的兒子，我既已知道這事，並已承認做他的兒子，我接受他的財產不也是很自然的事嗎？」可是這個論證卻不能阻止他的良心對他低低說着「不行。」

突然他想到：「我既然不是我從前以為是我的父親的那人的兒子，那我便再不能從他那裏接受什麼，不論是當他生時或死後。這是既不應該也不公允的事。這筆財產將來應當歸我的哥

哥。」

這種新的觀察方法使他輕鬆了一點，使他的良心緩和了一點，他又回到窗口。

「對啞，」他心想：「我不應再接受家裏的遺產，我得把牠完全讓給筆爾，因我不是他父親的兒子。這是應當如此的。那麼我保有着我的父親的財產不也是應當的嗎？」

他既已承認他不能利用羅蘭的財產，他既已決定把牠完全拋棄，他便同意並讓自己保有瑪賴沙的一份，因為假使他兩份都不受，那他便會成爲赤貧的。

這宗困難的事情既經解決，他便又想到筆爾在家裏的問題。怎樣能够使他離開家裏呢？他正想不出一個可以實行的辦法時，一隻開進碼頭汽船的哨聲好像給了他一個回答似的，給他暗示了一個主意。

於是他和衣倒在他的床上一直夢想到天明。

將近九點鐘的時候，他出門去探看他的計劃有沒有實行的可能。隨後，在奔走了幾處地方，看訪了幾個人之後，他來到他雙親的家裏。他的母親關在房裏等着他。

「如果你不來的話，」她說，「我決不敢下去。」

話才說完立刻便聽到羅蘭在樓梯上叫道：

「難道今天不吃東西了，媽的！」

沒有人回答，他便怒鳴着：

「約瑟芬勒，天啦：你在幹什麼？」

女僕從地下室裏發出的聲音：

「在這裏呀，先生，你要什麼？」

「太太在那裏？」

「太太和哲安先生在樓上。」

於是他向上一層樓抬起頭叫道：

「路易茲？」

羅蘭媽媽半開了房門回答：

「什麼事，朋友？」

「難道我們不吃東西嗎，媽的！」

「好啦，我們來了。」

於是她走下來，後面跟着哲安。

羅蘭看見了青年便大聲說：

「嚇，你就來了！你已厭倦了你的新居嗎？」

「沒有，父親，但我今早有事要和媽媽商量。」

哲安攤開手掌走上前來，當他感到自己的手被老頭兒慈愛地緊握時，一種沒有料到的奇怪的感動使他癡癡起來，那分離的，沒有希望再回來的永訣的感動。

羅蘭媽媽問道：

「筆爾沒有下來嗎？」

他的丈夫聳聳肩回答：

「沒有，讓他去罷，他老是來得遲的。我們可以先吃。」

他轉身向哲安說：

「你應該去喊喊他，我的孩子；我們不等他時，他要生氣的，

「好的，媽媽，我去。」

於是青年跑出去了。

他走上樓，帶着一個膽怯的人去和人相打時的奮激的決心。

當他撞着門時，筆爾回答道：

「請進來。」

他進去了。

另一個伏在桌上寫着字。

「早安，」哲安說。

筆爾立起身：

「早安。」

於是他們互相握了握手，像不會有過一點什麼事情似的。

「你不去吃早餐嗎？」

「可是……因爲……我有很多事要做。」

哥哥的聲音戰慄着，他那不安的眼睛彷彿在探問他的弟弟他得怎麼辦。

「大家在等着你呢。」

「啊！我……我們的母親不是在底下呢？」

「在底下，並且還是她要我來喚你的。」

「啊！那麼……我下去。」

在飯廳的門外，他猶疑了一下，不想先進去；隨後他以一個突如其來了的手勢把門開了，於是他瞧見他的父親和母親面對面地隔了飯桌坐着。

他把眼睛望着地面，一聲不響地走到她面前，像他近來一樣，不抱吻她的雙頰，而祇彎着腰把自己的額角送給她吻。他猜到她的嘴巴近來了，但他一點也沒有覺到她的嘴唇會和他的皮膚接觸，他便伸直身子，在做了這番假裝的愛撫之後，他心裏怦怦地跳着。

他心想：「昨晚我走了之後，他們說了些什麼呢？」

哲安時柔和地喊着「母親，」「親愛的母親，」注意着她，伺候她，倒東西給她喝。於是菲爾憐得他們曾經一塊哭泣過，可是他不能深入他們的思想！究竟哲安以爲他母親有罪呢，還是覺得他的哥哥卑劣？

於是因爲說了那可怕的事情，自己對自己發生的一切責難，又重新攻擊着他，絞着他的喉嚨，堵住他的嘴唇，防止他吃和說。

他現在被一種不能忍受的想逃走的需要所佔領，他要離去這已不屬於他的房子，這些現在和他祇剩下一些看不見的關係的人們。他真想立刻就走，不論什麼地方，因爲他覺得這已完了。

，他再不能留在他們身旁，他始終不由自主地使他們痛苦着，單單看見他就使他們痛苦，而他們也使他不斷地受着一種難堪的刑罰。

哲安和羅爾閑談着。羅爾沒有留心，什麼都沒聽到。可是他似乎感着他弟弟聲音裏有一種種用意，於是他便注意着他說些什麼。

哲安說：

「這似乎會是最漂亮的一艘海船。有人說是六千五百噸。她將於下個月作第一次航行。」

羅爾覺得出乎意外：

「這樣快！我以為她今年夏天會不能下水呢。」

「不對；他們會拚命加緊工作，好使處女航能够在交秋以前舉行。今天早晨我到公司的事務所去過，並且和一位董事談過。」

「啊！啊！那一位？」

「瑪爾尙先生，董事長的密友。」

「嚇，你認識他嗎？」

「是啞。並且我有一點小事要託他。」

「啊！那麼等『洛蘭勒』下了水的時候，你可以想法子使我去仔細地參觀一遍嗎？」

「當然啦，這是很容易的事情！」

哲安現得猶疑的樣子，他在找尋話句，在追求一個不能發見的轉移語法。他接着說道，

「總而言之，在這種往復大西洋的大輪船上過活，確是一種很不壞的生活。大部分的日子可以在陸地上兩個華美的城市——紐約與哈佛爾——度過，其餘的時間則和一些可愛的人在海上銷磨。在船上還可以結識一些使人非常愉快且日後非常有用的人物，是啦，在乘客裏面可以結識一些日後非常有用的人物。你想想看。船長每年的薪俸和煤炭方面的儲蓄共總可以達到二萬五千佛郎，不然至少也有……」

羅蘭啊呀了一聲。接着還吹了一個口哨，證明他對於這筆數目和那船長表示深切的敬意。

哲安接着說：

「船上的委員每年可以賺到一萬佛郎，而醫生每年有五千佛郎的固定薪水，再加上膳、宿、點燈、火爐、僕役等等的供給，每年至少可以合上一萬佛郎，這數目是很有可觀的。」

把頭抬起了的筆爾，和他弟弟四目相注，他立刻懂得他的意思了。

於是躊躇了一下，他問道：

「要想在往復大的輪船上找個醫生的位置這是很難的事嗎？」

「說難不難，說易不易。這要看情勢和後盾而定。」

經過一個悠長的沉默之後，醫生又說道：

「『洛蘭勒』是下個月啓碇嗎？」

「是呀；下月七號。」

他們又不響了。

筆爾在思索着。假使他能够以醫生的名份住到這郵船上去，這確是一個解決。以後再看罷；他也許有法子離開這郵船的。在能力還沒有充足以前，他可以毫不求助於他的家庭，在船上謀得自己的生活。大前天，他還被逼到把他的錢寶掉呢，因為他現在再不伸手問他的母親要錢了！他是除掉他母親以外，再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拿到錢用；除掉那不能住的房子裏的麵包以外，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吃到別的麵包；可以睡在別的屋頂下的別的床上。於是他稍爲猶豫了一下便說道：

「假如可能的話，我是很願意乘着這隻郵船出發的。」

哲安問他道：

「爲什麼不能呢？」

「因爲在航行大西洋的郵船公司裏我不認識任何人。」

羅蘭很吃驚的問道：

「而你那一切偉大的成功的計劃呢？你都拋棄了嗎？」

筆爾低低地說道：

「有時候我們是必須知道犧牲一切，把最好的希望也拋棄的。並且，這不過是一個起始罷了，這是一個揮得幾千佛郎以備隨後自己開業的手段。」

他的父親立刻被他的話說服了：

「這話很對。在兩年裏面你便可以儲蓄六千或七千佛郎，這筆錢如果用得好的話，你的前程是未可限量的。你覺得怎樣，路易茲？」

她以一種低微的，差不多聽不清楚的聲音回答：

「我覺得筆爾的話有道理。」

羅蘭叫道：

「但我去把這事和普南先生說說，我和他很熟！他是商業裁判所的法官，並且他預任着船

公司的事情。我還有船主勒仰先生，他和一位副董事長很好。」

哲安問他的哥哥道：

「我今天就去和瑪尙先生探探口氣看，好嗎？」

「好的。」

筆爾想了一下又說道：

「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寫封信給醫科大學的我那幾位先生，他們都很器重我，到這種船上去做醫生的當是一些平凡脚色。由瑪斯洛賽爾，勒繆佐，佛拉施，波立格爾諸位教授寫封熱烈的介紹信，一定比一切發不住的請託都穩妥快捷。這事祇要你的朋友瑪尙先生把這信提出董事會就行了。」

哲安完全表示贊成：

「你的主意好極了，好極了！」

於是他微笑着，安心了，因為確信這事會成功，還差不多感着滿足，他是不能長久憂悶的

「你今天就寫信給他們嗎？」他說。

「一會就寫，即刻就寫。我現在就去寫。我今天早上不要喝咖啡，我是太過神經質的。」
他起身出去了。

於是哲安轉身向他的母親：

「你呢，媽媽，你要做什麼？」

「沒有什麼……我不知道。」

「你願意和我一路到陸醉米太太家裏去嗎？」

「好的……好的……」

「你曉得嗎……今天我非到她家裏去不可的。」

「是啦……是啦……這是真的。」

「爲什麼非去不可呢？」羅蘭問。他本來慣於不懂得別人在他面前所說的話的。」

「因爲我會約了她今天到她家裏去的。」

「啊！好極了。既是約好了，那當然不同。」

於是他動手把他的烟斗裝滿起來，而母親和兒子則上樓去戴帽子去了。

等到他倆走到街上時，哲安問他母親道：

「你要挽着我的手臂走嗎，媽媽？」

他從來不會把手臂送給她挽過。因為他們向來是並排走的。她接受了，靠在他身上。有一會兒，他們一句話都沒有說，隨後他對她說：

「你看，菲爾很願意出門呢。」

她咕嚕道：

「可憐的孩子！」

「爲什麼說他是可憐的孩子？他在「洛蘭勒」船上絕不會不幸的。」

「不會……我懂得，但我想着很多的事情。」

她想了很久，低着頭，和她的兒子合着脚步走着，隨後以人們有時候用來結束一個悠長的祕密的思想的這種奇怪的語聲說道：

「生活真是醜惡！假使人們有一次嘗了一點生活的甘味，人們便會樂而忘返，而後來却要支付極高的代價。」

他很低地說道：

「再不要談起這事了，媽媽。」

「這是我能够做到的事嗎？我卻時時刻刻想着這事。」

「你會忘掉的。」

她又沉默起來，隨後以一種非常抱憾的語氣說：

「啊！假使我嫁着另一個人的話，我該是怎樣的幸福啊！」

她現在對於羅蘭愈恨極了，她把自己的過錯和不幸的責任都推在羅蘭的醜、蠢、拙劣、思想的沉滯和人物的平凡上面。這是因爲這緣故，因爲這男子的瑕玦的緣故，她才失節，她才使得兩個兒子中的一個苦悶欲絕，而對另一個說出那可以把一個母親的心割破了的痛苦的自白。

她咕噥道：「一個年輕的姑娘嫁着一個像我那樣的丈夫實在可怕極了。」哲安沒有回答。他在想着自己至今以爲是他兒子的那人，也許他多時以來便覺得自己父親是平凡的那種模糊的觀念，他哥哥對父親的不變的諷刺，旁人對父親的含着輕薄的冷淡，甚至女僕對父親的輕侮等等，都使他的心對於母親的那番可怕的告白早有準備。因爲這種原因，他知道自己是另兩個人的兒子時，也毫不十分傷心了；並且經過前夜的激烈的感動之後，他所以沒有羅蘭夫人所擔心着的激發的反動，憤慨和惱怒者，那是因爲他許久以來便不知不覺地因感到自己是這正直的馬人的兒子而苦痛着的緣故。

他們走到了陸醉米太太家的門口。

隱住在靠聖亞勒絲絡的靈自己所有的一座大建築的三樓上。從隱那房子裏的窗戶望去，整個哈佛爾海灣盡在眼底。

當她看見那走在前面進來的羅爾夫人時，靈不像平時一樣伸出手來和靈握手，卻張開兩臂抱吻着靈，因為靈早已猜和靈的來意了。

客廳裏面那華美的天鵝絨的傢具是一直罩着套子的。糊着花紙的壁上，掛着靈第一個丈夫——船長買的四幅畫。這四幅畫都代表着一些海洋的感傷的場面。我們在第一幅畫上可以見到一個漁人的女人在海岸上招展着手帕，而那載着靈丈夫的帆船正要在水天交接處消失不見了。第二幅畫上，那同一的女人跪在同一的海岸上，一面絞着自己的手臂，一面眼望着遠處，在一個充滿着閃電的天空下，在那波濤洶湧的海面，靈丈夫乘着的小船快要沉沒了。

其餘的兩張畫卻代表着上流社會裏的和這相類似的場面。

一個金髮的少婦把肘靠在一隻開行了的大郵船的船沿上夢想着，靈以一種被眼淚潤溼了的顯得悵惘的眼睛瞧着那距離已遠的海岸。

靈後面留下了誰呢？

隨後，那同一的少婦坐在一張對大海開着的窗戶旁邊，隨聲倒在一張沙發椅上。一封信從她的膝上落到地氈上。

他竟死了，怎樣的悲痛啊！

來客大都被這幾個透澈而有詩味的主題的平凡的哀愁所感動，所誘惑。人們一見便懂得這裏的意思，用不着解說，也用不着尋思，而人們們憫惜着這些可憐的女人，雖然人們並不十分了然於這種最高貴的悲哀的性質。但這懷疑也可助人幽想。應該是失去了他的未婚夫呀！一進門，人們的眼睛便不由自主地被這四張畫引去了，並且像遇着一種誘惑似的被吸住了。就有時離開，也老是要轉回來的，並且老是欣賞着這彷彿姊妹似的兩個女人的四種表情。從這明潔、妥善、週到，像時行彫刻那樣大方的畫面，和光亮的畫框上最易獲得的是一種清潔且方正的感覺，這種感受被其餘的佈置烘托得更加明顯。

坐椅都照着一種不變的秩序排列着，一部分靠牆擺着，一部分圍着小圓桌擺着。沒有污點的白色窗幔，有着那樣正直有規則的折紋，簡直使人想要把牠稍稍弄皺一下；那罩着金色的帝國風的時鐘——一個像擺在屋子裏的瓜一般熟的由跪了的亞特拉（Atlas）肩負着的地球——的玻璃鐘罩是從來不會蒙上一粒灰層的。

兩個女人坐下來時，把她們的座位稍稍移動了一點。

「你今天沒有出去過嗎？」羅蘭媽媽問。

「沒有，我老實告訴你們，我是有點兒疲倦的。」

於是她像向哲安和他的母親道謝似的，追述她這次小旅行和捕蝦的遊戲中所得到的切快

樂。

「你曉得嗎，」她說，「我今早吃着我自己捕的蝦呢。真好吃極了。假使你們高興的話，我們改天再去捕一回蝦……」

那青年打斷她的話道：

「在開始另一回之前，讓我們把第一回結束了好嗎？」

「這怎麼說？我覺得爲一回老早完了呢。」

「啊！陸太太，在我一方面呢，我在聖約安的岩石中釣到了一件我也想把牠拿回家去的東

西。」

她裝着天真且狡猾的樣子；

「你？什麼呢？你找着了什麼呢？」

「一個女人！並且我和媽媽特地來問她今早有沒有改變意見。」

靈微笑起來：

「沒有，我是從來不改變意見的。」

於是他把手掌開得大大的伸給她，並以一種熱烈且有決心的姿勢把靈的手掌合在他的上面。他問道：

「越快越好，不是嗎？」

「隨便你要什麼時候就什麼時候了。」

「星期六好嗎？」

「我沒有什麼意見。我未來的婆婆以為怎樣呢？」

羅蘭夫人帶着一個稍稍憂鬱的微笑回答道：

「啊！我，我是毫無主見的。我祇謝謝你看上了哲安，因為你會使他非常幸福的。」

「我練盡力就是了，媽媽。」

陸太太第一次顯得稍稍感動的樣子，立起身，伸開兩臂擁抱着羅蘭媽媽，把她像小孩子一般地抱吻了良久；在這種新的愛撫之下，一種強烈的情緒把這可憐的女人的受傷了的心都脹大了。

。她不能說出她這時的感觸。這是同時悲慘而又甜蜜的。她失去了一個兒子，一個大的兒子，現在人家卻給她一個女兒，一個大的女兒來填補了這缺憾。

當她倆仍舊對面的坐在椅子上時，她們彼此拉着手，一動也不動，互相注視着，互相微笑着，這時哲安差不多像是被她們遺忘了。

隨後她們談了一大堆關於這不久就到舉行的結婚所必須顧慮到的事情，當一切都決定了，商量好了的時候，陸太太好像突然記起了一件委細的事情一樣，問他們道：

「你們已經徵求過羅蘭先生的同意，不是嗎？」

母子兩人的臉頰上都突然蓋上了一層同樣的紅暈。母親回答說：

「啊！沒有，這事是用不着的！」

隨後她猶疑了，她覺得這事有加以解說之必要，她接着說道：

「我們無論做什麼都不預先和他商量的。我們只須把我們定妥了的事告訴他就得了。」

陸太太聽着這話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她微笑着，以為這事是狠自然的，因為那好人兒是什麼都不在乎的。

當羅蘭媽媽和她的兒子從陸太太家裏出來走到街上時，她對她的兒子說：

「我們到你家裏去坐坐罷，我很想休息一下。」

她因爲害怕着自己的家，感覺得沒有藏身處，沒有避難所。

他們走到哲安家裏去了。

等她覺到門已在她後面關好了時，她便發出一聲沉重的歎息，好像門上的鎖已使她置身在安全的境界裏似的；隨後，她並不像她剛才自己說的去休息，她卻動手把那些櫃子打開，檢視着那一堆堆的換洗用的東西、手巾和襪子的數目。她把秩序變換過，以便排列得比較調和一點，這可以使她那家主婦的眼睛看着更加愉快；當她把那些東西隨自己的意思安頓好了，把手巾、短袴和襪衣排在那特殊的欄板上，把一切換洗用的東西分作三大類：人身上的、屋子裏的、食桌上的。她向後退還一點來欣賞她的成績，她說道：

「哲安，來看看這多麼漂亮。」

他站起身連聲稱讚着討她的歡喜。

隨後當他再坐下了的時候，她突然悄悄地從裏面走近他的坐椅，以右臂圍着他的頸根，一面吻着他，一面把另一隻手上拿着的一件用白紙包着的小東西放在壁爐上。

他問道：

「什麼東西？」

看見她沒有回答，他極懂得了，他認出了那畫櫃子的形式：

「給我！」他說。

但她裝作沒有聽見，轉回到那些櫃子前面去了。他立起身，連忙拿着這痛苦的遺物，穿過房子，跑去把它鎖在他的書桌的抽斗裏。於是，以指尖揩去自己跟沿的一滴淚水，隨後以一種稍稍顫慄的聲音說道：

「現在我去看看你新用的女僕是不是把你的廚房弄得井井有條。因為趁着她這時出去了，我可以檢查一切，心裏有個數目。」

瑪斯洛賽爾、勒穆佐、弗拉施、波立格爾諸位教授寫的，對於他們的學生筆爾·羅蘭醫士非常稱許的荐函，得着商業裁判所法官普南先生、大船主勒仰先生、博齊汝船長的好友哈佛爾市副市長瑪立華先生等的援助，由瑪尚先生提交了大西洋郵船公司的董事會。

恰好「洛蘭勒」郵船的醫生還沒有派人，於是筆爾便在幾天之內受着委任了。

一天早上，當他洗漱完了時，女僕約瑟芬把通知委任的信交了給他。

他第一個感觸是和那聽到通知減刑的死刑犯的感覺一樣；他立刻覺得自己的痛苦，給這回遶游和這甯靜的，老是被動的海水搖蕩着的，老是飄泊着的，老是逃遁着的生活這一想念所緩和了。

他現在像一個沉默的謹慎的外客一樣在家裏過活着。從他把他所發現的那穢濁的祕密在他的弟弟面前洩露了的那晚起，他覺得自己已把和家人們的最後的關係斷絕了。他時時懊悔不該把這事告訴哲安。他自以為是一個醜陋的，卑污的，險惡的人，可是他卻又因為說出了這事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他從此以後再沒有和他的母親或弟弟四目相遇過。他們的眼睛採取了一種驚人的移動性和恐怕遇着的敵人般的詭計互相迴避着。他老是想：「她對哲安說了些什麼呢？她承認了呢，還是否認了？我的弟弟作何感想？他覺得她怎樣，覺得我怎樣？」他猜不出來使因而惱怒着。他現在差不多不和他們交談了，除非是在羅蘭面前，爲着避免他的問詢。

當他接到通知委任的信時，他當天便拿給家裏人看了。對於一切都很容易感着快樂的他的父親，拍手慶賀。哲安以一種嚴肅的，但靈魂裏充滿了快樂的聲調回答：

「我向你探問道費，因爲我知道這事是有很多競爭者的。你一定因爲有着你的教授們的荐函才成功的。」

而他的母親低着頭咕嚕道：

「我很高興你成功了。」

午飯後，他到船公司的辦事處去問明種種手續；他查到了明天就要開行的「皮加狄」郵船上的醫生的名字，以便到他身邊去請教自己的新生活的一切委細和以後會要遇着的那些特殊情況。

皮來特醫生那時在船上，他走了上船，被一個和他的兄弟相像的生着金黃鬍鬚的青年在郵

船的一間小房子裏接待着。他們談了很久的話。

在那大船的響朗的深底裏，我們聽到一種模糊的繼續不斷的喧聲，堆進艙裏的貨物落下的聲音，和脚聲，人語，裝貨機的動作，工頭的吹哨，被蒸汽的力量——這力量使得整個大船微微顫動起來——曳着或捲在車盤上的鐵鏈的響聲等等，混成一片。

但當筆兩辭別了他的同行，再走回街上時候，一種新的哀愁襲着他，並像這在海上奔馳着的，來自世界盡頭的霧氣一樣包圍着他。——這不可捉摸的濃密的霧裏，是帶着有像蠻荒瘴癘之地的含有傳染性的呼吸一樣的那種神祕的不潔的東西。

就是在他最痛苦的時候，他也從來沒有感覺到像這樣沉淪在苦難的陰溝裏，這是因為最後的裂口已經做成了；他只剩孑然一身。當他從自己心事把一切溫柔的根源挖去時，他也不曾感到竟突然將他占領了的喪家之犬的窮迫。

這已不是一種精神的，使人煩惱的痛苦，這卻是一種沒有藏身處的畜牲的癡狂，一種將被雨、風、暴風雨和世間一切猛力侵襲的，無家可歸的流浪者的物質的憂慮。在登上這郵船時，在鑽進這在波濤上搖蕩着的小房間時，那從來睡在一只固定的安穩的床上的肉身便對於未來的不安全反抗起來。至今為止，這肉身是覺着受到那陷在地下且被地吸牢的堅固的牆壁，和睡在

能够禦風的屋頂下的同一地方的確信的保障。現在呢，我們在緊閉的溫暖的住所中所喜歡嘗試的一切都變成了一種危險，一種永恆的苦痛。

腳底下再沒有陸地了，有的卻是那流動的，怒鳴的，吞滅人物的海。身邊再沒有可以散步，奔跑，使人迷路的場所了，有的卻是若干米窄的木板，使人像一個罪犯夾在別的囚人中的一樣在那上面走着。再沒有樹木，庭園，街道，房屋，而只有着水和雲。並且他將不絕地覺到這大船在他的腳下動蕩。遇着有暴風雨的時候，他便得靠住板壁，拉着門扉，抓住仄狹的鋪位的邊緣，免得滾在地上。沒有風浪的日子，他便會聽到推進機的纏卽的顫動，並感覺搭載了他的船在奔逝，一種不停的，有規則的使人激怒的奔逝。

而他之所以被判定去過這種流浪的徒刑犯的生活，卻祇是因為他的母親會委身於一個男子的愛撫。

他往前走，他現在被那離去祖國的人們所通有的惶惶的哀愁弄得懦弱無力了。

他心裏再不感覺有這種傲然的輕侮，這種對於身邊走過的不相識者的竟有輕視的仇恨，他的卻是一種想要和他們說話，告訴他們他將離去法國，使人聽他說話並安慰他的寂寞的願望。他心裏有的是一種向人伸手的可憐蟲的差人的需要，一種要覺得有人因他離去而悲傷的觀視。

而又堅強的詰問。

他想起了瑪洛斯科，祇有這老波蘭人深切的愛他，能感着一種真的痛心的情緒；於是醫生決定去看他。

當他走進小店時，那正在一個大理石的白裏搗着一些藥粉的藥劑師，稍稍停頓了一下，放下了他的工作。

「你簡直不出來了嗎？」他說。

青年解釋他會有過許多請託奔走的事要幹，卻不曾說明那些請託奔走的事機，他坐下問道：「那麼，生意好嗎？」

生意是不行的。同行競爭得非常厲害，在這工人區域裏，病人是少而且窮。在這地方祇能出賣一些廉價的藥劑；這裏的醫生是絕不開出那種稀少且複雜的，可以使人賺到五倍利息的藥劑的。這老實漢子的結論是：

「如果這情形再繼續三個月的話，那祇有關門之一法。假使我不指望着你時，我的好醫生，我早已去擦皮鞋去了。」

筆爾覺得心裏非常難過，突然決定給他那致命的一擊，因為這是免不了的：

「啊！我……我……我再不能給你任何幫助了。我下月初便會離開哈佛爾。」

瑪洛斯科驚訝非常，取下了他的眼鏡說：

「你……你……你說什麼？」

「我說我會要走。我可憐的朋友。」

這老頭子簡直目瞪口呆，半響說不出話來，他覺得他最後的希望也崩解了，於是他突然對他所追隨的，他所喜歡的，他那樣信任他而他卻這樣把他拋棄了的人，發生了反感。

他吃吃地說：

「但你總不至於也來欺騙我嘛，你？」

筆爾覺得自己感動到簡直想把他抱吻起來：

「可是我並不欺騙你。我在這裏全然找不到立脚地，我將充任航行大西洋的郵船上的醫生離開此地。」

「啊！筆爾先生！你曾經那樣允許我幫助我生活！」

「有什麼辦法呢？我自己也得生活。我沒有一文財產。」

瑪洛斯科反復他說：

「這是不好的，這是不好的，你所做的事情。我，我祇有餓死之一途了。在這樣的年齡，這是完了。這是不好的，你拋棄一個特地來依傍你的可憐的老頭兒。這是不好的。」

筆爾想要解釋，辯護，說出一番道理，證明他是出於不得已；但波蘭人一點也不聽他的話，他祇憤慨於他的背棄，結局他竟說出了那種無疑的暗示着一些政治事件的話：

「你們法國人，你們是不守信義的。」

於是筆爾站起身，這回是他有些憤然了，他以一種稍稍倨傲的語氣對他說：

「瑪洛斯科老爹，你這人好沒道理。要一個人決定去做像我所決定去做的事，那是非有着堅強的動機不行；這層你是應當懂得的。再會罷。我希望再看見你時，你會比現在明理一點。」

於是他走出去了。

「那麼沒有任何，對於我的出國感着一種真實的惋惜啦。」他心裏想。

他在腦子裏搜索着，他想到一切認識的或曾經認識的人，在那成隊的在他的回憶裏經過的許多面貌裏，他發見了那使得他懷疑他的母親的，啤酒店裏的侍女的臉孔。

他猶疑着，他對她還拘着一種本能的恨意，隨後，他突然決定了：他想，「無論如何，她是錯得不錯的。」於是他便尋路向啤酒酒店走去。

這啤酒酒店湊巧坐滿着客人和煙氣。因為這天是個節日，那些飲客——中產階級和工人都有——喊着，笑着，叫着，連店主人自己都在服事客人，由這桌跑到那桌，拿去一些空酒杯，再盛着滿滿的泡沫拿回來。

當筆爾在靠近櫃台的地方估着一個座位坐下時，他便等待着，希望那侍女會見到他並認識他。

但他在她面前跑來跑去，不曾望過他一眼，她的兩腳在那短裙底下小步的跑着，現出一種嬌傲的搖擺。

結局他用一枚貨幣拍着桌子。她跑來了。

「你要什麼，先生？」

她的眼睛沒有瞧他，她傾注全神在計算她服事的那此客人所消費的賬目。

「怎的！」他說，「招呼熟朋友是這樣招呼的嗎？」

她向他凝視了一下，以一種急促的聲音說：

「啊！原來是你。你好啦。但我今天沒有功夫陪你。你是要一杯啤酒的嗎？」

「對啦，一杯啤酒。」

當她把酒拿來時，他又說道：

「我特爲來和你告別的。我要出門了。」

她毫不注意的回答：

「啊啊！你要到那裏去呢？」

「美國。」

「聽說這是一個漂亮的國度呢。」

便再沒有說別的了。真的，揀着今天來和她說話也實在冒失極了。今天咖啡店裏人實在太多了。

於是筆爾出來向海邊走去。當他走到堤岸時，他看見那載着他的父親和博齊汝船長轉來的「珍珠號」釣船。水手巴巴格里在划着槳；那兩個人坐在船尾帶着一種十分幸福的臉色在抽着烟斗，醫生瞧着他們經過時，心裏想：「頭腦簡單的人真快樂呀。」

於是他坐在防波堤上的一張凳上，想使自己癱瘓在一種畜牲的半睡狀態裏。

當他晚上回到家裏的時候，他的母親不敢把眼睛抬起來看他，祇對他說道：

「你動身以前要添置很多東西的，我卻有點不知從何下手。我剛才替你定了一些襯衣襯褲，並到裁縫店裏關照他來給你裁衣；可是你不需要別的東西嗎，不需要也許有我所未想到的東西嗎？」

他開口相說：「不，什麼都不需要。」可是他想至少他得接受那使自己穿得不失體面的衣物，他於是以一種非常審靜的聲音回答道：

「我現在還不知道；我要到公司裏去問問。」

他去問了，有人給了他一張必帶品的單子。他起初從他手裏接去那張單子時，許久以來這單是第一次瞧着他，他眼皮裏有着一種那樣低首下心，那樣溫和，那樣非傷，像被人打過之後求饒着的可憐的狗那樣乞求的表情。

十月一日「波蘭船號」郵船由聖納丁爾開進了哈佛爾港，以何同月七日由那裏開往紐約；阿爾西·羅蘭便租住到那間飄浮着的小房間裏，這小房間是以後拘囚着他的生命的所在。

第二天，當他出去的時候，他在樓梯上遇着他的母親，她在等着他，以一種幾乎聽不清楚的聲音對他輕輕的說：

「你不要我幫到你到船上去佈置你的房間嗎？」

「不，謝謝你，都已佈置好了。」

她咕嚕道：

「我非常想看看你的房間呢。」

「用不着看。這是很醜並且很小的。」

他過去了，讓他在那裏憂鬱欲絕，倚着牆壁，面無人色。

可是就在那天去參觀過「洛蘭勒號」郵船的羅蘭老爹，早飯的時候一直談着這隻郵船的輪船，並且對於他的女人毫沒有想去看的情形頗覺驚異，因為他們的兒子將要乘坐這隻郵船呀。

在以後接着來到的那幾天裏，筆爾簡直不待在家。他是神經過敏，容易發怒，冷酷無情，而他的粗魯的話語像是鞭擊着衆人似的。可是在他動身的前一天，他卻突然現得大不相同了，現得非常溫和了。當他第一次上船去睡之前，和他的雙親擁吻的時候，他問他們道：

「你們明天到船上來和我作別嗎？」

羅蘭叫道：

「自然啦，自然啦。不是嗎，路易茲？」

「自然啦，」她低低的說。

筆爾又說道：

「我們準十一點鐘開船。你們最遲九點半鐘要到那邊才行。」

「嚇！」他的父親叫說。「我有了一個主意了。我們和你分別後，可以趕快跑上「珍珠號」釣船，以便在堤外等着你再看一下。你說好嗎，路易茲？」

「當然好的。」

羅蘭接着說：

「每逢航行大西洋的郵船開行時，碼頭上總是擠滿了人，這樣一來，你便不會把我們和那些人混在一塊了。在人叢裏，我們是永遠認不出自己的人來的。你覺得好嗎？」

「當然，好極了。就是這樣罷。」

一個鐘頭以後，他便倒在他那仄而長的，像棺材一樣的航海的小床上。他在那上面睜開眼瞠倒了很久，想齊兩個月以來，在他生活裏面，尤其是在他靈魂裏面經過的一切。因為自己會非常悲痛並使得別人悲痛了的緣故，他那種含着挑戰和報復性質的痛苦也就疲倦起來了，彷彿一把鈍了的刀一樣。他差不多再沒有勇氣對什麼人生氣了，並且不論是關於什麼事情；他讓自

己的惱怒像他的生活一樣順流而逝。他是那樣感覺得倦於戰鬥，倦於打擊，倦於憎惡，倦於一切，以至他再不能幹這些把戲了，他勉力使自己的心麻痺於遠忘中，好像找們沉入睡眠裏面一樣。他模模糊糊地聽到在他週圍的那種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輪船上的聲音，那種輕微的；在這霧濛濛頭的寧靜的夜晚幾乎聽不到的聲音；那至今使他覺得如此殘酷的創傷，他現在也不過感到一點傷口結疤時的痛苦的引張罷了。

當水手們的動作把他弄醒時，他已睡得非常深沉了。這時天已亮了，按時而至的火車裝着那些從巴黎來的旅客到了埠頭。

於是他混入這些在業已開始的旅行的騷亂中忙忙碌碌的；慌慌張張的，尋找着自己的座位，呼喊着，問詢着，隨意回應着的人們裏面，在船上徘徊着。他去向船長致敬並和他的同伴駐在船上的辦事委員握手之後，便走入已有幾個英國人在屋內假寐着的客廳裏面。這四壁盡是鍍着金邊的白色大理石的大廳裏，擺着許多長桌，桌的兩邊列着能够轉動的石榴色天鵝絨的坐椅，這一行行的桌和椅映入鏡子裏面，便成爲無邊無際的了。這正是那給五洲的富翁來聚餐的，飄浮在水上的，世界一家的客廳。它那種富麗的裝飾是和大旅館，劇場，和其他公共地方的裝飾一樣的，一種使得富翁的眼睛感得滿足的顯赫的平凡的裝飾。醫生走近二等艙時，他記起昨

天曉發曾經有一羣移民上船了，他便降入中甲板。當他走在那裏面的時候，他突然聞到一種從貧苦不潔的人身上發出來的使他作嘔的氣味，一種比獸類的毛皮還要難聞的裸體的臭氣。於是那和鑲裏面的坑道一般，一種黑而且低的隧道似的地方，筆跡瞧見無數男子，女人，和小孩，睡在一些層疊着的木板上，或是一堆堆的在地上騷動着。他分不清他們的面貌，他祇模糊的看見這個披着襤褸的，污穢的人羣，這個被生活壓服了的，筋疲力盡的，慘苦的人羣，他們都帶着一個消瘦的女人，一些衰頹的孩子，去投奔一個陌生的地方，他們希望在那邊也許不至於餓死。

想着他們過去的工作，那種白費氣力的工作，那種沒有收益的勞苦，那種日復一日的落空了的奮鬥，想着這羣以後又不知道要在什麼地方去開始這可怕的慘酷的生涯的赤貧者們所耗費的氣力，醫生真想要對他們叫說：「我看你們還不如帶着你們的妻室兒女跳到水裏去找生路罷。」他是那樣的受着憫憐之情的打擊，他不能再看下去了，他連忙轉身走了。

他的父親，母親，弟弟，和陸醉米太太，早已在他那小房間裏等候着他。

「這樣早，」他說。

「是呀，」羅蘭媽媽以一種顫慄着的聲音回答，「我們想來得早一點，可以多看看你。」

他瞧着她。她是黑衣黑帽，彷彿像給什麼人戴着孝似的，並且他突然發見在上月還是斑白的她的頭髮，現在已完全白了。

他費了許多力，才把那四個人安頓在那狹小的住所裏，他自己坐在床上。從那開着的房門，我們可以見到好像一個節日在街上見到的擁擠的羣衆似的一大羣人源源走過，因為乘客的一切友人和一班單是爲看好奇而來的觀衆全把這鉅大的郵船佔滿了。大家在走廊上，廳堂裏，到處走來走去，有的甚至把頭伸到房裏來探望，同時還有人在外面咕嘟着：「這是醫生的住處，」於是筆爾把門關了；可是等到他覺得和自己的家人一同關在屋裏時，他簡直想要把它再打開，因爲船上的騷動可以掩去他們的窘迫和沉默。

醉醺米太太終於說話了：

「這種小窗戶裏是沒有多少空氣進來的，」她說。

「這是一個Fuhlot（船窗，）」筆爾回答。

他把那能够抵抗猛烈打擊的厚玻璃窗指給他們看，並詳細地解說着關閉船窗的方法。這回是

羅蘭問道：

「藥房也設在你這房間裏嗎？」

醫生打開一隻櫃子，現出一格一格的玻璃瓶，瓶上都貼着一塊方形的白紙，上面寫着拉丁文的藥名。

他取下一隻瓶子，數說那裏面所盛的藥物的性質，隨後第二隻，隨後第三隻，他簡直作了一番治療法的講授，大家也像是很注意的在聽着。

羅蘭搖着腦袋說：

「這很有趣嗎！」

有人輕輕地在敲門。

「請進來！」筆爾叫說。

於是博齊汝船長出現了。

他一面伸出手來握手一面說：

「我因爲不願打擾你們，所以來得遲了。」

他也祇好坐在床上。於是沉默又開始了。

可是，博齊汝船長突然凝神聽着。他隔着艙板聽到外面酒傭開船的號令，他報告道：

「假使我們要乘着『珍珠號』釣船看着你出口，並在大海上和你告別的話，那麼我們便該

動身了。」

羅蘭是把這事看得很要緊的，無疑的他是想引起「洛蘭勒號」上面的乘客注意，他連忙站起身說道：

「那麼，再會罷，我的孩子。」

他和筆爾抱着，他吻在筆爾的頰邊上，隨後便把房門開了。

羅蘭媽媽一動也不動，低垂着兩眼，面色異常蒼白。

她的丈夫碰着她的臂膀說：

「好啦，快點罷，我們一分鐘都不能夠遲延。」

她立起身，向她的兒子走上一步，把她那白蠟似的兩頰一面一面地伸給他，他一句話也沒說，一面吻了一下。隨後他和陸醉米太太握手，又和他的弟弟握着手問道：

「你什麼時候舉行婚禮？」

「現在還沒有十分決定。我們會趁着一個當你轉回哈佛爾的時期舉行的。」

大家終於走出了小房間，登上了那擠滿着羣衆，脚夫和水手的甲板。

蒸汽在輪船的大肚子裏發出嗡嗡的響聲，好像因爲不耐煩等待而在戰慄着似的。

「再會呀」，羅爾老爹急忙地說着。

「再會，」筆爾立在一條連貫「洛爾勒」和碼頭的仄小的橋邊上回答。

他重又和大家握手一次，於是他的家人便走遠了。

「快點，快點，上車去！」父親叫喊着。

一部僱用的馬車在等着他們，把他們送到港口，巴巴格里已在那裏把「珍珠號」的船預備得好好的，等他們出航。

這天一口風都沒有；這是一個乾燥而又平靜的秋日，曙光的海面好像和鋼一樣寒冷而且堅硬。

哲安抓着一條槳，巴巴格里拿了另一條，兩人一齊划起來。在防波堤上，在兩條堤岸上，甚至在那花崗石的欄杆上，都有着無數蠕動着的，喧嚷着的羣衆，在等着「洛爾勒」經過。

「珍珠號」從這兩道人波中穿過，一會兒便駛到港外了。

博齊汝船長坐在兩位女太太中間，他握着舵柄說道：

「你們等會兒看啦，我們會恰好等在它的航路上，在那裏；恰好在那裏。」

兩個划槳的靈力的划着，以儘可能駛得遠一點。突然羅爾叫道：

「瞧嘛，我看到了它的桅樑和它那兩隻烟窗。它已從泊船處開出來了。」

「用力划呀，孩子們！」博齊汝船長反覆叫着。

羅蘭媽媽從袋裏取出了她的手帕擱在眼睛上。

羅蘭抱着桅桿站着，報告說：

「這時它走到了港口……它沒有動了……它又開動了……它繫上了拖船……它前進了……

好啊！它開進了那兩條堤岸裏面……你們聽到那些觀眾在喝彩嗎……好啊……拖着它的是「

勁蒲杜」拖船……我現在看見它的前身了……瞧嘛，瞧嘛……天啊，怎樣雄偉的船啊！天啊！

你們看哪……」

醉米太太和博齊汝船長都轉過身去；兩個划槳的也把槳停住不划了；祇有羅蘭媽媽毫不

動彈。

鉅大的郵船被一隻在它面前彷彿蛹蟲那麼渺小的強有力的拖船拖着，慢慢地，威風凜凜地，走出了港口。擁擠在岸上，砂灘上，窗口口上的哈佛爾羣衆，突然被一種愛國心鼓舞着，狂喊着：「洛蘭勒萬歲！」對於這豪壯的出發，這給海產下了一個最漂亮的女兒的近海大城的分娩，不禁歡呼喝彩起來。可是這郵船呢，等它一經穿過那用兩道花崗石牆壁圍成的仄狹的通路，

終於覺得自由了時，便立刻把它的拖船拋棄了，像一個在水面奔走的大怪物似的，獨自走了。

「瞧嘛……瞧嘛……」羅蘭老是在叫喊着，「它筆直地向我們這裏走來了。」

於是博齊汝開心極了，反覆地說：

「我剛才說的不錯罷，嚇？我不是熟悉航路嗎？」

哲安低低地對他母親說：

「看嘛，媽媽，它走近來了。」

於是羅蘭媽媽睜開了那雙被淚水蒙住的眼睛。

在這清朗，寧靜的好天氣，一走出港灣，盡力疾馳着的「洛蘭勒」郵船，已經來了。博齊

汝汝上望遠鏡報告道：

「當心嘛！筆爾先生立在船後，獨自個兒，看得清楚。當心嘛！」

像山那麼高，火車那麼快的輪船，現在差不多從「珍珠號」身邊擦過似的走過了。異常奮激着，狂亂着的羅蘭媽媽，向她的兒子伸着兩臂，她看到了她的兒子，她的兒子筆爾，戴着他那被着帽蓋的制帽，用兩手擲給她一些訣別的接吻。可是他走了，他逃了，消失了，已經變得復了，好像大船上的一個看不見的小黑點似的被抹去了。她還想盡力地瞧出他來，但她再不

能分發出他了，

哲安拿着她的手說：

「你看到他了嗎？」

「看到了。他真好啊！」

於是大家轉身向城裏駛去。

「嚇，這走得真快，」羅蘭帶着一種熱忱的確信說。

郵船是確乎一秒鐘一秒鐘的縮小了，彷彿它已融解在大洋裏面似的。羅蘭媽媽轉身向它，瞧着它沒入地平線底下，向一個陌生的陸地，世界的另一端走去。在這隻什麼都不能阻住的船上，在這隻她立刻就要看不到的船上，有着她的兒子，她的可憐的兒子。她覺得她的半邊心也隨着他走了，她並覺得她的生命已經完結了，她還覺得她永遠不能再見着她的孩子了。

「你哭什麼呢？橫豎他不到一個月又要轉來的。」她的丈夫問。

她吃吃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因為心裏難過所以哭着。」

當他們回到了陸上時，博齊汝立刻和他們分別到一個朋友家裏去赴午宴去了。於是哲安和

陸醉米太太走在前面。羅蘭對他的女人說道：

「無論如何，我們哲安的品貌很不壞呢。」

「是呀。」母親回答。

因為他的精神太亂了，他不知不覺地又補說道：

「我是非常高興他娶着陸醉米太太的。」

這好好先生大吃一驚道：

「啊呀！怎的？他要娶陸太太嗎？」

「是呀。我們早已算好就在今天來徵求你的同意的。」

「嚇，嚇！這事你們已經商量着好久了嗎？」

「啊！沒有。不過是幾天的事情。哲安想要確實知道她會同意時，再來和你商量。」

羅蘭老爹搓着雙手說：

「好極了，好極了。這是非常好的。我是絕對贊成。」

當他們快要離開碼頭，走上佛朗梭一世大街時，他的女人還回轉身一次，向大海投着最後的一瞥；可早她祇看見一點點灰色的烟，那樣遙遠，那樣輕微，簡直有些像霧一樣。



00